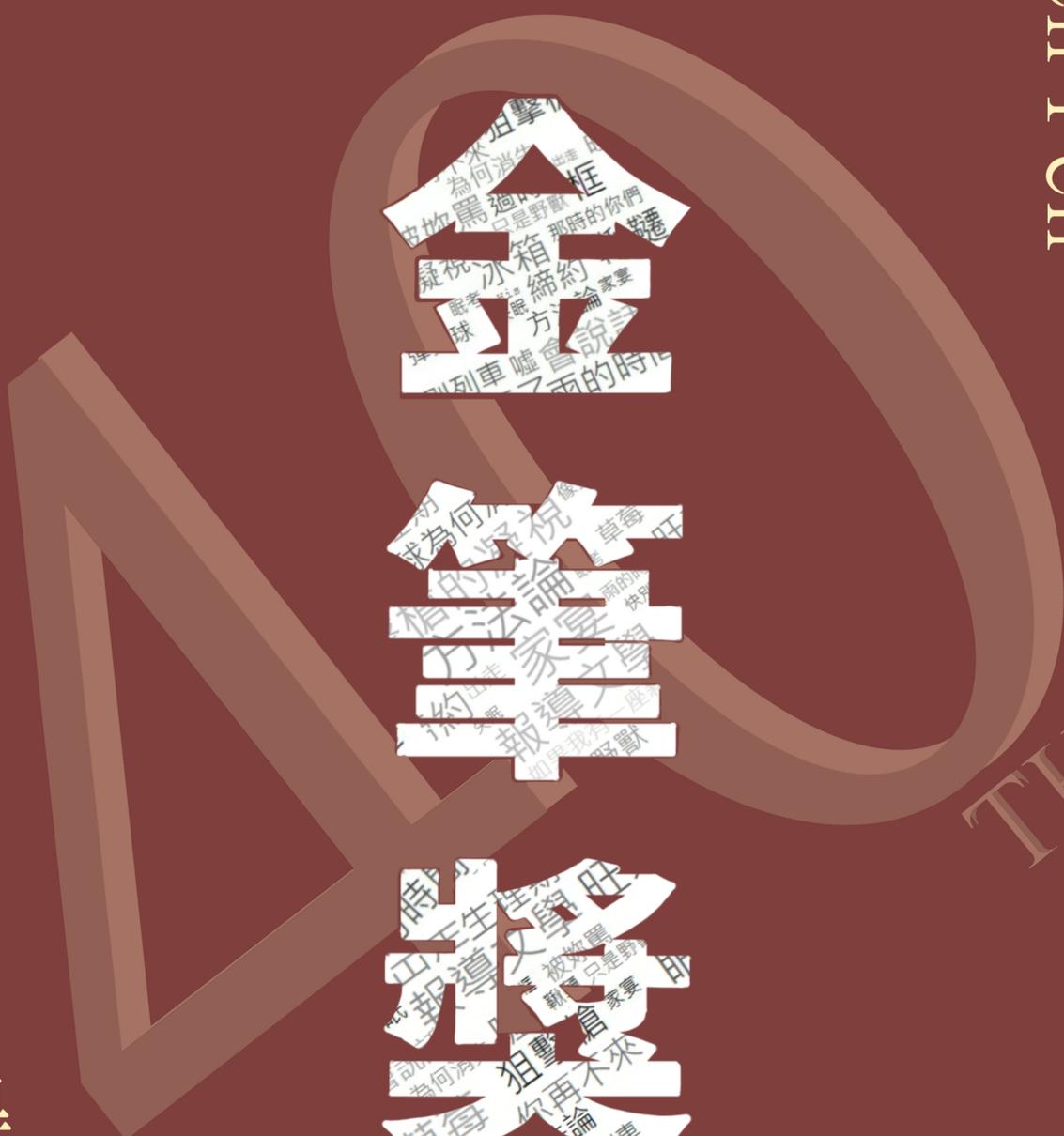


Golden Pen



金
筆
獎

得獎專刊

序

- 03 院長序
- 04 執行長序



新詩組

- 06 梁匡哲 生理期
- 08 王虹 失眠
- 10 林儀芸 His
- 12 李芷昀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 14 呂怡萱 出走
- 16 郭宇萍 雨的時間

簡訊文學組

- 19 游高晏
- 20 徐暉傑
- 21 曾宥勝
- 22 莊雅筑
- 23 紀冠全

散文組

- 25 葉儀萱 那時的你們只是野獸
- 30 林儀芸 噓。外婆的冰箱會說話
- 33 鄭伊婷 旺來
- 37 羅美淳 〈快別列車〉
- 42 方郁甄 失眠考
- 47 呂怡萱 過時

小說組

- 52 李承鴻 那些彈力球為何消失
- 63 趙佳寧 狙擊槍的凝視
- 73 劉明岳 家宴
- 82 葉儀萱 框
- 92 周欣儒 草莓
- 104 張元耘 締約
- 116 王怡棻 方法論

院長序

文學院長 林文淇

金筆獎是由中央大學學生們所主辦的全國性創作比賽，至今已有四十一年
的歷史。

四十一年來，多少年輕學子曾在這個競賽裡受到謬思的召喚，發現自己
創作的天份，多少作家魂曾在這個平台恣意揮灑文才，享受桂冠的榮耀！

這本年度專刊，收錄的是第四十屆金筆獎的得獎的優秀作品，但每一頁
也都記錄了所有投稿的創作者、參與評選的評審們以及主辦活動的師生們，
與翻天覆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搏鬥與對話的歷程。

文學是點石成金的筆。在全球人心惶惶的疫情最嚴重時期，人們在被迫
長時間與世隔離的孤獨中，再次從書架上或平版裡的文字找到安慰、鼓勵、
智慧、幽默、激情、回憶、奇幻等等，再猖狂的病毒也入侵不了的心靈世
界。

這本專刊得以出版，也要特別感謝第四十屆主辦團隊，還有辛苦的評審
們！包括小說組的黃秋芳、張亦絢、郝譽翔老師，散文組的言叔夏、楊佳
嫻、宇文正老師，新詩與簡訊文學組的羅智成、林達陽老師、達瑞老師。感
謝他們在百忙中共襄盛舉。

金筆獎第四十一屆徵文已經展開。這本專刊預示了將會有繼續有來自不
同科系的學生作家們，被金筆獎鼓舞、勾引、驅使，拿起筆、打開電腦或是
大腦，在家裡、宿舍、咖啡廳、公園或是走在路上，進入奇妙無比的文學創
作境界。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執行長序·幾近神聖的柔韌力量

莊雅筑（國立中央大學 40 屆金筆獎執行長）

金筆獎是中央大學最悠久的文學獎，在理科為重的校園裡，至今也來到第四十屆。我們的文類分別是新詩與簡訊、散文、小說三組，工作人員也各司其職——宣傳、徵稿、製作得獎專刊，以及最重要的決審會議——除此之外，我們延續了上一屆因疫情而止步的推廣講座，分別邀請作家徐珮芬、林達陽進行系列演講，讓更多學生嘗試投稿。

新冠肺炎瀰漫全球，上屆決審會議受到疫情影響，改為直播方式進行，然而，原以為這次的決審會議能正常舉行，疫情卻再次升溫，導致決審會議臨時改為線上形式。途中遇過有人質疑、評審替換、視訊出不了聲……即使偶爾出現突發狀況，卻都順利解決了！對於評審與所有相關人員，我要致歉也致謝，即使諸多不便，依然讓決審會議圓滿畫下句點，有種戰勝疫情的錯覺。

於我而言，文學是幾近神聖的一件事，閃著飽滿溫和的金光，彷彿被擁入懷中。原先任性地用自己的方式在這條路上航行，不顧內在矛盾與自我懷疑，只期待赤裸坦白地把自己展露出來，感覺一直遊走邊緣，抓不住痛感，沒有真正靠近文學。然而，一年來與金筆獎相處，裡裡外外，接觸有溫度與無溫度的一切，像是一條柔韌的繩索，從迷茫的中心點拋出，溫柔牽絆，讓我不會被自己的思緒任意甩遠，偏離航道時還能記得頻頻回首，望一望初衷在多遙遠的山頭。

我相信金筆獎能拉住更多人的手，用幾近神聖的柔韌力量，給淺水區域的我們一些窩心提示。現在各幹部都已經交接完畢，把細細密密的資料交給下一屆，叮囑許多經驗與細節，鬆開了手，我知道他們會細心保護這條繩索，把它拋到我們都沒有看過的遠方。

新詩組

第一名

梁匡哲
生理期

第二名

王虹
失眠

第三名

林儀芸
His

佳作

李芷昀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佳作

呂怡萱
出走

佳作

郭宇萍
雨的時間

生理期

梁匡哲

是日運滯、無風，我們翻箱倒篋
給消失理由，
譬如我在郭佳家落下了毛衣，
為什麼此刻一廂情願
這樣新鮮
你吐出煙霧，學習燃燒的樹枝
不慎包含
正在加速的一切

理所當然會有新的住客
喜歡有窗的房間，光的粒子
喜歡撞擊，你喜歡週末
以及躺平
即使我們要的不一定一樣
我們有時仍翻著一本厚的布朗肖
每一滴雨都像寂寞的外送員
擁有遙遠。
時光反覆搥打成薄鐵片
年近不惑，遍牆的彈孔
不擅於守秘密

除了愛，我們別無所願
寒冷的日子裡
視情況而定
揣想一顆流星的質量
替彼此手臂末段的血管綁鉛：
玻璃缸裡的一尾孔雀魚
斜巷疑似一株九重葛
或者不看地圖的情侶
如此類推，以重複閃躲
另一種重複

剩下的冰箱裡
都是
削不完的蘋果外皮
如果藏得夠深(我們能拿他怎麼辦?)
蘋果。
將圍繞它的寂靜打一個結

若然我記住了，
請讓給我一個睡袋
對於陰暗
我傾向片面多於全知
傾向選擇把自己交出去時
一隻逃亡時掉下
小號的鞋
若你把它撿起 捧在手上
我們跑到日光背面
算無遺策
像不愛了的藉口

評語

林達陽：我很喜歡他把每一個很生活感的小小的題材都寫得很簡潔俐落，因為我覺得這是天生寫詩的人的講話方式，很迷人。

羅智成：語法非常熟練漂亮，通過瑣碎生活細節點點滴滴的把呼之欲出的情緒鋪陳起來，詩的情感很濃郁

得獎感言

如果能夠寫下去就好了。

個人簡介

一個詩的學徒。

失眠

王虹

你翻過身，碾碎時間
彷彿困獸般與床搏鬥
深陷於柔軟的恐懼中

雙眼被黑暗攫住，精神卻沒有
你默數到達夢境的距離
此時腦中驀然奔來一群羊
嚼碎了理智
你飲下床頭一杯水，卻飲不下
枕邊人的打鼾

每日，你開著車貸上班
在孩子的學費中工作
鈴聲響起，你接起父母的撫養費
在卡債中爭吵
下班後你回到房貸中
撫摸日曆上的退休金
數著

你數著
羊卻數不完
你被黑夜湮沒
瑟縮成一團嬰孩
你懷疑黎明被貸款綁架
總要輾轉一番才能捧住晨光

鄰人的交談聲早已入睡
貓叫春在窗外搖曳
而你的呼吸也依舊清醒

評語

林達陽：失眠是在這次閱讀經驗裡最在線上遊走的技術，又能夠兼顧面對各式各樣的詩讀者。這個在讀者切身的經驗上蠻多地方有共鳴的。

羅智成：它不是用很新奇很強烈的語句，都是用平順的語句。寫得專注而踏實，缺點也是它寫作的態度，其實也不能說是缺點，就是它寫得很直白，修飾程度幾乎是降為零。可是這樣子安排下來我就覺得整首詩的失眠是可信的。

得獎感言

雖然是就讀理工科系，但是從高中開始便對文學抱有極大的熱忱，也陸續創作過數篇小說及新詩。

進入中央後，偶然得知有金筆獎，懷著嘗試的心態參加比賽，竟有幸得名，實為意外之喜。期許自己以後也能不斷進步，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個人簡介

目前正在博士班的水深火熱之中，盼望能在涅槃之後獲得嶄新的生命。熱衷於創作，喜愛文字的溫度及深意，以後也會在文學的道路上持續前進。

His

林儀芸

他說，翩舞的蝶，飛得很美。
可是他不知道，
廚房不是蝴蝶該久留的地方。

他也說，謝謝，我愛你，
還會親一口小臉，
下一秒轉身回他的世界，
(他憑空可以變出一桌菜的世界。)

啤酒、餅乾、西裝、鑰匙、
蝶翼的粉末落入他早晨的咖啡。
沒關係，他早在有陽光的客廳，
乾淨的笑。

油煙爬滿了氣室，
春日在細細紋路中褪色，
成為皺紋。
再純淨的梨花香，
也喚不醒心中塔莉。

醒了，
也只是他的塔莉。

評語

林達陽：有些地方寫得蠻美的蠻有詩意的。我覺得它最大的好處是它寫得完整，然後投射的東西也很清楚，如果是對那部電影有了解的人看了就會馬上陷進去。

羅智成：他的表達能力是這麼多篇裡頭我覺得最熟練的。他的訊息收放自如、意象精準性真的不錯。

得獎感言

很一般地先謝謝評審跟家人朋友，以及謝謝室友在半夜陪我看太辣太難掌控。

個人簡介

牡羊座，做事衝動，喜歡喝鮮奶茶。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李芷昀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就把所有愛人關進去
打開冰箱聽你們說話
偶爾跳舞
有你們停駐的愛
比冰更透明純粹
比灰更模糊不清
比馬里亞納海溝更深不見底
比你所有的惡夢
都還要骯髒不堪

如果我一座新冰箱
就把心臟挖出來跟愛人一起冰著
從此以後漫長的冬天不再動心
只有冰凍的心
春天來的時候
就是最冷的時候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就把回憶跟悲傷全部堆在裏頭
像買了一個禮拜的早餐
像分期付款
把它們抽離身體
慢慢吃完
緩緩還債

如果你有一座新冰箱
你要知道
說明書上不會寫的是
冰箱裡的東西放久了
仍舊會壞

評語

林達陽：我覺得這個寫作者在寫的過程裡面好像也是在嘗試跟實驗。第一段的下半段，應該要具體提出你的意見的地方，寫得有一點模糊，這在閱讀上是有一點吃虧的。

羅智成：這篇在傳統的冰箱跟它的想像間游移，那我們必須要找一個遊戲規則出來，它在這部分稍微比較不清楚。但我還是覺得它在後面這兩段的寫法是不错的。

得獎感言

一直以來都不敢稱自己寫的東西為詩，沒想到竟然能被肯定，所以真的很開心。我不知道得獎感言要寫什麼好，而且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到害我有點緊張…謝謝我的所有朋友，還有一些帶給我傷痛的人，你們給了我很多前進的力量。不管今後是不是一個創作者，我都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寫下去。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肺炎退散、世界和平，還有生日快樂。

個人簡介

小劇場很多的少女兼無所事事的大學生。喜歡吃泡菜跟提拉米蘇。不知道我的得獎者感言會不會寫太多。

出走

呂怡萱

我行遠前，卸下荒蕪的海
張羅生命的妻子
等待銀河垂釣的時候
終於握緊，記憶的遠繩
時光的鯨魚，擱淺
在顧此失彼的日子

海的另一頭
見過一樣的水月
澄明預備成人的企圖
彼時我當忘記
膨大的細節，在狹隘的腔室
抽離時，擠出哀哀的痛楚
所有的目光、矜憐
與星彩如數
都將指向真理，背道於你

讓我想起——打從
乳香的花瓣飽綻
填塞入口的溫暖
多年後消瘦
像我，忘記熨貼的衫袖
然而健忘的我們
默然佇立潰散的路光燈
任由露水替換昨夜的餘溺
剝去舊的軌跡，換新
卻不拒絕成篇
鼓脹的詩句

海的邊緣，
你在電話的另一頭：
「確認過一座海
還有另一個月亮。」
是我沒離開的證據

評語

林達陽：我覺得在裡面有讀到飽滿的每個人都曾面對過的生命成長過程，有些句子很漂亮，我自己很喜歡。但也覺得有些地方好像可以再更準一些。

達瑞：它的意象蠻反覆的，堆疊蠻多東西的，讀一次會覺得是成長史，有時候讀一讀好像又變成愛情史，有時又變成其他的樣子。就是我會不知道他真正要傳達什麼。但我又覺得說他在意象跟隱喻的表達其實是蠻優秀的。

羅智成：他想像力非常豐富，整個選擇的意象都比較能給大家帶來驚喜。當你已經用更高規格的語句時就不用拘泥於不自然的修飾，我能感受到創作者有把詩寫得優美的能力。

得獎感言

謝謝金筆獎工作人員、謝謝評審老師、謝謝幫助與支持我的友人們。

個人簡介

想當天才的努力家。

雨的時間

郭宇萍

時間很具象。

它是那灑落在傘面的滴答聲，
是那吹亂髮絲的微風，
是那冰涼的雨滴，
是那潮濕的步伐。

時間很抽象。

它混雜在雨水裡，
隨著風沾濕了臉龐，
向下滴落，
與塵土融為一體，
腳步落下，
成為了濺起的泥濘。

時間凝結成雨後鞋子上的髒污。

某個心血來潮的下午，
沐浴在逐漸拉長的光影中，
用清水輕輕洗滌，
時間融合時間，
化為汙濁流淌著。

曾經，存在。

曾經，不復存在。

評語

達瑞：雨的時間我自己是覺得它整個蠻成熟的，但是我後來讀完之後發現它缺了一個情感的核心，它講了時間、講了存在，可是我有點沒有辦法接收到這一個作者的內在，他想傳達的是什麼情緒這樣。

羅智成：整首詩我覺得是非常完整，沒有什麼太大的敗筆。但稍稍遺憾的是關於雨這個意象，雨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接觸到的，這個意象比較沒有特別突出的想像或者是表達。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也謝謝金筆獎的所有工作人員。這是我第一次得到文學創作類相關的獎項，我會繼續努力寫下去的。

個人簡介

小說、連續劇與電影愛好者，偏好懸疑犯罪和冒險類題材。
喜歡偶爾在無月的夜晚，抬頭仰望星光點點。
認為一切的相遇，不過只是宇宙中的萍水相逢。

簡訊文學組

第一名

游高晏
你說，我們的開始……

第二名

徐暉傑
你再不來……

第三名

曾宥勝
像盪一座鞦韆……

佳作

莊雅筑
媽，我下班了……

佳作

紀冠全
留在你家的東西……

簡訊文學組

游高晏

你說，我們的開始只是一本小說，我卻把它寫成了報導文學，我該繼續寫下去嗎？

評語

林達陽：就他是可能意義最飽滿，但他好像也是寫最長的一則。我覺得他意義是滿飽滿的，然後也很清楚的把兩個人的關係，不管是定義、或是想像成小說。

羅智成：其實他還是跟一般的簡訊不太一樣，雖然這篇當然是相對來講比較豐富、豐盛一點點。那其實以我來講的話，其實已經更像是寫信了，因為寫信的話，因為我的頻率不會那麼的高，所以我會把前因後果什麼都會帶到。

得獎感言

簡訊文學的獲獎是遲到的驚喜，也是意外的鼓勵。比賽就好像把自己透明地攤開來，翻個身的遺漏與疏漏都不自覺地被看光。那些沒有得獎的其他作品，於我就是這樣得到檢視。總之，非常感謝！

個人簡介

土生土長的桃園人，有點掙扎的前二十年。去年才進入這間我嚮往已久的大學，中文系是我不二的選擇。不只是想有繼續寫作的動力，更多的是單純的為學習而學習。我只是相信，沒有目標的目標，才有無限的可能。

簡訊文學組

徐暉傑

你再不來，我就真的老了。

評語

林達陽：我覺得他有很多可以帶入的情緒，然後各自都有那種很委婉成立的那種效果。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可以同時面向很多情境，然後都還滿有戲劇張力。

羅智成：你可以想到可能是跟愛情，或者是跟某種愛情的宣示或者什麼東西有關的。我後來第一個想到也這樣，如果你真的只是在等人等了很久，發個這樣的簡訊也不錯。所以我發覺到這一句話的好處，他好像可以變成一個梗，可以用的地方還不少。

得獎感言

得獎對於我來說，實在是受驚若寵，沒想到我竟然會被選中，靈感來自於愛情，初戀是美好的，但是完美的初戀結局總是少之又少，等到老的時候，想起初戀如此青澀，依舊回憶滿滿，也或許那時候的心願，就是在體驗一次初戀的感覺。感謝金筆獎的各位工作人員在疫情間還要處理這麼多事物，辛苦大家了。

個人簡介

工學院學士班大三 整天胡思亂想的憂鬱青年

簡訊文學組

曾宥勝

像盪一座鞦韆，盪地再高，仍滯留在原點。

評語

林達陽：一個吳剛伐桂、或薛西弗斯推石頭。寫得比較沒有那麼美跟意象飽滿，但很真切，是一個大家都曾經經歷過的情境這樣子。

得獎感言

我很感謝評審、及主辦單位共同為這次金筆獎舉行的付出，辛苦各位即使遇到疫情打斷了原本的時間表、不斷調整行程，才讓這次金筆獎成功落幕，我想說，謝謝，真的辛苦你們了！

個人簡介

我是曾宥勝，是讀物理學系的學生，雖然是理科生但是對創作特別有興趣，有個夢想是當個寫出能讓人引起共鳴的文章的作家。

簡訊文學組

莊雅筑

媽，我下班了。今天又被老闆罵了，現在才知道，被妳罵真好。

評語

羅智成：我覺得這一篇當然也是屬於比較自然的一篇，訊息量還很大的一個溫情的表達。

得獎感言

其實我一直不確定什麼樣子才叫好作品，有時候我不滿意的卻被喜歡了，有時候特別有信心，卻被拋下了。小時候也曾經迷茫受挫，難過得想大手一揮，欺騙自己才不在意。後來，其實我還是最喜歡寫自己，喜歡單純、近於赤裸的真實，當自己的文字安慰了誰，當有人希望自己繼續寫下去，每一份喜歡都被珍藏在我心裡。不過不過，對我來說，創作、寫文章、用文字記錄自己的這件事情，即使沒有任何人看著，我也會一直一直，一直一直非常快樂的寫下去唷。

個人簡介

非常喜歡毛茸茸的玩偶、非常喜歡卡通、非常喜歡用文字把任何一絲的自己記錄下來。相信自己的平凡與不凡，猶豫矛盾古怪，不顧一切都要帶著我的細膩與敏感，千頭萬緒都像在熬紅豆湯，慢慢加溫熟透，化開以後，磨嘴的豆沙才是我要的最後模樣。

簡訊文學組

紀冠全

留在你家的東西，都幫我丟了吧！
把你的心，帶來新家就好

評語

羅智成：這種對白你會感覺到，是有前面的一些因果的，所以這簡訊本身會看起來有比較豐富的意涵。通常我們可以看到就這麼簡短的東西大概都希望在這裡頭表達一個態度。總而言之這看起來就是充滿了期待的一個簡訊。

林達陽：我覺得裡面的情緒，情節有比較完整的空間。既講到東西了又像簡訊。我覺得這個在形式上、情節上也是豐富有一點張力的。

得獎感言

我參加比賽，從來不為獎金，也不為名次，只希望我能透過文字來感染他人，即使只能激起你心中小小的漣漪，也就足夠了。感謝評審的肯定，縱使我自知我的文字還不夠精煉，但是只要有人願意欣賞，我想我就會持續創作。

個人簡介

中文所碩一。生活中的點滴，總是不減我對文學的熱愛，文字的玄妙也總讓人窺探不盡。

散文組

第一名

葉儀萱
那時的你們只是野獸

第二名

林儀芸
噓。外婆的冰箱會說話

第三名

鄭伊婷
旺來

佳作

羅美淳
〈快別列車〉

佳作

方郁甄
失眠考

佳作

呂怡萱
過時

那時的你們只是野獸

葉儀萱

第一次做愛是在高中畢業典禮前的兩個禮拜，他十八歲五個月，妳十七歲十一個月。因為兩情相悅，所以做愛。合情合理，合法進行。然而怎麼委婉浪漫不俗又神聖地包裝那件事，到現在都還是個謎，姑且稱愛的其中一種語言。初夜的經驗稱不上好，尚也不算太壞，試著回想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那，妳的大腦如失連的wifi一樣停滯跑圈，得不到回應。記憶年久失修，妳早不記得細節，可是記得貝殼夜燈與天藍色條紋床單、記得妳輕輕表示同意、記得岡本保險套包裝反射的金屬色光、記得當時對那人有愛、記得痛，記得事後他問怎麼沒流血、記得他後來說沒關係。而妳最記得羞愧與私密處的關聯，羞愧像水，流下來，濕黏，都髒。羞愧像容器，裡面是滿的，盛裝新身分的標籤；羞愧像容器，裡面是空的，在妳心裡種下一片荒蕪，什麼殘餘也沒有。

升大學的暑假，妳和他還在一起，可是焦慮已經從妳的腳底板一路爬上去。月經晚三個禮拜沒來，妳在發生關係的同一個房間來回踱步快要瘋掉。妳知道現在的價值觀該是男女平權，第一次不是誰給誰而是等價交換，可妳也知道只有女生會懷孕，只有女生會留下痕跡。於是妳召來國中最要好的姐妹淘，娓娓道來，要她們為妳保密卻也沒商量出個所以然。原本說好是兩個人的事情，最後還是拆碎給好幾隻耳朵去聽。坦承以後感覺自己自首重大案件，下放成罪人，鬆了口氣同時整個人壞去。失去童貞也失去與品性優良並列的資格，咬了一口紅蘋果，從此換來妳們之間不可逆的差異性。所以妳開始哭，一蹋糊塗，抽抽噎噎不知道對誰說抱歉，妳的姐妹圍圈，把妳捧著呵護，她們補償式地吐納更多秘密，但聽起來都沒那麼糟糕。

妳喜歡他嗎？喜歡。

那跟喜歡的人做那件事怎麼會糟糕？

妳聽見某個人這樣問，妳說妳也不曉得，可能因為還沒成年、可能因為還沒結婚、可能因為妳根本不確定那個男生會不會愛妳一輩子、也可能因為這個社會滿是吃人眼睛，一個不能替自己負責的非處女當然必須為這件事感到糟糕。不感到糟糕該如何？她們沒有回答。

國中班導專教健康教育，她很少拿自己的課去填國英數的卷子，紮實地教那些老是被跳過的章節。無奈這改變不了妳不明所以的自責，課堂上台下男生一片鬨鬧的同時，妳們女生像是被剝皮的鹿群，瑟縮在座位上迴避所有人的目

光跟班導手上的假陰莖。妳到現在還記得班導總是咬字清晰地說出幾個關鍵字：安全、保護自己、戴套之類，講到性行為三個字她總是特別用力，目光割人，掃視妳們如掃視未開化的獸群，暗示禁忌依舊存在。她從不說做愛，因為做愛要有愛才做，她曉得國中生大抵不清楚愛，她說，妳們真要是在那個年紀就簡單交付出身體便與野獸無異，野獸不做愛，野獸交配、進行性行為，性行為是最精煉又準確的名詞。

丁一ㄥ、丁一ㄥ、乂ㄟ、乂ㄟ。妳忽然又記起班導的音頻，那樣戒慎恐懼。七月底的時候妳踏進婦產科，醫生倒是埋首紙筆頭也沒抬，一派潦草地問：「有沒有過性行為？」妳唯唯諾諾地回有戴保險套，他依舊顧著寫字，露出稀疏頭皮，無視妳拙劣的鎮定，說：「就算有戴套還是有可能懷孕。」接著遞給妳一個小杯子，要妳去廊道盡頭的廁所驗尿。

妳沒跟任何人說，包含當時的男友。妳將短卻陰暗的走廊視為自己的負荊之路。診所的化妝室又小又窄，玉石綠的磁磚地，醫生給的杯子他媽的小，尿就這樣滴到妳手上。妳把溫熱的小杯子輕輕放在洗手檯，沖水，拿肥皂把阿摩尼亞的味道洗掉。

一個護理師在診間門口睨著看妳，有年紀了，淡粉色制服下的小腹微凸，毛躁的捲髮低低扎著，以審判者的姿態接過妳手上的證物。妳心忐忑，呆站著，等待她手上的試紙浮出判決，線幾條。那三分鐘也不是真的過了一世紀那樣久，只足夠妳看出對方掉色缺角的唇彩和歪掉的領口。妳的名字在藥袋上被輕描淡寫，機率性搖搖欲墜的人生在他們的例行公事中不值一提。

最後醫生開了催經藥給妳，說可能是因為壓力太大，要妳早睡多運動。謝天謝地妳沒當媽。要是當媽怎麼辦？妳都還沒上大學。要是當媽怎麼辦？不管生不生，他會繼續陪著妳吧？要是當媽怎麼辦？妳想到向家人告知自己交男友的隔天，祖父塞了一張日曆紙在鞋櫃，上面寫：「女孩子家，潔身自愛。」

從此你們幾乎不再做愛，閉口不談，相吻如點水，而親吻之後的順序拴緊鎖死。你們無形中達成一種共識，熱戀期後索性把親密行為連同三入裝的最後一個保險套一起封印。

盛夏結束，妳升上大學，進入新的駭人叢林，宿舍裡有保險套販賣機，裡面的人不會用力地咬著牙說丁一ㄥ、丁一ㄥ、乂ㄟ、乂ㄟ，比起性行為或做愛，他們更常說打炮。提起那件事時他們的態度稀鬆平常，妳反該因為感到羞赧而羞赧。嫻熟交友軟體的同儕讓妳重新肯認慾望的真實與存在。何況離家也遠，不會有人在妳租屋處門縫塞紙條要妳身心靈都保持乾乾淨淨。從此妳既不是罪人

也不是異類，是年少輕狂的產物，是青春無知的餽贈。

成年人了，百無禁忌，妳告訴自己做愛很好，做愛很棒。於是妳又發起詔令，與國中那群姐妹們重啟飯局，準備宣誓自己的新生。開了話題像是拉開易開罐的拉環一樣簡單，啵，秘密就這樣四散漫溢，差異性就此弭平。妳們都不再是處女，不再是神經質的幼鹿，不會因為做了一次愛就讓自己的心理壓力大到停經，陽具再也不會像獵槍一樣讓妳們惶恐。妳們歌頌靈與肉的交合，一起為真愛小心翼翼地歡聲雷動。

然後妳忽然想起來，妳與男友大半年沒做愛，妳沒說，他也沒提。他喜歡矜持一點的女生，妳也沒多主動大膽，所以妳只是附在他耳邊，用最低的音量問他想不想要。第一次問的時候他親了妳的額頭，溫柔地說改天吧。妳點點頭蹭進他胸懷，那晚什麼也沒發生。

第二次問的時候他說，家裡沒有保險套。

第三次問的時候他說，他不想做。

第四次的時候他側過身面對牆，說他不想談這個。妳問他為什麼不做，是不是妳哪裡不好？他含糊地說了不是，隨後以均勻的呼吸聲回應。

求歡被拒的那一瞬間，有全新的乏力和問句湧進妳身體，妳驕傲的豐羽漸衰，忘記母孔雀生來就沒有豔麗尾翼，無法熱烈開屏。該相信他不好色嗎？還是自己哪裡出了問題？妳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不安全感如浪翻湧，妳又開始質疑自己變成一具他名下的標本，有過的是性行為，不是做愛。

妳遂成為一個匿名的漂泊者，在 Dcard 的西斯版上尋求解答，標題是「男友不喜歡做愛怎麼辦？」凌晨三點，全世界都還醒著，留言雨後春筍般破土，妳把底下回覆的藍頭粉頭視為真理，祈禱他們帶自己儘早靠岸。開南大學的男同學回：「是不是妳的腳指甲沒剪乾淨？」；淡江大學的男同學回：「如果妳是龍的話我也硬不起來。」158 小矮子推薦了一個私密處的洗潔劑，後面附上三顆愛心；輔仁大學的男同學回：「搞不好他喜歡跟男生做愛.....」

隨之而來的是一片病毒式的複製貼上，世新大學、虎尾科大、中華大學、銘傳、中科、臺師，全台灣的大學生幾乎都出現在那篇文底下，留言：「搞不好他喜歡跟男生做愛.....」

妳站在鬧劇中心，直到結束前都無所適從，真正噁心到妳的最後一個訊

息，是真理大學的男同學回：「他不做的話我來跟妳做。」

妳慌了一陣，覺得真理反過來對妳性騷擾，卑微讓自己又變成獵物，於是迅速把文章刪掉，獨自泡在疑問裡泅泳，順便右轉美妝版學化妝、塗美白乳液、修剪毛髮、買可愛內衣。妳每天都練深蹲，一次三組，一組二十下。妳強迫自己要漂亮，把一切責任歸咎於鬆垮的肚臍和扁平胸脯，妳立志與花椰菜和雞胸肉為伍，妳變美和減肥都是為了與愛人做愛。

要怎樣他才願意碰妳？幾次攻防以後妳發現自己的吸引力不如麥當勞的BLT 蕈菇安格斯黑牛堡，妳比垃圾食物還垃圾。妳們大學談的戀愛是遠距離，他如果只愛妳的心不愛妳的身體，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算可以。可他要是愛上別人的心與身體，那才是天大的問題。

他最後一個讓妳滿意也死心的回答，是「我覺得妳很珍貴，那樣做是在弄髒妳。」妳原本想反駁，想想又哽回去。妳在男友的手機翻了又翻，沒有大奶妹也沒半個A片群。心灰意冷之際妳說服自己他是個和尚，或陽痿。他說他還愛妳，妳也只能相信，至少之前做愛的時候是立基於愛不是好奇。

你們就這樣清清淡淡地過了幾個月，純潔如太陽烘過的乾淨床單，直到你們真的斷絕聯繫以前，妳都悲哀地認定下一次做愛是結婚以後。然而你們終究是分手了，原因繁雜，兩人的罪狀在彼此心裡都是罄竹難書。最後一通電話你們談了很多，妳有一個過不了的關，心想都最後了所以問起：「你為什麼都不跟我做愛？」

他沒有說愛或珍貴之類的謊，他說：「因為要一直動很累。」

妳掛上電話，罵了一聲幹，發出自嘲的笑聲，咯咯咯咯地笑起來，像隻野獸，咯咯咯咯，愛人再見，愛人再也不見。世界被夜色吃下去以後妳哭著打給朋友們，請他們幫忙買酒，妳要狂歡自己最失敗的成功。

「好想被愛啊，好想做愛啊。」醉後妳倒在其中一個姐妹胸口，其他人臥在床墊和地板上，兩頰微泛紅暈，出奇安靜，妳又小聲說了一次：「好想被愛啊，好想做愛啊。」她們睡容安詳，妳的獨白如往常被擱置，沒有人聽見。

評語

言叔夏：就一般來講，我們看到有這麼多對話的作品的話，其實在散文或小說裡面使用對話是還蠻困難的，但是我覺得她的對話既真實又貼地又非常的簡潔有力。

宇文正：以一個女性的觀點，來面對一個草食男的那種衝擊，我是第一次在文學獎裡看到這樣的題材。所以我覺得這一篇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

得獎感言

要談這篇的心情很複雜，但我知道中央大學需要有更多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僅希望本文作為一個小小的引子引發不同背景的同儕思考，但也懇請讀者不要把作者本人與文章做過多聯想或臆測，讓作品本身保留更多對話的彈性。文學和生命經驗都是主觀的，引用楊婕在《初戀是句小小的髒話》一段：「戀愛起於欺瞞，終於誠實，文學則相反。」我想這樣是再好不過。

個人簡介

筆名葉儀，因為唸十次會變耶啾。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與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IG有兩個公開帳號：攝影 yeaahyii；雜記 yeahyii_。如果在方格子 vocus 上搜尋「葉儀」的話會看到我的其他長篇人物專訪。

噓。外婆的冰箱會說話

林儀芸

她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的秘密。那就是在新年的初二，當全家人去探望外婆，她總可以聽到一個很細小、微弱的聲音，從外婆年老的冰箱發出來，不太像老鼠的聲響，有時候反倒是焦躁、急迫的喘息，或是低語著支離破碎的、聽不懂的語言，有著各樣的音調，偶爾聽起來像呼嚕呼嚕。搭配總是瀰漫在公寓裡的發黃腐敗，讓她想起小時候她便當盒忘在學校，隔了一個週末在全班面前打開，是禮拜五的高麗菜肉絲酸掉，在六月天，與悶熱、鼓譟、羞恥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外婆家，有一樣的味道。

她只有陪母親回娘家的時候會回到苑里這個小鎮見到長期獨居的外婆。在這種滿是田野的鄉下地方，過年很是無聊。在聽到古怪聲音的那年，她才七歲。隔一年，她下定決心要查明聲音的主人是誰。貼在冰箱門上，呻吟與呼嚕聲在耳膜裡迴盪的大聲。

冰箱門一開，聲音嘎然停止，留下的是更濃更重的酸味，以及錯愕的、來不及躲起來的生物，它們張牙舞爪的想要離開密不透分的櫃櫃，卻在打開的霎那憋氣，沒有了低喃與喘息。裡面如深海一般灰暗，深不見底。溢出來的粉白塑膠袋，裡面都是混濁的湯湯水水，變形的擠在一塊。辦桌帶回來的塑膠包裝果凍，她有印象是去年親戚的婚禮。十幾盒白色藥罐斜斜的躺在彼此身上，病懨懨的，沒有逃出來的意志。保險盒中的塊狀物做著鬼臉、家庭號牛奶瓶子裡的不是牛奶，小白菜看起來沒有了呼吸，所有的食物都跟台北的長得不太一樣，都用水彩上了一層灰黃。各式各樣，琳瑯滿目，像是在看一個悄然無聲的展覽。只有食物雜燴在一起的氣味在她的心中好幾年都徘徊不去，每每想起，不知道為什麼，都有夏天的感覺。

她迅速把冰箱門關上，而那細小、微弱的聲音回來了。發現手心都是汗，冰箱又開始頹靡的鼓動，像一場熱鬧的喪禮。

偶爾的初二傍晚，舅舅們會回來。她其實從來不曉得自己有幾個舅舅，因為他們長得都一樣。留著小鬍子、眼裡從來沒有光，稠稠又愁愁的淤水在他們的眼袋裡流成厚厚的水溝。每一次他們開口講話都可以感受到糜爛之氣從牙縫中鑽出來，跟外婆家的味道相處自然。

外婆很喜歡他們，不停招待。打開冰箱，切發黃的軟爛水果，笑成笑眼，是過甜的李子。

舅舅來的時候，冰箱也不會有聲音。

她漸漸長大，開始慢慢的會跟外婆家的冰箱裡的生物說話。有時候是聽她們低語，她覺得她好似了解它們。她知道它們很熱、很想逃走這個大熔爐。可是捨不得。不曉得是捨不得什麼。但她就是知道它們會永遠留下來。隨著外婆的年紀越大，那些聲音越來越多，越來越燥熱。冰箱裡的生物喘不過氣的聲

音。大人們聽不到，他們的耳朵太忙了。呼嚕呼嚕，她只喜歡聽它們的聲音，詭異的很有趣。同時也害怕那股惡臭，飄浮在外婆的家中，酸得讓人想哭。可能大人們鼻子也很忙，感受不到空氣中有快要窒息的呼喊。

直到外婆某一年倒下，媽媽想要把冰箱所有東西清掉。但是外婆在病床上哭，說不要動她的冰箱。裡面都是要吃的，都是要的，都是我的。拜託不要動。冰起來東西怎麼會壞呢？都還可以吃啊。不要浪費。求求你。不要不要不要。

她看到媽媽的眼神有無力的酸楚，嘆氣聲都帶有淺淺的淚痕。她看到爸爸會偷偷跑到一樓抽煙、講電話，表情不耐，心在很遠的地方。冰箱與此同時更加的躁動，喘息聲跟啜泣聲混和，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在狂歡，糊成一片的喧囂。她可能看錯了，但她覺得冰箱在搖晃。

她其實很想跟媽媽說是真的。不可以丟。它們都會說話，都活著。台北的食物不會，家裡冰箱裡的食物也不會。只有外婆家的，會呻吟、會哭、會低喃，會說秘密，心靈相通。幸好外婆聽不到它們，不然會更不捨。

但她終究不明白聲音是怎麼來的，不知道冰箱現在過得如何。外婆從苗栗轉到台北的大醫院後，她幾乎就沒有回去了。

某一次，外婆在醫院難得清醒，跟她說了冰箱的故事，她說，冰箱裡的食物大多會長成她喜歡的樣子。一打開冰箱，滿滿的，心裡也就會滿滿的。苑里的小公寓太空了，空得有回音。總感覺時間在屋子裡凝固，外婆害怕停滯，像是慢性毒瘤一步一步侵蝕她的心。可是冰箱裡是活的，流動的，永恆的，會帶給她一個證明，聽著冰箱的聲音，她就明白她真真切切的被填滿。她會躲進去，在冰箱裡面，感受活著。

又在之後，她才曉得，那股外婆家裡的腐敗味，是被遺棄的味道。外婆家太安靜，靜如死水。冰箱中的生物不想聞到遺棄，用低語悄聲的趕走寂寞，用呻吟訴說悲憤。呼嚕呼嚕，則是滿足的聲音。外婆會拍拍冰箱，滿足的笑。因為至少，至少，家中有一個地方是滿到溢出來的。是有聲音的。是活起來的。悶熱、鼓譟、不像一般的冰箱冷冰冰。外婆家的冰箱，打開來就是一片海。是溫暖、夏日的海洋，發出陣陣酸味的海洋。可是沒關係，海裡面的記憶可以放很久。也可以陪外婆很久、很久。因為所有的東西冰起來就都不會壞了。人也是、關係也是。

她成年後忘了很多事，可是在她的記憶裡有著深刻的印子：外婆佝僂的身軀總是會跟在角落的白色冰箱的模樣融為一體，都散發著一樣的味道，都說著含糊不清的言語，呼嚕呼嚕，彼此陪伴，孤寂得吵鬧，在小小的公寓裡。

評語

言叔夏：把這個冰箱的世界用一種非常寓言式的方式去呈現出來，以至於他最後在散文裡面其實會比較少看到有一種超現實的地方。

宇文正：從冰箱的聲音，散發的味道，填的滿滿的空間來襯托外婆的孤獨。我覺得他的文字非常的鮮活，整篇文章一氣呵成。而且它有非常好的描繪能力，不只是對於冰箱。

得獎感言

謝謝曾經溫柔的傷口，與一份想好好保護的敏感。

個人簡介

牡羊座，做事衝動，喜歡喝鮮奶茶。

旺來

鄭伊婷

風風來

這天下午的天氣依舊熱得不行。雜貨店裡那些原來可愛的糖果，拆開來，糖果紙和糖果緊緊黏在一起，拉出千絲，像可恨的蜘蛛織成粘稠的網纏住了美麗的蝴蝶。天上如棉花糖般的朵朵白雲，在高溫的天氣下沒有絲毫融成糖漿的徵兆，依舊蓬鬆甜美。

「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

小女孩在阿嬤家的走廊前騎著小木馬，嘴裡念念有詞。那是一句古老又神秘的咒語，可以呼喚風起。阿嬤說，這個咒語可以叫喚風的主人，請祂把風送到叫喚祂的人那裡。此時，小女孩正在學著用她生澀的福建話把咒語說得標準；她想要親身叫喚風的主人，請祂把風送來。

「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

「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

風風來，風風來。阿嬤說，只要你誠心地呼喚風的主人，他就會把風送來。於是，風風來，風風來，風風來，風風來……女孩閉上雙眼，誠心誠意地喚起了風。風的主人，你聽見我嗎？你聽見的話，就把風送過來吧！風的主人彷彿真的聽見了女孩的叫喚，樹林那頭悄悄起了沙沙的聲響；輕輕地，一聲疊著一聲；小小地，一層疊上一層。樹林裡的精靈們聽到動靜，紛紛從隱藏處探出身來，不一會兒，樹林裡都聚滿了美麗可愛的小精靈。噢，是風！風它來了！

小女孩的阿嬤葉秀蘭，是馬來西亞檳城土生土長的福建人。她在年少時，曾有過一段，與兄弟姐妹輪流幫阿公阿嬤在大馬路邊賣鳳梨的經歷；那段傳授於孫女的「風風來」，就是她在那時候從阿嬤那裡學會的，古老的，呼喚風起的咒語。

「碧鳳啊，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工作啊？」那天午後，阿嬤和女孩一起坐在屋子門口的小台階上，等待風的造訪。

碧鳳搖了搖頭。不知道。工作這個詞，對當時年僅五歲的小碧鳳來說，實在太遙遠了。

「不如……你當個空中小姐怎麼樣？」阿嬤摸了摸碧鳳的頭，眼睛裡溫柔似水。

「空中小姐是什麼？」小碧鳳疑惑地看著阿嬤。「是住在空中的小姐嗎？」

阿嬤聽著女孩的發問，呵呵地笑出了聲。不是。她引著小碧鳳抬頭望天，正好一架飛機在觸手不及的雲的那頭飛過。你看，空中小姐就在裡面。

¹旺來是福建話的鳳梨。

女孩仰頭看天空中那架穿過棉花糖般的雲的飛機，嘴巴開得大大的。

「空中小姐每天都去旅行的嗎？」

對啊。

「那我長大後也要跟空中小姐一樣，坐飛機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讀書，長大以後就可以坐飛機出國了。

嗯！碧鳳坐在小木馬上，用力點頭。熱帶的暖風迎面徐徐吹來，吹亂她一頭秀麗的長髮。

不存在的風的主人

「一碗叻沙，旺來大蔥不要。」從碧鳳記事以來，母親麗敏每一次點叻沙都一定會囑咐小販不要放旺來大蔥。母親從不吃旺來，但她偶爾吃大蔥。碧鳳問過母親，為什麼從來不吃旺來，母親說，旺來咬舌。旺來咬舌嗎？碧鳳曾背著母親偷偷吃過旺來，她只覺得旺來酸酸甜甜的，並沒有母親說的咬舌。

風，熱帶的風在炎熱的午後吹起，吹在身上，帶有一絲灼燙。

「媽媽，阿嬤很厲害的，她教我一個咒語，可以把風請來喔。你會嗎？」回家的路上，麗敏駕的車，迎著黃昏刺眼的光，在繁忙的下班車群中緩緩前行。碧鳳像往常一樣，興奮地向她述說著她一整天當中遇到的趣聞趣事。

什麼咒語？麗敏挑了下眉，她還真沒聽說過阿媽會什麼咒語。

「就是那個啊！風風來，一鐺給你買旺來。然後風就吹來了。」碧鳳邊說邊比劃風吹來的樣子。「媽媽你會吧！」

我怎麼可能不會。麗敏轉頭看右邊馬路的車，假裝不在意地說。

媽媽騙人！阿嬤說她沒有教過別人的，只有我會！

麗敏又挑了下眉，轉頭看女兒得意的小臉。哼，哪算什麼。風不用咒語也會自己來的。阿嬤騙你的你也信。你怎麼這樣也相信呢？笨笨的。

你才笨笨的！媽媽笨笨的！碧鳳惱羞成怒。

麗敏看著女兒氣鼓鼓的模樣，笑出了聲。傻瓜，我笨笨的話能一個人把你養這麼大？

飛機

「媽媽你看！飛機！」小碧鳳興奮地指向天空那架像老鷹般的鐵鳥。

看到啦。麗敏抱著小碧鳳，也抬頭看天。

「媽媽，我長大後要坐飛機去很多很多地方遊玩！」小碧鳳興高采烈地說，眼睛裡閃閃發光。

好啊，那你坐飛機要不要帶媽媽一起去？

要！

你要說話算話喔，沒有做到就是小豬。

我一定做到！拉勾！

旺來

風，輕輕的風把旺來濃烈的甜味吹散到街的對頭。

女孩趴在車窗前，看對街水果攤的攤販削旺來，越看越入神。那個攤販一手拿旺來，一手拿大菜刀，利落地將旺來的頭尾砍掉，然後削皮、去眼，最後用保鮮膜把呈螺旋狀的旺來包好，擺放在攤位上；一系列動作如行雲流水，沒有絲毫停滯。

「那個老闆練了好久啊。他一定練得很辛苦。」女孩看著攤販削了很多顆旺來之後說道。

麗敏聞聲從文書工作中抬起頭來，順著女孩的眼神看見不遠處仍在專注削旺來的攤販。你怎麼知道他一定練得很辛苦呢？麗敏笑著問。

「一定的啊！我練鋼琴也是這樣辛苦的。手會酸，彈不好還會被老師罵。他小時候一定也經常被爸爸媽媽罵，現在才會這麼厲害。」

每個人都是如此的吧。小時候要摔好多次跤才慢慢學會走路；剛學握筆的時候，手酸得要命都還是得完成老師佈置的作業；然後生產出一幅幅跌跌撞撞的畫，一頁頁歪七扭八的自己的名字。然後一遍又一遍，不斷重複那些讓人挫敗難過的事情，直到最後得以拿到過關的通行證。

「媽媽，你有沒有什麼怎樣努力都做不好的事情啊？」女孩問道。她坐在副駕駛座上，側身看母親，但黃昏的陽光實在過於強烈，女孩很努力很努力地睜開了雙眼，卻怎樣也看不清母親的容顏。

車外的天上，一大片的烏鴉頻繁地飛來飛去，烏鴉鴉的，像週末的台北班馬路上人行川流不息的樣子。在一大群烏鴉中，母烏鴉吼著嗓門到處尋找丈夫，孩子他爸！快跟我回巢裡去啦！孩子等急了該哭了！公烏鴉聽見老婆的呼喊馬上回應到，知道啦！孩子他媽！我們飛吧！

女孩看著母親，還在試著看清她的臉。車外不斷傳來的烏鴉的啞啞聲，不只讓人的耳朵聽不真切，連帶著視覺，也受到了影響。她仔細地看著母親的臉，認真地找她的眼睛。然後這時母親說話了，她說得很輕，像蒲公英輕輕地飄在風的懷抱裡。

我怎麼努力都做不到的，就是一個你阿嬤看我的正眼。

風風來

有些地方，風忘記了造訪。

碧鳳知道，母親和阿嬤的關係並不親密。母親的童年並沒有獲得足夠多的母愛；阿嬤生了好幾胎以後才學會怎麼做個真正的母親。阿嬤把她養育了多胎以後的經驗萃取出來，最後只灌溉在了最小的兩三個孩子身上；母親分到的花露並不多。

或許是因為這樣吧，母親才會看起來那麼孤獨。

風的主人

小時候，女孩總是好奇風的主人住在哪，卻始終得不到答案。如今她坐上了飛機，終於知道了。

風的主人住在雲的上方，飛機經常來回的地方。

評語

楊佳嫻：裡面似乎有隱然的一種媽媽怎麼樣可以取得他自己的媽媽關愛的眼光，然後似乎好像很難得到這個東西。裡面埋藏著一點就是家族裡面的某些皺褶，被埋藏在這個看似很天真歡快的這樣子的一個童謠中。

宇文正：他的文字非常有童趣。然後節奏、念起來的聲調，我都很喜歡。這裡面表現這個祖孫、母女，還有母親跟阿嬤這三代女性之間非常幽微的情感

得獎感言

笨拙的文字，寫不夠大人的內心。
旺來，記小孩的一踏步。

——2020.06.15 周伊 Zhouyi

個人簡介

周，取母之姓；伊，以我為名。

〈快別列車〉

羅美淳

七月的灰階好鮮明。

色彩自心口剝蝕。深影重光才是份量厚實的顏料，忽濃忽淡的黏著劑包裹著無彩色粉，紛灑、疊堆、組湊、巧裂，不精緻的工法程序帶來不安定的短壽成品，偉大的畫家向來是不負責長命的，他把責任放給修復師。

並不是說，七月是如何令人討厭的季節，儘管暑氣重、水氣多，它本身就是浪漫的月份，情人相會，鬼怪相訪，詩意橫陳，只待拿摘。

記得五點五十五分，空調機低鳴，日影跨著穩步，走入眼簾。

我也記得美術館前躺著一塊歪頭鴿子屍、重大命運車輪輾過的一張張銀鹽相片，以及你贈我的一方星幕。因為都記得，所以不能忘。

不因悲、不因喜，不為愛恨，僅僅是因為記得，而忘記是另一個時空的禮物，它不在這。廁間敗朽息氣附著綠光鏡片反照下的粉紅眼淚記得，銅鑄風鈴串叩鳴的鏤雕白牙牡丹記得，上下鋪木板床縫窩縮的塵灰記得，輔佐一顆受過電魔雷轟的金魚腦，深深記憶。

所幸能夠記得，所幸還能提出疑問：七月的星星會不會是黑色的？

前年七月，一大變故掃蕩家中，餘波尚存，正是傷口反覆結痂難癒，新的動盪又在醞釀的時候。我仍依循上半年的計劃前往上海，欲完成半個暑日的學業。幾乎是斷裂親絆的出國——關於死生的種種煩憂擱在身後，那些因病痛意外遭逢的死，又因人際的事端與生計的絕處迎來生，拉扯出一線平衡，是稍一失足便屍骨無存。家人不說，但我知道被放下的是什麼：一份無能為力的責任。

我的在場，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或許。

然而確確實實不知道，未來的一個月裡會直面些什麼。於是異地深更，月朗照拂，柳帶婆娑，全阻隔霧白簾幕外，鼻腔肺腑盡是無法排拒的、刺激性強的油漆氣味，混合品牌陌生的電蚊香蒸，翻覆唧呀鐵架子床板，受一夜背痠骨癢。

睜分睡眠，往往是一日的五點五十五分。

自然醒，耳中是輕輕的鳥唱，還未大鳴的蟬響。非是昨晚睡前充飽電力的手機發出惱人鈴聲，不用一秒急忙忙促慌慌，脖子跳離枕頭、兩股使勁撐起腰桿，伸長手臂關上鬧鈴，深怕——吵醒認識不久的室友。似乎生理自有清明的針錶，似乎有些寓意，但把捉不住，不得分析。

05:55。

我在被允許說話的地方的說話，儘管時常練習擠壓、鬆放，調動喉管與口腔的角度間隙，仍然找不到合適的聲調來發音。

想來當處七月之所以對於光影感受清晰，是因為靜下來了。最熱最燥的時日，悠長的線條畫刻在太陽系背面，有個什麼押著我，壓得我的頭不能再低，要我好好看看自己，處理積累的情緒，為一年從頭至此的自己執行驗傷。

總是多夢，總是容易傷心。害怕微笑布施尷尬，卻展露不出無表情；彆扭於「正能量」這樣的語彙，鑽無有正負只有高低的牛角尖；懷疑自己永遠啟動的皆是假性戀愛，卻在昭然的愛意前卻步；想擁有乾燥的腳掌，而難戒口寒涼海鮮；對「討好型人格」過敏，然拒絕建立自信；時常不能確認自己的飢飽，不確定自己感到是熱是冷；總是在店員帽沿與收銀機按鍵間，目光游移，於是點的都不是足夠喜歡的食物；反覆勾勒嘴笨與眼拙，試圖以一場雨淚洗淨經久不散的毒霾。比起養貓更想被貓養，既害怕孤單又害怕不夠孤單。

想像一個王國，那裡開滿鑲金邊的烏雲，哭泣太熱，熱氣太重，於是睫毛被踩碎了。

本來就不完整的，現在都駛離了。

害怕著孤單卻往孤單撞，所以一身皮肉，成了衝進沸水裡的蛋花。

八哥盤旋鋼架與電纜。

正是人流湧動，月台南向北向，哪裡都指不明來處。

回顧買票進站、哪道列車不是快別？

中山北路上的北美館，正展出法國攝影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於二十世紀中期，紀錄中國的影像，這是我近乎全然陌生的領域，便抱著一探究竟的心理踏入展間。

關鎖啼鳥的手提籠與餐館窗櫺，晨光下的線條一樣俐落，切割出非水平非垂直的線條，切割出被遮蔽的人們與不被遮蔽的，卻在同一個城市遊走，受同一份命道而無處閃躲。他們逃難路上，需得防範多是「小孩」的洗劫者；貨幣是刀是槍抵在胃囊的時候，摸扶銀行牆壁的石磚彷彿就得一份飽足感；他們布衣棉鞋攀爬佛身……一張張黑白相紙，紀錄七十年前的人像。布列松的聲音響在耳際，關於刻刻呈現的生滅。

倏忽得獲，莫大安慰。「——快門，很多時候意味著別無選擇。」

我想起「空」，也想起一隻鴿子。

灰階，白的牆與灰的柱組成建築式樣，大片的玻璃落地窗收錄暑意翻騰的陰雲，許是正因美術館人員辛勤擦洗玻璃，太透明，紅喙、青綠毛點綴的灰鴿看不清，才會一頭撞上，落枕般歪頸停踞落地窗外的常溫石磚上，似睡似醒，似死似生，有著一尊石佛的質地。

牠的脖子實在扭壞了。牠不會知道一面窗帷之隔的空調溫度，不會知道窗內的人不是沒看見牠，就是不忍看牠……漆成灰牆的展間陳列百張布列松攝下的照片，看他為各個人們留影，突然自問，我看一隻美術館前躺著的歪頭鴿子屍，難

道不想為牠照一張像嗎？習慣按下快門的人為什麼忍住了，為什麼選擇不以鏡頭之眼對上一隻鴿子未開未闔的眼？

快門，很多時候意味著別無選擇。

我的反問沒有得到解答，只是跨過兩層手扶梯的海拔，再次停步落地窗前。一尊鴿子不在了，我無從得知牠是被當作什麼清掃掉了抑或——先前牠不過是休息，休息好了，便飛走。

老和尚向小和尚問，吃飽了嗎；若吃飽了，就去洗碗。

如今我就算捨得為牠照一張像，也不能了。

聲起爪動的才是瞬間。沒有了就是沒有，人類無法複製同一分衝動，卻能為相同的理由，面對強大的慾望隱忍，但這份隱忍的升起，意義可禁得起追問？是否認為紀錄死相為不道德之舉，不道德的是這張照片，或是攝影者，或是觀者？

布列松說，快、快、快。

在這一刻，不能多想。或許當人持續思考，時間線上每刻切片留下的便是珠玉落盤般的想法，不多，不拖延，短促急收，剛剛好。了解「畫面會自己說話」，攝影者就不必多言。

有一刻衝動就做一刻衝動的事，把衝動的心情也當作是合理來看待，於是不再斟酌偽善、鄉愿、罪罰。在相應的時間令他留下相應的面孔，任務達成。

可喜。

若說僅此而已，又能多跨一步：對於人類而言，留下遺憾或許是重要的。

遺憾的刻痕很深，於是追上去，提問。

對於新舊星列的秩序，重新審視。

覆滅與生還，都在發生，於此攝影機就是武器，借鑒刀法，惟快不破，破取韻律與結構，在沒有第二種選擇之下，拍一張好照片。若真如此，「沒有選擇」其實才是人間的常態，是穩定、是恆常，「有選擇」則是偶變、無常。那麼為何人們總高舉著自由，要求「選擇權要在自己的手上」？為何絕對的自由，於人們而言這樣有吸引力，而不可說破——人們接觸的到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能做的選擇都是有限度的選擇。沒有人被排除在這樣的限度以外。

只能帶著疑問搭車返家。

疑問與答案如果只能帶走一個，到了下次我也不知道帶走哪個比較好。但這一點想必不會再成為煩惱，畢竟，其實我沒有選擇。可以如釋重負，不必在疑問與答案間選擇，不必歸攬不存在的迷障，不必走入一個仰賴人性溫馴方得存的良夜，不必案前捉摸，著相安排詩意與語言，誰該駛在銀河的前面。我可以執行戀人遊戲，將塗用餘半的唇膏寄給對方，可以將一枚矽孔雀石取名：辛間波實，將牠縫在耳廓上溫養。

只因今日你將一幕星星贈我，解化我舊日留下許多的稚弱眼淚。

慣常將手機螢幕亮度，調得低暗，為萎靡的視力爭取些許喘息餘地。你突然傳來訊息，點開，一張全黑照片，好讓人不明所以。以為是自己沒能吃到飽的網路用完，被迫降速，導致畫面顯示不出，等了許久才想到可能是螢幕亮度的問題。果然一調亮，黑幕曜動。

樹影高低如山勢起伏，深紫茫茫星點

煒煒，一線星落像被贈予的願望，一截鏡中銀河，一軌寧靜列車，降生一瞬濕潤的眼底。

星星會自己說話。

無關兒時笑鬧的廊道與車坪，無關畢業季特別豐收的回收箱，無關四百米操場邊失足的狗洞，無關霜毛蝙蝠棲居的大煙囪。一切可以容身躲藏的地方，都有比躲藏本身，更加根源的功用。

帶不走的，留下即可。今年與來年，盆底淅瀝瀝的西瓜汁水依然滴灌粗麻繩圍腰的老榕樹。在愛人相視之間，學不會為乾燥過度而扯裂的嘴皮潤澤，不打緊；學不會把龍眼熬熟於子宮，也不打緊。不用準備好一雙嫩軟唇瓣才能親吻，不用體腔長成才算完人。星星埋在土裡，是遇冬葉落的葡萄藤，等待一春又臨，飲水通木，芽葉攀發。

雨、血與淚，葡萄、西瓜與星星，都在同一片夜幕垂眸慈悲。

我領受這份贈予。相信比「願望」更大的禮物，我能收，也能給。

我的願望是，打煉更加強壯的心臟，好去愛人，好來被愛。

我將以憫為師。

期許用叉子吃布丁，有點怪但沒什麼不可以，這樣的彈性能被欣賞。

我可以懷疑中國繪畫，水墨山水被視為典範的自然寫實性。既是水墨，將自然景物描繪於紙絹時，刻意捨去了色彩，因此能將自然景物呈現詩意淋漓，但究其用心——畫者捨棄色彩之心，可謂自然？

始知七月是強光照世，應使一切顏色還原本來面目。七月的灰階是長在心上的，使敏感的心靈能把捉細微光影的變化，而外在世界的種種色彩不用被捨棄，既入眼識，無須驅離。

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物不遷，物不住。

物不相往來。

常而不住，去而不遷，每一廂快別列車，且讓它停泊屬於各自的時空。

不再陷落治不好的孤獨病，垂危於巨大的愛謬。

不再害怕死在落日的倒映裡，成為大海的雜質——我本可以是散亂的明暗，可以是雜質。

生者之眼眸，且好好看著，每刻新新世界。

註：文中「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物不相往來」、「常而不住，去而不遷」句，取自僧肇〈物不遷論〉。

評語

言叔夏：我覺得它的文字的意識比較突出，然後，它是這些作品裡面比較少數，在寫作裡面用了很多用了很多個人的，這種其實只獨屬作者自己一人知道，那種很私人的東西，我會被它這樣的聲腔所吸引。

楊佳嫻：我也強烈感覺到她的聰明和靈巧，在她的文字裡面都可以感受得到。那詩的語言其實除了是意義跟情景和意象的壓縮之外，也在於它很能夠創造一些漂亮的瞬間。

得獎感言

一次觀展經驗心得與嘗試實驗展演的表達，尚未整頓完全，謝謝老師與各位讀到了這裡。第二次金筆獎經驗，能夠聽到評審們細細論談眾位作品的過程，足有啟發。謝謝金筆獎。

個人簡介

告別大學部，大概是慢熟研究生。在 2020 年沒有增肥、沒有減重，成功在腿上留下複數蚊子釘。仍是不通畫藝，又焦慮於思想遲鈍，需要手與腦各自優化並協調。希望把字寫成自己也喜歡的樣子。可以的話想遇到願意養我的貓。

失眠考

方郁甄

最早關於失眠的記憶，是在四歲還和父母共寢的時日。彼時你是個對外感知薄弱的小孩，反應遲鈍，脾氣古怪；彼時母親剛成為上班族，每日八點下班，那時祖母已經睡了，剩你一人蜷膝坐在客廳的木椅上，電視上的大雄臥倒在課桌上酣睡著，而你睡不著。母親時常一回到家便趕著你上床睡覺，一面叨念著早睡早起才會長高云云，一面沖了泡麵，等會坐在電視前捧著吃，以消磨遙望父親凌晨一點照進庭院的車頭燈的時間。

單獨躺在注滿整個狹小房間的黑暗裡，眼睛怎樣也無法安分地闔上，骨碌碌地環視房間四面，焦慮地等待著浸泡在黑暗中的事物輪廓由模糊轉為清晰。相較於今，那時候的失眠是很純粹的，因為孤單與環境的疏異所致的無法入睡，黑夜讓一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且疏離。即便蜷身在黑暗裡，腦中不斷嘶喊著「誰來陪陪我好嗎？」，終究也沒有任何人像神佛一樣地應願降臨。客廳的燈光透過門上的小塊玻璃照微弱地散進來，伴隨著電視裡武俠劇或愛情肥皂劇的對白，母親仍然專注且沉默地在電視前咀嚼著泡麵，像是要將電視劇中的冒險與愛情也一併咀嚼吞下，彌補自己匱乏的那些。

後來透析了焦慮或恐懼也徒勞無功，索性硬是壓下焦慮，開始在黑暗中輪轉著自己的眼球。獨自用眼球摸索周身環境的感覺，現在想起，非常相似於小說中法蘭肯斯坦的怪物，他對於自己降生後、以各種感官去感知外在世界時的描述。白天裡蒙著一層灰的感知能力，在夜晚的黑暗裡莫名地清晰了起來；黑夜是一層疏異的濾鏡，籠罩一切，一切便看起來皆與日常不同：環繞房間三面的書櫃自平躺的視角觀視變得像一座座高樓，陶瓷精油燈在黑暗中的形狀像極伸長觸手的巨獸，吊在衣櫃上的白襯衫宛如幽魂；有時父親早歸，母親便也提早與他相偕去睡，在黑暗裡與父親交纏的母親發出的小小呻吟，有著異於白日的溫柔。

在黑暗裡你睜著眼睛，你發現你有了自己，而其他物事與人成了「他們」。

後來你不再怕黑、不再怕孤獨，也不再困擾於自己無法馬上入睡。失眠所拉出的魔法結界，成為了幼時的你凝聚出一個穩固的「自我」位置的過程，一個用以觀看、重新析解周身一切的位置。在睡眠降臨前，浸在黑暗裡運轉著眼球及思維的你，彷彿獨自漫步在洪荒之間，孤獨完整，注視周身世界隔著完美的焦距。

你駕駛著「我」的意識和感官去認知外在的世界，意識在黑暗中流動發散，但也同時藉由重新認知一切聚攏出一個核心，像是一種作法的儀式，日常被劈成兩半，一半是外界，一半是牆內，牆內是我自己，只有你能夠觸及「我自己」。從那時候起，你的感官由鈍逐漸突出了一點點尖利，你不再輕易地感

覺自己是世界、是屋子、是你家人的背景、是小孩（那個家畜或者婚姻的裝飾品）、是全然不能動的客體。

妹妹出生後房間頓時變得狹窄，你遂搬去與祖母共寢，夜晚的失眠世界因著她開橙光夜燈的習慣而有了光，但因著失眠而產生的靜謐思考時光依舊未改，夜裏你一面用眼球摸索著祖母房間天花板上爬行著的咖啡色污漬與壁癌，一面透過聯想與它們形狀相似的物事，編造出荒唐而令人發笑的私人冒險故事，透過對自己講述那些你編造的幼稚幻想奇談，以及編造出它們所帶來的些微羞恥感，你進一步能夠一次又一次確認「自己」的邊界所在：只有你會知道自己編織的這些可笑故事；除了你以外，沒有人能夠越過你思維的牆。

很久之後你回想，這大概就是寫作之始了。藉由訴說，得以不斷確認自己，將發散而無自我感知的自己凝聚成固體，進而得以去像常人一樣普通地生活——生活指的僅僅是：能夠在馬路上行走、搭公車（進行各種戶外移動），能夠對著手搖杯店員喊出綠茶無糖常溫，或者在便利商店無礙地加值悠遊卡而已。

八歲你走出那棟將你長期囚禁，幾乎和你融為一體的房子，前往學校。你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我」，在團體生活中被視為畸零生物而狠狠被數次踏碎；有了自己對外隔絕的、用以思考世界的牆，在人際相處之間卻沒有任何用武之地，每天你的精力在被打、打架、逃跑、暴力的言語攻防、試圖向老師辯解、從垃圾場撿回書包等事情中被消磨殆盡，一日復一日你從躺下邁向睡眠的距離越來越短，思考與確認自己存在的時間不再那麼充裕；有一天，你發現自己沾枕即睡，你發現自己失去了失眠，失去了安全獨自思考的時空條件。

你的牆日復一日崩去，你逐漸沒有個人的思考空間，逐漸沒有「我」；你怕冷、怕黑、怕自己一個人。你害怕自己被討厭，卻未注意到你已經沒有「自己」，因為你早已把它丟棄，為了去成為一個「好人」。你放棄寫作，走成一個融成一團，善於將自己作為灌溉別人的堆肥的人，把所有的力氣用來替人作嫁，放棄自己所有興趣和志業，過著狂睡的日子。你夜晚睡，白天也近乎於眠。對你而言將自己悶死、悶成一個好人的樣子就是一種強制的睡眠，對比的是醒，是思考，是選擇重新相信擁有自我依舊能夠建立人際關係的可能性，是學著去說：「你」討厭「我」也沒關係。

回過神來，注意到自己那種自殺式、使自己殆死的長睡時，你已在大學。你的長睡不醒與為了強迫自己面對生活而設的鬧鐘，造成室友的困擾，你於是開始練習熬夜，並且開始對外宣稱自己「失眠」。然而你深知，在脫離了童年之後，你再也沒有過純粹的失眠；即便你對外宣稱自己失眠，事實是，你自己擲棄了睡眠，因為你失去了比睡眠更重要的物事。在邁向成年與社會的路上，你失去了堅固的「我」。

當你開始宣稱自己失眠的一段時間以後，你發現自己如實地開始難以入睡。但那並不是失眠，因為你是想睡的；你只是，不能睡而已。不能安心地睡，不能放任自己去睡，為了趕快再凝聚回一個堅固的「自己」。每天你逼迫

著自己完成自我的建構再入眠，為了明天醒來成為一個穩固的你；每天你皆無法完成這項艱鉅工程，於是每天你幾乎無法去睡。你開始渴望回去「寫」。

在這種極度難以放鬆的無眠時日裡，你認識了高。高是個跨，把一隻腳跨到性別的界限的另一端的人。你對高提起你的身心割裂狀態和睡眠困局的時候，他說：「那你要不要來練雅樂舞呀？」於是你走進了一個團體，開始認識一些生理狀態、身心關係、教育背景、階級與信仰皆南轅北轍的人。高像是老獅帶幼獅那樣，手把手地把你拉進了他的圈子裡，一個異質性極高，每個人都懷抱著自己沉甸甸的問題奮鬥著的世界。

高的老伴瓊姐也是個跨，是個擁有像煦煦陽光笑臉的、善於照顧別人但卻總對自己心不在焉的年長跨女，留著一頭平日繫成馬尾、銀白混雜的漂亮中長髮。高和瓊姐住在一起，房子是瓊姐的。因著你的無眠與晏起，高提議在雅樂舞上課的前日夜晚讓你借宿，省下中壢至台北的通車時間；彼時你為了穩定住自己，同時在教授的引介下，每週末前往台北去與諮商師晤談，大把地揮霍你童年時苦心存下的貨幣，而隔天便是雅樂舞課。你一口答應了高的提議，並且再三向他表達感激，然而你知道你的心裡有一塊孤絕的脆弱之地，在他與瓊姐對你的照顧裡獲得了大量灌溉，但並未真正感到饜足，反倒有恃寵而驕之勢。

你造訪的第一晚，高將他的床讓予你，自己去睡瓊姐房間的地板。那晚你睡得異常放鬆，醒來時已經近中午。走出房門看見瓊姐在看報，高煎了一個荷包蛋給你，並且替你泡了一杯紅茶。高的身影背光地面對你，遞給你筷子，你想，這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生活。醒來有人等你、有人替你做早餐，對待你的方式讓你感到，自己是一個「人」但又「不是一個人」。從窗外撒入的陽光在瓊姐的髮絲上閃耀，像具現的幸福在跳舞。

去上雅樂舞的路程，高總是騎機車載你。即便高的身高比你矮上許多，體重也較你輕些，載著你前行的時候依舊相當穩健，注視著他的背影，你感到安心，機車平穩地前進所形成的速度，像是一段鄉愁的記憶，但你想不起來。

然雅樂舞和諮商，並沒能讓你討回你自己。在集體的雅樂舞課程中，你的意識頻頻無法聚攏，總是逸散在那些你認識且視為珍貴的人們之間；在諮商關係裡你和諮商師不合，但卻因為不真正理解諮商的運作，遲遲未能真正向她提起你面對她時的問題，但她也從不主動提任何問題甚至發言亦無，使得和她之間的關係漸趨緊繃。那段時日裡，高也面對了生涯裡的爆炸，為了他被誣的恩師東奔西走，脾氣原本就頗硬的他，更是像一座蓄勢待爆的火山，滾著諸多不平的情緒。

和諮商師分手那日，依舊照常到高家借住。瓊姐反常地不在，似乎是去處理一些麻煩事。高一直忙著講電話，你躺在高的客廳地板上，被一種失去對人信任的憂鬱滯住。你想要寫，把處理自己的管道奪回，活著，作為一個不解離的人，一個可以無罣礙地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的人。你拿起筆，但腦子纏結，身體裡像蓄著一股被高壓壓縮的怒氣，但你手抖，但你在這個節骨眼上，卻依舊寫不得。後來你去高的廚房，隨意地抽了一把菜刀，開始小力地捅著自己來

的路上在藥妝店買的半打抽取式衛生紙，為了阻止自己抑制不住奔流的情緒而捅殺自己。你無比清醒，你知道自己不能在瓊姐家自殘。高一直在講電話，你沒有注意到他用什麼樣的眼神在看你，你處裡完了自己的情緒便走回高的房間，把自己丟進棉被，把自己的頭狠狠壓入睡眠。

隔天早上醒來，陽光明媚，你放在桌上的菜刀被收起來了。高幫你煎了兩個荷包蛋，淋了醬油膏。你以為一切都好，一切都沒事了。你吃蛋吃得幾乎要哭，並且發誓努力回去成為一個可以穩定自己的人，要培養出一個新的「我」、堅固的「我」，為了和這些人平肩對談、彼此微笑。高沉默地吃著他的蛋，你要把水槽裡的碗洗起來時，他說：不用了。

後來你回到學校時，接到高的訊息，他說你很危險，他叫你不要再去找他了，他說：你沒有為我著想；如果你傷害我或瓊怎麼辦？你看了他的訊息一遍之後就啪地摔了手機。你懂他意思了，但是他不懂，你有很多你，其中有很多個是一直都想到他的，只是你沒有說出來而已。你只是想要有人在乎你，然後同時承認你是人而已。於是你發現你要得太多了，這些不是能跟「別人」要的；更何況是沒有血緣架起的強制關係的別人。

你總是在別人身上尋找另一個可能的歸屬，但你發現，即使找到，他們是「別人」的現實也是不會改變的；既然連你的原父原母本皆是你的「別人」了。

惶亂失語多年，你發現自己再無出路，只得回去寫；至於睡，你依舊不能睡。後來你和高依舊聯絡，普通互動，你試圖在當個有尊嚴但不太過警扭警戒的人，並且有「我」；你希望那個「我」是迷人的。

一個周末，你久違地回鄉，母親問你，睡得好不好？你說：就那樣了。她盯著後照鏡，淡淡地說：「你從小就不好睡，但是在交通工具上就睡得著。以前你很小的時候，我哄你睡不著，只好開車在村子裡繞，一直繞，一直繞，然後你就睡著了。」坐在駕駛座正後方，我望著她的背，想著她駕著她的白車，在開滿了昏黃路燈的村落阡陌間沉默地繞著的樣子，心竟微落，在一個安適的角度放了下來。車窗外陽光明媚，我打起了盹來。

評語

言叔夏：它的整個整體和她的結構感都非常完整，回擺盪的一個完密的文章的結構，就是文字的結構本身，也是她對於這個世界思索的某一種很立體性的想法。

楊佳嫻：藉由裂痕窺見到當代心靈的某些共同狀態，最後回到思考自我認同，認同我們往往需要一個歸屬，但這個東西其實又是非常難找到的，所以我認為這篇文章是具有哲思性的一篇思索痕跡比較深的文章，這個部分是吸引我的。

得獎感言

感謝阿嬤，把我養成了這麼奇怪的人；很抱歉我終究不是孫子，沒能捧你的斗。感謝白瑞梅、丁乃非、劉人鵬、吳忻怡老師沒有放棄我。感謝不會失眠的朋友洪郁萱與梁匡哲，會失眠的朋友呂季儒、李宜靜、黃柏勳。感謝楊佳嫻和言叔夏老師的回應。祝所有人幸福健康。

個人簡介

研究生，專業為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長期投身性／別議題。時常被一些含蓄美學訓練的長輩討厭，並且很努力的在對抗這件事而不要放棄寫作。

過時

呂怡萱

1

今夏驟暖，家鄉的松木難顯挺拔，異常青翠。當凌霄花烈火的嘴，獻吻樹身的時候，拔天的紅，高調地宣明：夏天來了。

《詩經》裡：「苕之華，其葉青青」的「苕」就是凌霄花。豐碩的葉子青青，與沃若蔥蘢的凌霄相襯，是這座城市到了夏天警戒的標誌。

像極了此時沒有空調的四坪米房間，炙燒的熱空氣，敷在每寸肌膚毫無留情，越發膨大，與我一個上午，仍然虛空的行李箱，相形見慘。

再過二個月，鵝黃的羽絨枕頭，因為不慎而留下的咖啡漬跡，我將與之暫別，易換習慣的空氣與味。上大學的經驗，屬於第一次。我思忖著如何把熟悉的生活細節，填滿行李箱，好讓我到達那裡，也不至於過乎陌生，而手忙腳亂。

因為細節太是繁瑣，我在感性與冗贅之間游移許久，以致大半天，我敞開的行李箱，依舊空得寂寞。然而，我與這塊安然之地，剩下為數不多的相處時間，不曾因為我的躊躇停滯。唱針急促的讀秒，聽得我頭皮發脹。

這時，我的房門被母親敲響。

「這予你帶去，毋通寒著。」一件土氣的藍色毛呢大衣順勢躺在我的床上。

我無愛啦！現在是夏天耶。儘管我在心裡不斷地吶喊，看著厚重的毛線衣，額頭不禁滑過一條毛亂的汗水。

母親滿溢的愛，是夏日煮茶，熱騰的茶氣，焦急、難以入口，煮爛的茶葉沉澱杯底，堆積苦澀。這樣質樸而乏味的愛，一直到我要上大學，還是如故。

沒有對新生活的期許，沒有送行的詩句，她還是，同她不合時宜的毛呢大衣，讓我失望的嗔惱。

思考著最能象徵我熟悉生活的物件，最後選擇了一個復古形式的銅色鬧鐘，與一本詩集。看著床上的毛呢大衣，頓會，還是順手塞進了已經滿載的行李箱。

2

上大學，每個周末，都會收到來自母親的問候。多半是無關緊要的天氣預報與叮嚀，傘有帶無？愛加穿衫，才袂寒。

開始，偶爾不備突如其來的雨勢，久了，行李箱裝不進的日常，逐漸重新填滿，或隨新環境浸染而遞換。雙連坡多雨，便買了雨傘；校園大，便買了代步的腳踏車。

母親的話，成了過期的報紙。某天宛轉拾起，只瞧一眼，又會悻悻然棄置一旁。

大學讀中文系，圓滿我多年來的念想。但直到放榜當天，我才敢向母親告白。我像犯錯的小孩，緊張的等待判決。意料之外，記憶中與文學無緣的母親，並無一點戾色。

我暗自欣喜，也有幾分得意。母親的應許之餘，和我至今讀的書和詩所有，支撐我的自負，與我一起進入學院。

一日，撞見母親歪斜的身軀倚靠在沙發椅上，手捧一本嶄新印刷的《老人與海》，眼皮卻沉甸甸在相互靠攏，竟然已經瞌睡起來。我略帶鄙夷的眼色，只稍打量這滑稽的一幕。

後來隨口問起，母親道，聽說看書可以防癡呆，所以從熱銷書籍裡隨意挑選一本。

最為世界貴異的文字，面對母親的焚琴煮鶴，我心裡為海明威默默喟嘆。我沒答應，母親又露出訕訕的表情，自顧地說，老了，讀冊總是眼花。

儘管如此，那段日子，只要得閒，還是會看到母親端坐在客廳，謹慎地從重覆看了好幾天的第一頁開始讀起。

3

電話那頭，有時母親也曾問起大學生活。腦海湧現存在主義與最近讀的巴布爾《我與汝》，話到口中，又嚥了回去。

想起前幾天，在早餐店的奶茶封膜上，打印的廉價謎語：「世界上甚麼最珍貴？」謎底卻因為印刷失誤，正好被裁切掉了，便問母親。

母親似乎很認真地思考答案，發出沉吟的自語，道：是「純真」吧。

我順勢問，純真有那麼重要嗎？接著，就是母親對「人性本善」、真摯人心的可貴各種辯解。母親表示，出了社會後，人會想東想西，無像囡仔時單純了。

後來，我讀到盧梭寫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我才深悟母親話中的道理。

這篇論文，是在一次第戎學院發布徵文公告，盧梭於是提筆寫成的。對於當時巴黎上流社會的逢場作戲的虛假反感，他認為由於時代推移和歪曲自然人性的種種事物，深深迫害人類原本純潔的樣貌，而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人的所謂「進化」。

其中有段是這麼說得：「最不幸的是：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我們愈累積新的知識，便愈失掉獲得最重要知識的途徑。在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我們努力研究人類，反而變得更不能認識人類了。」

或許母親早知道人類最有價值的知識，我們還在自以為聰明的、不斷地奔前，其實浪蕩而瘋癲，簡直愚蠢至極。

如果盧梭來到現代，想必也會欣賞母親的智慧吧。

4

秋天的風，準時地提醒我，那會行李箱裝的背心裙，已經不足夠安撫我哆嗦的肩頭。趁著假期，我盤算著該回家一趟。

打開塵封幾段時日的衣櫃，一頓排山倒海，才終於找到一件勉強合身的刷羊毛棉褲。愁著些微隆起的肚臍，看來此行在外，可發腫了不少。

我商量著，也許正巧買些當下流行的款式，畢竟，時代的日影短，總是一不小心，就落了隊伍。

經過客廳，母親正在沙發上看電視。喧雜的電子聲效與主持人高昂的嗓音，滔滔說著如何以均衡飲食預防疾病。

我半打趣地問，書呢？母親開始還沒意識到，我說的當然是那本當作「抗老神器」的海明威。母親先是納悶，又猛然想起甚麼似的，不好意思地說，不讀了。

秋日的陽，斜落在母親臉上，可以仔細看見，以前不曾有的，數條歲月的溝渠。

春天轉為秋天，換去路上行人的衣著，換上食堂時令的菜色，換了母親手上的書本。

上大學過去幾年，曾經視為熟悉的換了樣子，換了案頭的書，換了新的衣服。

那些裝不進人生行李箱的，將被淘汰，遺忘，替換。

地球不曾一刻停止運轉過。

然而，儘管世界很急，我的母親還是慢悠悠的。

評語

宇文正：我還蠻喜歡這篇的，用過時這個形容詞來作為標題，其實是寫母親，這個母親好像跟時代脫節、落伍了，可是他又點出，其實母親早就知道人類最有價值的知識是純真。

言叔夏：我覺得這一篇有一種隨筆感，我覺得他好像有一個核心，不過也沒有強硬的要讀者跟著進入那核心，而每一節的最後，他都會有一個很像電影鏡頭淡出的過程，很多東西收得很淡，我其實被這種節制所吸引。

得獎感言

謝謝金筆獎工作人員、謝謝評審老師、謝謝幫助與支持我的友人們。

個人簡介

想當天才的努力家。

小說組

第一名

李承鴻
那些彈力球為何消失

第二名

趙佳寧
狙擊槍的凝視

第三名

劉明岳
家宴

佳作

葉儀萱
框

佳作

周欣儒
草莓

佳作

張元耘
締約

佳作

王怡棻
方法論

那些彈力球為何消失

李承鴻

我在獨居套房躲著外面滂沱大雨，啃著帶邊吐司，隨手拿起鋁箔裝的可可牛奶大口一併咽下，忽然想起那天夢到的場景，無垠的黑暗空間中，出現了一面光圈，圈內是夏天的藍色，無風。突然我手裡多了一樣輕巧小物，是那個鐵盒子。

那天，我把房裡各個櫃子裡莫名依然存在的物品翻箱傾瀉。其中，在床邊那方鴨頭書桌中的抽屜，最上層的，帶鎖的。我早已忘記我把鎖扔到了哪去。無論我如何用力扯著把手它就只是以輕微的鐵製卡榫撞擊聲回應，於是我起身拔起整張桌子搖晃，聽見了金屬撞擊抽屜木板的聲音，又隱約聽見了某些東西撞擊著鐵盒的聲音，乒乒乓！於是像晨鐘般好像敲醒了在睡夢中某樣款式的深色花紋大衣。

還記得小時候玩的彈力球嗎？那種乳膠質地，中間一圈赤道微微突出劃分了南北半球。那時小學的福利社，貨架上的大紙箱裡滿滿是同款小塑膠袋裝的彈力球，像從我家頂樓望向放學時的國小校園滿滿的小學生頭。一顆五元，廉價又普遍，得之可喜，棄之無謂。要說每顆球的不同之處，它們都有各自的調色與暈染，基底是白色，作者在上面碰撞顏料，可能是單色的條紋或多色的色塊排列組合。有些色調乏味，藏著靈魂的乏味，彷彿是地球某處的童工，那些製作玩具的孩童，經過上萬次手工塗色後細膩琢磨的乏味。而有些像木星或海王星那類迷幻色澤，甚至我曾以為它的圖案是參考著某個千萬光年外的星雲後精巧細緻描繪。

關於我的第一顆彈力球，我依然對於它印象深刻。那天是小一的家長日，母親帶著我走下位於地下室的福利社。校園的福利社往往都設在地下室。地下室沒有隔間，因此就用廢棄的舊桌椅圍成一個較小的空間當作福利社。因為可以從桌椅的間隙望向一片漆黑，所以總想著，會不會在黑暗的那頭，有個隱匿的來自荒漠的商人願意讓我用古代巨象的獸皮或蛇形怪物的鱗甲換取可鑲嵌魔法石雋刻複雜梵文的巨劍；或在最深處的通風窗映出的一方微光地面旁，有個通往神祕國度的地窖，那樣的國度還存在未知大陸等待探險家挖掘征服。但這些幻想在我看到那一筐的彈力球後置之度外。畢竟，那些球是我親眼所見伸手可及的，且無論如何，巨劍也需要有能鑲嵌的寶石。那時的我圓滾滾的眼睜著無辜地看著母親，母親同意我拿一顆後，我拿起其中一顆，像是我望著母親的眼神的那顆，或像是母親眼神的那顆，那個穿著深色花紋大衣的母親。

後來的日子，同學之間的對話流傳著漫畫裡的故事，七顆龍珠換一條神龍一個願望，於是我一顆又一顆地買。可是在故事中，當許完願望後，這些球又會散落各地。世界太大，而我還太小，所以我把其中的六顆放進了薑餅的小鐵盒內，又把小鐵盒鎖在抽屜裡，最後一顆則隨身帶著，等到那天我想到那個值得我犧牲所有小球許下的願望。

但故事沒說的是，如果沒有馬上許願，那些龍珠會又一顆一顆失散。於是隨著一顆一顆如星球閃耀的小球四散後，願望就這樣一一作廢。

關於第一個願望，是許給奶奶的。在我奶奶還像個正常人時，我就不太跟她說話了。她只會說台語，我只會說國語，所以我多半默默聽完她說了一長串台語後，我會回她一句：「聽不懂。」若我真的有什麼想說，我也會用國語跟她說，而她也就回我：「聽嚙。」但似乎我們的血脈裡藏著另一套古老荒野術士的沈默語言，會意或象形，眼神或默契，比手或畫腳，大致上我們還是能傳達事情的輪廓，只是輪廓。

出生在那個年代的奶奶，像乘坐一輛滿載疾駛的公車，沒有座椅扶手握把。奶奶是傳統道教的信仰者，遇到廟就拜，遇到神就跪，虔誠謙遜卑微。主神、天公、至側邊每尊不同方位不同掌管項目的神祇，她總要一一默唸完全家人的姓名生辰住址，燒完紙錢才肯離去。

那時是小二的暑假，奶奶穿著深色花紋大衣，原本並非要去拜拜的，但因為我們語言不通，坐上了錯誤的公車，一路越開越村落，於是我們在某個中型大小的廟下了車，奶奶又忍不住要去廟裡好好繞上一圈了。而我就發著呆，看著帶燕尾的屋脊，永遠在準備起飛；或看著石柱上的小蟠龍被鐵欄杆圍了起來，就像被豢養的家禽走鳥。

順著龜裂的水泥地把視線拋往廟後，廟後面有一間用木夾板建成的破爛小屋，屋頂是鐵皮隨意搭起的，而屋外一位小男孩，推了石頭，然後推倒。正愁無趣的我便跑向他跟他玩了起來。我拿出我的彈力球，和他解釋這顆球的奇幻故事還有玩法，我們把它往地上用力砸後看著她高高彈起，他的眼神也跟當初我第一次接觸這種魔幻彈起的擠壓飛天的夢幻倩影時同樣的閃耀，一閃一暗地閃耀著，那種光芒足以喚醒任何沈溺孤寂枯槁的人類再次相信這世界不是本悲劇末日小說。而後他的妹妹聞聲從屋裡跑了出來。

他的妹妹，穿著一件髒紅短袖上衣和淺灰短褲，膚色略微黝黑，是那種值得同情的黑。但其實我根本不記得那身裝扮的配色，只是想起那樣的環境和神情，自然而然就為她配上了適合她的穿搭。而短髮蓬頭下的那雙眼瞳，藏著一種天真的無畏感，那大概是她全身最值得收藏的珠寶，但卻又有種異常的類似恐怖谷的冷懼不適。那雙眼眸中發亮的那一部分，像是沿著剛果河逆流而上，歷經瘴癘叢林和無底裂谷後，最終在一處萬年前的古老地層中掘出的一對水晶骷髏，卻在未來鑑定後得知那只是上個世紀中葉，某個癡癲的吉普賽探險家隨意埋下的贗品。縱然仍存於博物館流於後人紀念，紀念這則世紀大玩笑。

我們仨就這樣互相丟著小球，或聽著小球彈向各種質地的聲響。整個過程沒什麼語言，我只是偶爾打量著那間小屋內的構造：一個大鐵鍋下面生著火，幾張老舊不堪的木椅，有點空洞的房間卻又太小而稱不上空洞。

在奶奶催促著我要離開時，男孩問我可以把彈力球送他嗎？我斷然拒絕，卻借他把玩了最後一次，也是它最後一次彈起。他大力擲向旁邊的河谷，我看著球呈拋物線地浸入清澈的河水，接著他拉著他妹妹扭頭走向那間木屋。我錯愕地看著那雙背影，而他妹妹頻頻回頭看向我，好多年後我才能理解他妹妹那眼珠中翳影後面所遮掩的大致輪廓。

這是我最後一次單獨和奶奶出門走走。幾個月後，奶奶出了車禍，那天天還未亮，奶奶騎著腳踏車，被一台醉醺昏頭的小發財車大力擲向旁邊的變電箱。那天夜裡，全家開車去醫院看奶奶的情況，父親開著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我妹與母親在後頭，母親不停唸佛迴向給與死神搏鬥的奶奶。當時是無雨的夜晚，天頂半球的其中半邊渲染了微微的靛藍，但在回憶裡，總感覺我整路看著車窗上的水珠不停地生成壯大滑過吹散。

後來聽說，奶奶能活下來，算是燒了一輩子好香。至少，在高速奔向醫院的一家人，坐在後座的母親一直堅信，是他一路默念心經感動觀世音菩薩，在那個將死的瞬間，菩薩回到車禍現場，強拉著奶奶解脫的靈魂回到肉體，只是不知道哪一刻出了錯，縱然千手如千瓣玫瑰從容迴旋地禮讓那隻該握著奶奶某一魂的手，卻又在即將握起的瞬間陰陽錯差地擦指而過，或縱然千眼睜望，卻某一魄剛好縱身躲入了陰陽兩界交叉編織密網中其中一個位在盲點的口子，糊裡糊塗如失神般（神失了神？）千眼望空。幾年過後的某一天，看著那好幾年機械式起伏的軀體和那些醫療器材融合成巨大半生化體後，我許下願望。

第二個願望差不多是在中學時許下的。五感交織的暑假，燠熱溽溼難耐的肌膚觸感、泳池旁眯眼張望的全身黝黑的中年救生員、冰店店員額頭滑落的汗滴滴入的刨冰那沁爽口感、撞球間直衝入鼻龍蛇混雜的煙味霉味、那位在我願望中出現的男孩他不上不下的喉結共鳴正在形塑時的低啞聲線。

那是將升中學的暑假，那位男孩叫王清誠，家住瓦礫溝旁——一條曾經是新店溪河道的溝渠。我們住得很近，他家離我家只要走五分鐘；據說這段路程沿路所視的土地是漢人向平埔族用兩條狗換來的土地。現在商住大樓百貨公司高高矗立，再也沒人喊這塊叫狗園了。

清誠是我的小學同學，但直到小六才跟他漸行漸近。那時我們一起被分配到外掃區，總在打掃時間摸魚，在一樓的廁所拿掃具當武器互敲。他單眼皮旁有顆愛哭痣，淡色平頭凸顯兩筆眉濃，身材跟我相像，但略寬於我。逐漸要好後，我最常跟他聊遊戲，我們會互相用隨身碟傳遊戲檔案，讀取對方存檔，分享破關要訣。但直到畢業之後，我們才真的約出來玩，或約去他家打遊戲。

我喜歡他家的擺設。從陽台進入到客廳，客廳小巧玲瓏，L型的沙發和一台四十吋左右的電視，左手邊擺著一座魚缸，一條氣派的紅龍巡視著自己的地

盤，婀娜如扇的尾鰭和傲氣逼人的眼神，眼珠子像銀河系狀的圓盤中鑲著一輪黑洞，目光直挺挺地平視著我。旁邊還有一台電腦，我總我坐在他旁邊看他打遊戲。我也喜歡他家庭成員的擺設，和我家十分相似，我們都有一位奶奶、一位父親、母親、一位妹妹。我們十分相似，猶如我曾在午夜十二點，啟動某些一連串咒術秘法，在鏡子前將自我解剖重新煉成後，奮力從鏡中拉出另一個我，從此我犧牲了能在鏡中看見自己的魔力，換取了他的存在。

在那個重複幾千萬次的女聲催趕著說「時間快到嘍！」，我們離開網咖時大約快六點了，陽光黯淡了許多，此時走出室內也比起正午來得舒爽許多。我們晃到仁愛公園的溜冰場，依著略為生鏽的鐵欄而坐，看著水泥牆上立可白的塗鴉，一段可有可無的時間，等待晚餐時間。

「陳雅婷孤單寂寞覺得冷 0932520167。」清誠發愣著無意識地唸著。

「說不定打過去是個男的。」

「欸，這邊還有寫著『謝怡萱臭婊子。』」

「你會不會好奇她到底是怎樣的人？」

其實我不喜歡傍晚的夕陽，讓人惴惴不安，太陽要落不落的分身之時，類似立於丘狀頂峰的小球，隨時會落下而感到慌恐懼怕，只要一分神，哪怕只是眨眼瞬間，它就會無聲地背叛你滑下谷底消失幻滅。所以當時我只是敷衍的隨意附和，搓手搗頭。

「欸！你看對面那個男的在吃檳榔，我一直好想吃看看。」

「不要，我覺得超噁。」我想起父親嚼著時，嘴裡黏稠血液感的檳榔汁液。

其實上了國中以後，我就忘了清誠，他消失了。

國二那年的一日，放學後和班上同學來這座溜冰場抽菸時，我看著那些立可白塗鴉，看得出神。忽然來了兩位一臉迥迥仔的中年男子，跟我們一群人瞎聊了一陣。我一直記得其中一個略矮的男子，話著當年進去出來又進去出來的勇；說有一次為了幾個月的賭錢煙錢酒錢檳榔錢，把素未謀面的臉當棒球砸下去，邊說邊握著空氣球棍，扭腰擺頭，俐落地把手拋了出去。而後繼續又聊了一陣，有的沒的，或有血沒淚的，擋了兩支煙，換了一句好好做人，擲步離去。

我們一群人揮了揮手，向那兩個中年男子道別後，看著那對背影，那個較矮的，一手塑膠杯裝著淡黃色液體，另一手扣著酒瓶和檳榔袋；較高的那位男子髮型邋遢、肚肉微凸，撇頭朝著手上的塑膠杯吐進一抹髒紅腥渣。他吐出的髒紅檳榔渣，讓我想起了我爸，想起了那年的暑假吃檳榔的男人，想起了消失的清誠。

我的記憶失而復得。

他消失的那天，台北很大，我還太小。永和的撞球間，總在地下室，一小時六十塊。在溽暑時那真是個好去處，兩個人加兩瓶麥香，一人一百塊就可以

耗掉整天最熱的幾小時。但我必須說，我真的不太會打撞球，架竿亂架，定竿打成拉竿，左賽右賽總算不好只好靠賽，所以我多半就坐在沾染了厚厚一層香菸焦油的沙發椅上發呆。清誠原本也不強，但確實很有天分，再後來他對老闆很有一套，所以有時會偷習得一招半式，把我釘在沙發乾瞪眼看著他得意笑容。也不知道他吃了什麼藥，那個暑假原本平分秋色的身高硬是被他超了快半片瀏海。他漸長自信的語調也拉攏其他桌的常客，我就看著他們挑球，黯然自己練習運竿出竿，木雞落呆。

我不知道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確切來說，我不想記得，若我鉅細靡遺地講出來，不乏淪為陳腔濫調，甚至只要上網搜索關鍵詞，你能看到的影片都比我所描述的精彩萬分。那天老闆不在，坐在櫃檯的女孩愣在旁邊愛莫能助（或早已見怪不怪）。真的沒什麼好敘述的，也許在櫃檯旁邊不顯眼的位置，還有一張表記錄著，紀錄哪天沒發生這類事。若當時我是旁觀者，我大概就想著又來了或竊喜有好戲看了。我們被包圍著，一群叫囂的國中生，他個性就是衝，可我們只有兩個人。我已無法抑制住雙腳顫抖，於是拉起他的手臂，眼神示意，他沒會意，我只好逕自地往外衝。

砰！那時我已經跑出撞球間，橫過馬路，我看著跟不上我的他，嘴微張，像吃著檳榔的嘴，我就這樣看著他長達一世紀的一秒，緩慢蛇行的血液沾染了整段的記憶，僅存他那一珠蘸著，在血泊上，望向我的混濁眼珠。

永和的路蜿蜒崎嶇，外地人總說永和是迷宮，但對於一個異鄉人，在他鄉迷路並非丟臉之事。我和清誠有一次在永和迷了路，我們以為望向最高的那棟大樓，永遠朝它前進就會最快走到目的地。永和的路是彎曲的，像帶著反重力的，越想靠近就被推得越遠，擠破頭卻徒勞無功地跌到永和的另一端，我們在自己的家迷了路。

可那天我竟沒有轉彎，像在所有曲折老舊房屋群開了條甬道，長驅切開水泥磚瓦，像精密切割機具割成完美的橫切面，穿過一切如剖開易氧化金屬般重新賦予新切面光澤，廳室裸裎、鋼條外露、神龕成半。我如摩西無理穿越紅海，炒菜的婦人、如廁的大叔、性愛的情侶，茫然望著直奔回家的我。

我把自己拋進棉被裡，情緒顛覆，思緒行至無路，柳暗花明想起了七龍珠的故事，拿出鐵盒子想許願時，才意識到我的球不夠，我摔了鐵盒子，我摔著鐵盒子，我摔凹了鐵盒子。

那天夜裡，我走到陽台，望向陽台外的小學，我把那顆染著暗紅顏料的彈力球拋入眼前的國小。但我還是許了願，對著鏡子許了願。鏡中的自己有顆混沌朦朧的眼珠子。

接續的暑假，就在那些漂浮在水中的冰塊間，那些微微絲柔扭曲的光影間，流竄而逝。冰塊消失在附著著水珠的玻璃杯裡。

我失而復得了記憶。

可是，時間倒轉，理應如唱盤上一根探針從終點拉回原點，同曲同調義無反顧地機械式重複再重複。可我的記憶卻是失憶般地從原點出發划出了弧形的、蛇行的、橢形的、象形的，各式各樣的路徑，每一種路徑皆合情合理，無可挑剔的起承轉合，但又在枝微末節中悄無聲息的代換主角，錯生矛盾，真假難辨。像是那場我曾做過的夢：我走向位在走廊盡頭的家，打開大門，發現我獨居於某個窗外有風有雨的小套房，格局精簡、用品勤儉，厚重灰塵沈澱，突然一隻貓對著我喵喵叫著，我才意識到我養了貓，牠似乎好幾天沒被餵過飼料般地飢餓嗚嗚，東翻西找卻發現飼料袋已空。我走到隔壁鄰居門外想借點飼料先擋著餓死邊緣的小貓，鄰居卻跟我說我沒有養貓（背景有著輕盈的貓叫聲）。我怔怔地走回家門，關上大門，穿過客廳，房間躺下，醒了，一切就順其自然地接回現實。

樂華夜市整體是一個Y字型。

之後的連續幾天，我都會走到樂華夜市Y的右上角，那裡有一家便當店，我就佇足在店前發呆。汨汨湧出的回憶訴說著，清誠說這個地方是他父親開的麵包店，而且不只有這一家。他說他父親年少輕狂，母親在他父親二十一歲時，留下三歲的他含恨失蹤，因為她發現他不只有這一個家。他會告訴我這些事，是因為一次在他家打電動時，一個女人帶著他妹從房門走向大門，一聲不吭。

「那是誰哦？你媽？」我狐疑的說。

「算是，我妹的親媽媽。」

「蛤？親媽媽？你跟你妹不同媽媽哦？」

接著他說了他的故事，我默默的聽，像在說著我或我們的故事般，雖略有出入卻在節點上巧妙吻合。他又笑著說著他的繼母，帶點鄙夷輕蔑，他戲謔的笑聲令人發癢，我順勢抓了抓手臂肩膀，抓出縱向血色條紋。

也許他自己也會發癢，所以他手臂上也有血色條紋，橫向的。

在奶奶出車禍的前半年，那時梅雨季，空氣的罅隙填滿了濕味和霉味，緻密得讓人窒息。一天下午，一個莫名的女人闖入我的家，幾番爭吵；比雷還大聲的吵，我不怕雷但我怕吵，我不怕痛但我怕哭。

同一年的暑假，奶奶突然到安親班來接我，說要帶我出去走走。

母親消失了，我們搬家了，搬離了那個我喜愛的格局的公寓，到一棟新式高層大樓。我多了另一個母親和妹妹。奶奶也變了，陰沈無語，任性易怒，尤其是對新來的家人。她的笑容變得珍稀如命，如電腦遊戲中的命，失去一次少一次。

開學後的一天放學，我晃跳著輕巧身軀回到家，奶奶走出房間穿過走廊迎接我，我笑盈盈說著學校的趣事。那天有幾個笨同學，把整張手壓進黏鼠板，慌張地向老師求助，後來靠著工友幫忙才把那些亮黃黏稠的膏狀物去掉。當然我知道奶奶壓根聽不懂，所以我搶在她前頭說了：「聽嚨。」，接著她說：

「聽不懂。」。我們笑了，可是奶奶很快地收回了笑容，嘴角歸位。我跟著他把臉板了起來，她似乎察覺到了，於是她勉強地又撐起嘴角，我們又笑了，她短暫的又笑了。她一次用掉了兩次笑的機會。也許是最後兩次。

車禍之後，奶奶的記憶反轉，像顆膨漲的紅巨星終究抵不住引力開始塌縮般，越活越小。但這並非像是電影情節般奇幻，反倒像是僵持的壕溝戰，整個家被拖進泥淖，越掙扎越桎梏。起初幾個月，她忘了繼母和妹妹的名字，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忘了那一年是民國幾年。但遺忘事小，錯置事大。約莫半年後，一次全家去醫院探望奶奶，奶奶望著繼母，卻喊了我母親的名字，繼母糾結扭曲的輪廓，我敢保證她就再施那麼一點力就可以用自己的臉部肌肉擰下自己的嘴唇臉頰眼瞼。但無論如何，她是我的奶奶，我父親是奶奶的兒子，我家裡住著我父親，一切該是規律的環環緊扣。我雖不忍躺在病床的奶奶卻依舊知道她記得我，她是我奶奶，我是他孫子。但錯置的也許是我，我走錯了家，認錯了父親，記錯了奶奶的病房。

直到那一天，奶奶望著我的臉不發一語，終於叫喊不出我的名字時，維持一切運作的連結瞬間斷裂。環顧四周，我才驚覺那是個如此悲哀的處境，被囚禁在滿是同樣呆滯眼神老人的昏暗空間。流質食物的氣味、強烈的消毒水味、藥膏藥水味；走廊上一位約莫五十歲的大伯，在我面前滑過輪椅，他竟是這層樓少數自由行動的病患；交誼廳那台還是方體形狀的電視機，前面輪椅上坐著一位傾斜的老人，電視機的影像，乏味的像面鏡子，要他把剩餘的生命殘值耗在和自己的對望，那個無法再行走說話甚至對這個世界比個中指都無法做到的自己。

視線所及，是複製後難堪的無止盡的貼上，病床病房樓層醫院到整個永和乃至整座城市的醫院，直至全世界所有腐朽的老人。再側身進入時間軸，腐爛皮囊到腐臭屍骸，過程的衰敗又要十幾年。生生不息，永無匱乏。

所以我許下了第一個願望，願與願違的願望。相比第二個願望，第一個願望我並不想它實現，因此我當時並不在乎小球有沒有湊齊。

奶奶終究連我真正母親的名字也忘了，接著是父親的名字。此後，他們母子的對話再也沒有文字，或應該說那些文字沒有任何意義，如空望無語般，或握著手卻眼神迷惘；像顆年久失修褪色的彈力球，不再張力，顏料落色，迷離難解。

難解的還有那些畸形古怪的名字或綽號，奶奶開始喊著莫名的名字，我和父親對望也無法解答的名字；也許是她壯年時期倒她會的缺德鄉里村民或青年時期的做工同夥或少女時期的隔壁鄰居。繼母有時會操著那口破台語問起那些人物的來歷，得到的解答卻是各式姓名來歷地址排列組合，離奇無解。但至少我閒來無事時，會為那些名字想些人設故事，讓他們似乎存在著，哪怕只是曾經。

曾經，這世界對父親最好的應該是奶奶吧！父親也從不忤逆奶奶，但奶奶或許不總是對的，所以才會叛逆了一次。而對我最好的或許是我的父親了吧！

但是他的好就像彈力球一樣，像某處失控的小球彈向我，又彈向周遭的人，是希望是失望，是諾言是謊言，是愛是恨，一切變得混雜，那混雜感就像繼母看著父親偏愛我的眼神，或如妹妹給我的一種若即若離粗糙又細膩而難以理解的濃稠側目，或像兩棲類生物的眼瞳前混濁乳白的瞬膜，不知望向何處望想何事。

第三個願望，不能說出來。

在奶奶離世前幾個月，看著奶奶蜷縮的身體，側躺在病床，手被綁著怕她癢痛難耐把自己抓受傷。我又想到了清誠。眼裡無神，已經無法言語，像隻啼血杜鵑。我又想起了王清誠。

王清誠似乎很喜歡血，他常常趁只有我們兩人在他家時，連上暗網，看那些帶血的影片，且主角是人的影片。

「你好殘忍。」我說。

「我哪裡殘忍？我只是看而已。」

「而且都已經發生了，我就算不看，這些內容還是會在網路上阿。」王清誠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就是有你這種愛看的，他才會想幹這種事。」

「你又知道了，也許他就神經病才會那樣幹啊。」

「阿他錄下來，有人看了有樣學樣怎麼辦？」

「你以為這些事是第一天發生的哦？有錄沒錄，有人存在的地方，這種事就會發生啦，白痴嗎？」他說著，他望了望周遭，或只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搖頭。

「你好殘忍。」我把這句話默默吞進肚裡。

其實他說的沒錯，只是我無法忍受。對於那些影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鏡頭對著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女人被像烤乳豬般吊著，另一個人拿著大砍刀，對著女人的背、胸、腿、身體的各大皮肉使勁揮砍，女人鬼吼，眼帶血淚，鏡頭後似乎有一群人圍觀，幾口陌生語言，而下面的英文字幕寫著那群圍觀者的對話：「那刀砍到骨頭了，是骨頭。」「天阿！你看那個肉在滲血。」「會不會砍啊？那刀砍歪了，那樣會太快死。」「她叫得不夠慘，應該再淒厲一點呀！」

其實他說的沒錯，那影片的背景，像歐洲的某座杳無人煙森林，沒有這段影片，根本不會有人在乎曾有個女人在此地被虐殺，甚至會是一個接一個，這種戲法不停上演直至窮盡人類。再說，也許在十七世紀時，這座貌似在德國的荒野森林，早已慘死過無數被虐殺焚燒的巫女，而那些鄉親父老唯一的善意就是為這些巫女舉行了一次又一次盛大的葬禮。

奶奶的葬禮那天，是盛大的日子，來了好多人，那些親戚鄰居朋友議員，有些人的名字我還曾聽見奶奶喊著。就說其中之一，奶奶有一段時間時常喊著

「阿桃佇佗位？」。那天，我見著了她，體型臃腫，年約耄耋，一見奶奶的遺照，涕泗縱橫，膝蓋失重，跪地扭身，引得家屬全體慌亂跟著淚洗滿面。可五分鐘後，又有說有笑地融入眾人，高談八卦闊論從前。而其中一位親戚，總要有人死才會遇見的親戚，噓寒問暖，卻總是把話題帶到讓人難以招架，乍暖還寒。還有那兩位議員，穿著自己的顏色的外衣和繡著姓名的斜肩帶混入一片沈默無語的黑，握手致意，為整齣喪禮帶來些許熱鬧。

我、父親、奶奶、法師、妹妹，在小隔間見奶奶的最後一面，奶奶身體縮得好小，皺著的皮膚緊貼著骨頭，衣著端莊簡潔，雙眼緊閉，我已無法確認眼神是否安詳，但躺了十幾年了，為了這一刻練習了十幾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時候父親終於哭了。只有我注意到。

回到故事開頭的那天。

那天，我終於要離家了，是奶奶葬禮過後沒多久。永和很大，我依然很小，我搬到永和的另一側，那算是離開家鄉吧！

那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裡不知道身在夢，我穿著當年我還沒長大的身體，鑽進桌子裡的夾層，從那裡把鐵盒子拿了出來。那些失散的彈力球憑空而出，六顆彈力球在鐵盒裡旋轉，越轉越急，一陣朦朧迷霧後所有的球彈飛消失，沒有神龍。無垠的黑暗空間中，出現了一面光圈，走出長大後的我，眼裡鑲著第七顆球，輕巧取下，許下願望。願望裡有希望，有諾言，有愛。

某天的假日，就如奶奶忘記我的姓名的那天一樣，只能稱得上某天的日子。我藏身在獨居套房，套房隱藏在暗巷內的狹窄公寓頂樓。公寓的主人又把它隔間成四個小套房，排列成行。每個人都有自己房門衛浴，陽台洗衣機共用。其中一位租客，養了一隻小花貓，有時能略微聽到貓叫聲。住我隔壁的租客，作息完美，總在凌晨五點鬧鐘響起，提醒我該睡了，一石二鳥。最後一位，我從沒遇過，好像是我反面的存在，但門上有時會掛上雨衣，兩件雨衣，兩倍的雨，一對的幸福。

那天假日，外面雨好大，陰鷲冰冷，沒有雷沒有風，就是無止盡的雨。淹了水，腳踝膝蓋髌骨肚臍胸肩口鼻滅頂，水位迅速攀升，咬著公寓外牆直登我住的五層公寓頂端，整個永和成為一面大泳池，如鏡般映照著整座城市灰濛的天頂。那些跟我公寓同樣矮小的樓房全泡進了水裡，幾柱高聳大樓依然聳立，其中一棟是我父親和繼母的家，屹立不搖，無畏暴雨。

想起初次進入泳池，是在永和旁的自強游泳池，706號公車會經過，原本那站叫抽水站，後來更名為自強游泳池，又後來泳池的水乾涸了，改建成一片公園綠地。我不知道那車站現在的站名。我不知道那一半的永和變得如何了。

住永和的我，一湧而上的雨水，從頂樓一躍而下的我，泳入永和大泳池，池水沸滾流竄，我探頭出水保持平衡，開掌踢腿，泳入回憶。

回憶起第一次穿上泳褲，帶著泳帽蛙鏡，小手牽著母親，走出更衣間。空氣瀰漫著消毒水味，更衣間旁躲在遮陽板下穿著紅色三角泳褲的救生員發著愣，他身旁掛著一輪橘白相間的救生圈。一眼望去，泳池如鏡，反射煦陽，目光驚奇。

「好多的水！」

「你不能去那個深水池，走，跟我到後面的兒童池。」

「好吧。」

水深及肩，我望向旁邊的小女孩，學著她划手踢腿。練習一陣，腳在水底拼命踢水，如一隻金黃毛色小鴨，略為浮在水面，我興奮地望向母親喊著。

「媽媽你快看，浮在水上了，我是不是會游泳了！」

「弟弟，你好厲害嘞！很有天分耶！」

母親的眼球，像把仙女座星系花上百年精細描繪上一顆純乳白色彈力球。是仙女座，不是銀河系。

我現在會游泳了，是真的會了！妳要來看嗎？還是我游過去找妳。

「你好殘忍。」我說。

評語

黃秋芳：這一篇小說最強烈的就是彈力球這個意象，其實彈力球是最不可能消失的，他的力道那麼大，他那個撞擊力那麼強，但是其實他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就是因為力道太大太強，所以他瞬間，你很容易就找不到了。

郝譽翔：那我覺得這個作者他很厲害的一個點就在於他也不斷地用記憶去回扣，記憶失而復得。那不斷地用記憶去回扣的時候你就覺得彈力球的意象，就是不斷的蹦蹦跳的，就像記憶一樣。

得獎感言

感謝每位評審老師和金筆獎團隊的每個人，感謝李欣倫老師和去年願意跟我同組的組員們，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默許我的「不務正業」。

個人簡介

目前就讀中央大學光電所，看起來不想畢業的研究生。

狙擊槍的凝視

趙佳寧

揹著身上的裝備，提米雅斯跑過一片荒蕪，往眼前的高樓跑去。這裡除了荒煙漫草以外，四周還有些已被拋棄的老舊軍事設備，遠處傳來爆破和機槍掃射聲，待任何一秒都不安全，他已經氣喘吁吁，但就快到了。

「呼叫山貓，竹節蟲已定位，你在哪裡？」

「回報鴟鴞，帝國邊境，舊十字大廈東北方 114.5 度五百公尺，准許進入上樓。」

「准許。」

眼前出現的摩天大樓已經被藤蔓植物佔領，國家繁榮的象徵現在變成了這乾涸土地上支撐孤獨的梁柱，過去的科技讓它的結構依舊強韌無法倒下，就連內部的電子設備也運作順暢。這裡是帝國的南方、搖搖欲墜的邊境，上個滿月他們才又搶回這個目標點，過了三年的荒草枯萎後又長了好幾吋，但也稍微能遮掩狙擊手狂奔的身影。

邊境的另一端是名為共和的富裕政權，與帝國的高科技比起來，他們更在乎的是商業與人道援助。事實上，已經衝突了好幾年的兩國在二十年前還是同一個國家，提米雅斯十二歲那年，人民解放軍把一切撕成兩半，露出了和平底下的假象——政客的派系鬥爭，還有商業的腐敗和衰微，而解放軍把一切的矛頭都指向了國家過度發展的科技，因為政府的自私自利且不願輸出自己的技術與資源，讓這個國家成了最富裕的窮人、最受崇敬的孤島。

那年的戰爭越來越激烈，解放軍以十字大廈——現在的舊十字大廈——作為邊境基準，搶下了南方，帶領了一群想法契合的人組成了新的政權，稱為「共和」，從此與另一半的「帝國」勢不兩立，原本的國家正式一分为二。

舊十字大廈的一樓還留有共和軍駐紮的痕跡，幾份已經作廢的資料沒有帶走，紙張都還很新，依然潔白滑順，提米雅斯還是忍不住翻了幾頁那些早已沒有用處的情報，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他十年前在戰場上響亮的綽號，晨星，旁邊還有潦草的筆跡，阿波羅，這是他以前在部隊的代號。

他的詳細資料讓他心痛，砰的一聲闔上厚厚的資料夾後他搭乘電梯來到有瞭望台的那層樓。他很快的找了個空曠卻也隱密的地方，架好他的那把 GMS700 狙擊槍，這可是帝國武器的先鋒、秘密科技的尖端，他隨後俐落的拆開牛皮紙袋，看看今天又是哪幾個倒楣鬼，準備成為帝國槍下的祭品亡魂。

可是當他看到那唯一的照片之後，那心碎的感覺又回來了，**是她**。

「看來今天的神射手心情不太好。」

「你不要吵。」

剛架好的狙擊槍在開機後發出幾聲低沉卻也高低似人的吟笑，「又看到熟人了？今天有幾個？」

提米雅斯威脅著和狙擊槍內的人工智慧，如果再吵就要把他關掉，GMS700 蠻不在乎的嗯哼一聲，但還是安靜了下來，神射手把視線移回照片上，又再次陷入回憶裡面。

眼眶有些熱，但或許只是因為高處的風太強刺激著沒有戴護目鏡雙眼，面對著南方遠處亮晃晃的戰車和身影，他還是陷入了記憶的深淵。

記憶裡的那個身影又出現了，這十年來總是揮之不去，曾經最重要的那個人，是在戰場上比他更耀眼的鬼魂。那頭和他幾乎一模一樣的金髮，在那年冬天帝國的北風中飄盪，他還記得那封在陽台上不小心被吹走的信，在夜晚像是隨著北風一起飄向南方，離他越來越遠直到消失不見。再強大的科技也無法複製那封再也找不到的信還有逐漸遺失的回憶，他只記得最後那句深沉的控訴：**你永遠不會注視著我**。

眼前的景象漸漸模糊。今年的冬天，北風也不妨多讓。

「提米，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看來所謂的人工智慧也沒有多聰明，這樣也好，人工智慧那頭的監控才不會讓他陷入該死的違規程序，「早點結束早點收工，明天你就可以正式退役了，或許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搭檔。」

「你會有更好的對象。」提米雅斯這句話更像是在對自己腦中的身影說話。

倍鏡望出去的世界是多麼的清楚又險惡，GMS700 開始自動調整焦距與視差校正，同時統計敵方人數，這次人不多，且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看起來都不像是軍人，原本以為的戰車也只是普通的箱型車，連運輸機都稱不上，看起來像是帝國已經停產的舊款車型。車子排開的景象又差點要把提米雅斯拉回他的過去，在今天過後，他的戰場生涯就會真正地成為他的回憶。

「你今天到底怎麼了？你的心跳比以往的平均快了二十八下。」

「我只是很緊張。阿金，」這是提米雅斯幫 GMS700 取的小名，「你都不會事先知道我的任務目標嗎？」北風吹得他煩躁，眼睛似乎進了沙，他抹了抹臉，低頭檢查彈匣和其他的隨身裝備，把從背包掉出來戒指塞回去，搞什麼，他不應該把這個帶出來。

「不會，我的設計是必須輔助持槍者，不然面對突發狀況會出問題，我想這也是為了不要讓你進入違規程序，那些工程師的邏輯，你知道，他們怕我影響你面對目標的心情。對了，今天那邊看起來很不一樣耶，我不覺得他們要來犯，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提米雅斯是真的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因為沒有意外的話，今天的目標就在裡面，「或許是來談判吧？」希望如此，這樣或許可以臨時終止任務，然後就沒有然後，他終於可以退役，再也不用害怕以後可能要面對和今天相同的目標。

阿金發出爽朗的男性人類大笑，接著是信號彈發射的刺耳呼嘯打斷了他。

紅色的火焰飛上舊十字大廈，接著慢慢地墜落後消失，共和的人站在車子前，帝國的竹節蟲軍隊在大廈旁分成兩行排開，戰車對上老車的畫面很詭異，提米雅斯看著他們，但心中卻是一片混雜。

「他們要談判嗎？」

「看起來有點像，畢竟一直都有這個計畫。」

「這我倒是不知道，你發現你的目標了嗎？」

提米雅斯說著他在等暗號，阿金大呼著今天的提米真的很反常，以往都會先找尋目標位子。其實是因為提米雅斯不願面對這一切，他不想去面對目標，那個她。

提米雅斯努力回想她以前的樣子，還有兩人的種種過去。十年其實過得很快，但儘管如此他記得的東西還是不多，他開始責怪自己，他應該好好地看著她的微笑，這樣他才可以牢牢地永遠記住她開心的樣子，而不是現在這張照片上這副嚴肅又毫無情緒的臉龐。她不應該是這樣，他們不應該是這樣，他的心似乎又絞在一起，所以當年那封信到底又寫了什麼？除了那一句，他什麼都想不起來，這一切都太遲了。

「山貓，你準備好了嗎？」

提米雅斯的思緒再次被打斷，他慌亂的回報著需要倒數五分鐘，那頭的鴉鴉應聲同意的同時，阿金又不識相的大笑出聲。

提米雅斯故意用力地一掌拍在阿金的倍鏡上面，狙擊槍大吼著這樣設定會跑掉，到時候五分鐘絕對不夠，身為神射手的他說著不用那些設定也沒有關係——但老實說他多希望自己這次可以失手，就算讓自己進入了違規程序也無所謂。

他為了帝國奉獻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從最一開始失去了童年以及家庭，再來是自由以及愛情，而這次，他竟然發覺，他愛的國家正在拿他的痛處對付他——這個想法把自己嚇了一跳，阿金似乎感覺到他顫抖的雙手，但他只是一個軍事用途的人工智慧，他在提米雅斯瞄準時只是要他的手穩定些，並沒有詢問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軍用人工智慧不會帶有任何的感情，完成任務是首要、也是唯一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提米雅斯從來沒有和他聊過任務以外的話題；更何況阿金也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過去就不會有情感上的掙扎，或許一起消滅目標就是他所有的記憶。他們的關係永遠只停留在伙伴當中，永遠不可能成為朋友或是更深一層的關係。

就某程度而言，提米雅斯當然知道他的狙擊槍，這個跟了他十多年的傢伙，可以算是帝國政府派來他身邊的監視者。GMS700，阿金，軍用人工智慧，能透過那些程式設定知道他的心思和狀態，包括彈道的計算、以及倍鏡的調整，或甚至是脈搏、手的顫抖……只要有一絲差錯，指揮中心就會出面警告，

更嚴重點，把他們綁在一起的違規程序就會啟動，這是他們都知道的，儘管至今，他們都沒有失職過。

提米雅斯轉動輪軸來做最精細的手動聚焦，只剩下三分鐘，目標在他的眼中愈來愈清晰，心跳也愈來愈快，好像他在轉動的其實是十年前就已經停止的時間——然而經過了十年，當他再次見到活生生的她，卻幾乎認不出她的樣貌。

那頭閃耀的金髮依然在冬日的北風中飄盪，他可以看見她湖水綠色的雙眼依然閃動著以往聰慧的光芒，熟悉的沉鬱臉龐在倍鏡下，憂鬱的氣息似乎也被放大了好幾倍，她還戴著他們的結婚對戒。看著現在的她，提米雅斯多的只有已經無法挽回的憂傷，這讓他的雙唇顫抖著，好像喊出她的名字，一切都會相安無事。

「呃，」

阿金卻比他先低呼了起來，狙擊槍的聲音聽起來很震驚，好像也不敢相信他們究竟瞄準了誰。

「那不是辛斯妲嗎？」

提米雅斯的心跳幾乎漏了一拍，阿金的反應可以說幾乎要翻轉了自己這輩子的認知，還有內心深處最私密的那份情感，他壓抑著顫動的氣息，問阿金為什麼會認識她，照理說阿金的設定裡面除了只會載入他的名字，只有一種情況例外。

「你不知道？」

阿金聽起來意外的有點悲傷，以人工智慧來說這很罕見，這讓提米雅斯的心跳得好快，不可能會是那樣——

「辛斯妲是我的設計者，我是她為了你設計的，她沒有和你說嗎？」

所有的情緒在這刻都在提米雅斯的心中爆開，他一直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但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現在才讓他知道這件事！對講機傳來鴉鴉的厲聲詢問，並要提米雅斯五分鐘後隨時可以動手，倍鏡那頭的辛斯妲與共和站在一起，正在與自己的國家進行談判，那專注地神情總是讓他著迷，就連現在也是。

那一年，辛斯妲只留下了一封信，在共和偷偷的接應下離開了帝國，丟下了自己的研發技術，也丟下了自己的愛人，成為了帝國名單上的叛徒；現在，她的愛人正拿著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科技，奉命結束她的生命。

「提米，你要這樣做嗎？」

阿金壓低自己的聲音，悲傷似乎又更濃烈了，如果這份情緒也是辛斯妲離開前設定的，這的確是十分擬真的哀傷，提米雅斯眼中的辛斯妲看起來冷靜沉著，但也映照出他現在內心的慌亂。她這十年過得如何？又為共和做些什麼呢？辛斯妲曾經是帝國的人工智慧專家，留著叛徒對帝國沒有任何好處，必須除掉她以解決可能的麻煩，理由清楚明白，但是他辦得到嗎？

鴟鵂又開始大吼大叫，要山貓做準備，「我不想啟動我們之間的違規程序。」提米雅斯拍拍手中的狙擊槍，辛斯妲設計的人工智慧沉默不語，神射手又靠上槍身，只剩下北風在耳邊的呼嘯聲取代了自己紊亂的吐息。

提米雅斯這時才驚覺，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凝視著辛斯妲。

這十年下來，儘管沒有一刻不在想她，甚至因為這件事而讓軍政府解散了晨星休息了一段時間，但他還是無法在腦中拼湊出她完整的樣貌。從國家分裂後他們一起長大、一起為國家學習以及奉獻，他成為了前線的當紅狙擊手，而她也成為了頂尖的人工智慧秘密研發專家；之後他們如願結婚了，工作的繁忙和任務並沒有因為婚姻而留給他們相處的時間，提米雅斯待在外頭的時間越來越長、就算回來了也都只是為了下一次的任務作準備，兩人甚至不太碰到面。

結婚紀念日拍照的那天他沒有出現，辛斯妲當時難過的質問提米雅斯，他回答這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未來，但究竟未來是什麼？他根本連眼前幸福的樣子都記不起來，辛斯妲的眼淚和那封信也成為了他們記憶的終點。

你永遠不會注視著我，這話成為這十年下來，最深沉的控訴。

「山貓，請隨時動手。」

「提米，你準備好了，對吧？」

提米雅斯沒有回應阿金，其實他早就應該要準備好，已經十年了，失去她並不是此刻才正要發生的事，只是這次會是永遠和真實，為了他的國家，親手殺害心愛的人是必要之舉——

但接下來他退縮了。

辛斯妲湖水綠色的眼眸，穿過倍鏡直直望向他。

這讓他再也沉不住氣，他的驚呼聲中帶著哽咽，然後他後退了一些。她早就料到會有這種事嗎？畢竟她很了解他……或是她只是偶然的發現大廈上有個人，拿著熟悉的槍？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這種事，神射手可不能發生這種離譜的錯誤，這讓他驚慌，但是辛斯妲只是靜靜的看著他，並沒有尖叫出聲或是告訴身邊的同伴，臉上甚至沒有任何害怕的神情。

他們之間凍結的時間似乎又在狙擊槍裡的相望中開始往前走，不過這一走就來到真正的結局。提米雅斯知道自己必須在辛斯妲與身邊的同夥說話前開槍，但是他的手就是抖個不停，阿金告訴他必須穩住自己，這一槍下去就結束了。

辛斯妲的雙唇微微顫動，看來像在說話，不過是在和他說話。嗨，提米雅斯，我知道那是你，好久不見……雖然我看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看得見。

她把視線移開並微微向後退，大概是不想讓其他的共和成員發現自己在和大廈上的敵方狙擊手說話，這讓提米雅斯鬆開了板機，阿金問他怎麼回事。

我在這裡過得很好，而終於輪到我了，是嗎？我想金色晨星也有和你說我們的關係，但是它只有我們單獨的記憶，並沒有我們兩個一起的，我也沒有。

辛斯妲說完這些話時又抬頭望著他，她的話和眼神讓提米雅斯心痛，但這卻也都是事實。

我已經快要忘記全部的事了，提米雅斯……我甚至快要不記得那些研發，還有信上給你的話。但這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你早就知道的。我總希望能再見你一次，卻沒有想到是以這種形式。

他讀著辛斯妲的唇語，像是這世界只剩下他們兩個，還有他們的狙擊槍。一抹收斂的微笑在辛斯妲的臉上漾開，她微微聳起肩膀，提米雅斯不確定她是不是和自己一樣正在哭。

我不知道，提米雅斯。如果這是唯一能讓你注視著我的方式，那就這樣吧。

這段話似乎又讓他們倆之間的時間停止了，而且是永遠停止在這一刻，提米雅斯像是被一槍貫穿心臟似的，這刻終於放下了應該扣下板機的手，然後低下頭，眼淚滴落手套上。

「提米，你怎麼了？」

「我做不到。」

他沒有發現鴉鴉的鬼吼鬼叫以及下方逐漸激烈的爭吵聲，他好害怕被阿金聽到自己的哽咽，這裡只有他們而已，但就連眼淚落下的聲音彷彿都被放大了好幾倍，「我做不到，阿金，我愛她。」十年來都是，儘管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他愛他的國家，但他的確也愛著她，這份感情比對自己的國家更加強烈。金色晨星沉默了一陣子，再次開口時又是那濃濃的哀傷。

「我知道。」

「山貓！你到底在搞什麼！還不快給我動手！你會壞了我們的計畫！你——」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該死的，她是國家的叛徒，她也丟下了你！你得為國家著想！你還不想當初因為她的緣故，害得晨星小隊——」

提米雅斯用力把對講機扔了出去，對講機、他的重擔和責任，隨著拋物線落下而消失無蹤。

結束了，他感覺自己被困在了混亂的最高處，好像一切都與自己沒有了關係。他不確定國家這次的計畫是什麼，但是到頭來他本來就只是顆旗子，本來就沒有權利可以知道任何事；他也不確定接下來該怎麼辦，或許他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還有那個該死的違規程序，在真正的結束以前接下來該怎么做？

「別告訴我你把對講機用不見了。」

「你可能要失望了。」

阿金發出一聲嘆息，但是聽起來又像是在苦笑，這個陪了他大半輩子的戰友、辛斯妲留給他的禮物、帝國的監督者，似乎是第一次與提米雅斯站在無所作為的線上，「別管那個什麼違規程序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提米雅斯不自禁的笑了，好像這些年來所有事都可以讓北風帶走，包括他的靈魂也是。面對深愛的人與國家，他選擇了前者，這次國家不知道將會以什麼方式正大光明的拋棄他，但是遺失的情感，他似乎又都在此刻找回來了。他再次望進倍鏡，碰巧的再次與那雙湖水綠色的眼眸相望，好像這會是最後一次看著她——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這一次他會好好記住她的樣子。

那頭的辛斯妲對他笑了，但是下一秒那表情轉為驚駭，她似乎尖叫出聲，然後是塵土飛揚與巨大的爆破聲響，倍鏡的對面像是斷了訊的電視一樣一片灰黃，提米雅斯很確定自己看到了辛斯妲的淚水滑下臉龐。

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他根本還沒有將視野從好幾倍的世界中抽離，脖子上的一陣痛麻讓他往旁邊倒下，阿金慌張的問著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提米！你在做什麼……現在怎麼了！我——呃？違規程序已啟動，將在一分鐘後進行槍枝自我回收。警告，違規程序已啟動，將在一分鐘後進行槍枝自我回收……提——你不——」

脖子如撕裂般的疼痛讓提米雅斯連爬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他覺得像是有一把大手狠狠的掐住了自己的咽喉，這就是違規程序？讓我們在原地死亡？他抓著自己的脖子打滾，這和當初想像的不一樣，但是這樣最好，身為曾經最好的神射手，他並不想讓其他人看見他死去的樣子，而違規的神射手本來就注定要孤獨死去。

金色晨星的設定警告透過狙擊槍傳出來，聽起來遙遠卻又接近，和底下的砲火一樣，提米雅斯感覺自己的意識漸漸模糊了，他隨時都有可能沒有辦法再吸進一口氣。痛覺將他麻痺，所有的記憶在腦中像是立體投影般一閃而逝，最後停在辛斯妲含著淚的微笑，他也笑了，漸漸沒有力氣的她翻身仰躺著看著直升機與戰鬥機劃過天際，然後他現在才注意到，漸暗的天空中可以看見金星在天空的頂端閃著耀眼的光——就和過去的他們三個一模一樣。

評語

黃秋芳：在那個鋼鐵與槍火的血腥裡頭，他卻在那樣的血腥裡頭開出了像幻影一樣的小花。那這個即將消失的情誼，你越讀越讀就越覺得他這樣的堅定。使得這整篇小說有一種非常龐大的結界，讓我們隨著這個結界走進了一個你不知道是虛幻還是真實的凝視。

張亦綸：他想要引領我們思考的方向我感覺到非常準確的傳達出來。他怎麼樣站在其他作品的累積上又發展出自己新意的作品。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的厚愛，原本對這作品不抱任何期望的我，在收到得獎通知時除了驚恐以外，還有十萬分無法言喻的感謝，謝謝老師們讓我知道原來有人喜歡它。金星（Venus）在希臘羅馬神話中指的是愛與美之神，但是在基督教裡頭卻代表惡魔撒旦，從愛、戰爭與對立等等這些衝突面向來發展故事，一直都是我喜愛的挑戰，再加上一些我偶然想到的、也一直很喜歡的狙擊槍元素，而有了這篇。無論最初的發想是什麼，都希望這篇故事能讓大家感受到在龐大與渺小之間那兩難卻真摯、莫可奈何卻堅強的情感。

個人簡介

趙佳寧，雙北人，喜歡人文、科學、音樂還有蛇，本體是個相信黑暗也能有動人故事的概念，嚮往富含文學性卻帶著幾分理性，卻又沉鬱的寫作風格。目前以筆名索可在網路上寫作，正努力創作點結合各領域的作品，尋找屬於自己文字的價值。

家宴

劉明岳

午後下了一場小雨，空氣一下子變得濕冷。

我離開研究室之後，快步的走出文學院，穿過一條種滿了松樹的小徑。高處的松枝上還殘留著一些雨水，有時一陣風吹來，松枝上細碎的雨水就散落下來，撲打在我的臉上。我抹去眼鏡上的水珠，才發現我的鼻頭被凍得冰冰的。青草和泥土的氣味充滿了我的鼻腔。

我看見遠處零星的站著幾個人，便默默的走到他們的身後，與他們等著同一班公車。公車上所有人都穿上了外套，車廂裡飄散著衣櫃的氣味。

有個女人傳訊息給我，說想跟我聊一聊，但我不知道她是誰。我看著帳號上她的照片，只覺得好像在哪看過，但又很莫名，便將手機靜音了。

窗外的天空漸漸泛紅，又轉而變成深沉的藍色。我轉了幾班車，似乎離家越近，窗外的天色就越暗。

我在一片老舊的住宅區旁下了車，穿過了住宅區，便是大片的農田與工廠。我看見遠處的那棟房子上，窗戶還亮著，隱約有人影從窗邊走過，便安心來，一路向著那面窗戶走去。

堂兄的訂婚宴辦在家裡，到場的都是近親。庭院架起了幾張大桌子，上面擺著吃剩的食物，房子的大門是敞開的，家族裡的人們就在各樓層之間走動。我一邊向叔叔伯伯們打招呼，一邊擠進人群之中尋找我的父親。最後我在三樓的廚房找到他，那時他正靠在大理石製的中島上喝酒，與二伯聊著天。我問他為甚麼不坐下來喝，他說「這大理石啦，很冰啦，比較清醒啦。」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混雜著高粱的氣味，溫熱的撲在我的臉上，我看著他漲紅的臉，突然覺得他變得很陌生。我想起老師的臉，我早上才與老師見過面，他跟父親差不多年紀，說話還很有條理，而我的父親已經這麼老了。

大伯突然走來，遞給我一杯酒，叫我喝。我轉頭看見他的兒子正穿著西裝，坐在客廳，在人群之中與我對上了眼。我向他示意，喝完了酒，便將酒杯放回廚房，獨自尋找著安靜的地方。到處都是熟面孔，他們交談的聲音混雜在一起，酒的後勁漸漸上來，讓我有點恍惚，周圍的聲響在我耳邊，就像冰冷的指尖輕輕的扣著我的頭。

我自以為找到了一處無人的陽台，轉頭才發現一個女人正靠在欄杆上，我們都被對方嚇了一跳。我聽見她的聲音，認出她是我堂妹，跟她寒暄了幾句，她說「你為甚麼已讀我？」我一時間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才發現她就是傍晚時傳訊息給我的女人。她小我四、五歲，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一個國中女生，國中的她和眼前的她，雖然看得出是同一個人，但還是不太一樣，跟照片中的她也不一樣。我試圖用剛喝酒來為自己開脫，她得知我喝了大伯的酒，便大笑著說要原諒我。她說最近大伯買了蒸餾的工具，作了一堆烈酒出來，我想

起他也曾經買過釀啤酒的工具，那段時間裡我們每天都有啤酒可以喝，只不過那時堂妹還沒成年。

她突然抓著我的手腕，把我帶到廚房去，盛了一碗麻薏給我醒酒。她笑我酒量差，又說了不少話，我靜靜的喝著，聽她說最近的事情。我突然想到我午後還沒吃東西，空腹喝那種烈酒當然會暈，我想反駁她說的我酒量差，但酒量的話題已經過去了。麻薏冰冰的，裡面有不少地瓜的碎塊，順順的滑進了我的喉嚨，我確實好了不少。她看我喝完了，就突然起身離開，幾分鐘後又與大伯母一起出來，我還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就看見伯母端了一堆飯菜到我面前，催我把它們都吃光。伯母問我研究所好不好讀，但沒等我回答，她又說新婚的堂嫂也在當老師，說我畢業後也去偏鄉教過兩年書，應該可以跟堂嫂聊得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她，只能不斷的把食物塞進口中，藉此迴避這些瑣碎的對話。最後堂妹代替了我的位置，與伯母熱絡的應答著，而我反而覺得自己待在這裡有點多餘，像是在餐廳裡偷聽鄰桌的對話似的。

吃過飯後，我起身收拾碗盤，想藉機離開。堂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意圖，就對伯母說「你看阿伯又在亂勸酒，你去叫他不要這樣喇。」就這麼輕易的把伯母打發走了，我還想稱讚她幾句，她又抓著我的手腕，把我帶回陽台。她反覆的確認我清醒了沒，我不想聊跟酒有關的話題，也不想辯解自己是不是清醒的，我說「你現在讀大學了嗎？」「我大三了，但那不重要。我要跟你說我爸好像外遇了。」我還沒分清楚她是不是在開玩笑，就聽見屋裡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暫時不想理會他們，問堂妹是不是認真的，但堂妹只是平靜的凝視著我，這時屋裡的人又叫了幾聲我的名字，我不得不暫時離開，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我循著聲音走去，看見二伯在叫我，而我的父親則趴在了中島上，整個背部都隨著呼吸起伏，似乎是喝過頭了。一旁的親戚們都說上一兩句，教我應該怎麼做，而我只能裝作沒聽到。父親稍稍緩過神來，我才扶著他走下樓，讓他在大伯家的客房休息。他突然堅持要去工廠，我便扶著他離開了。出了大門，深夜的冷風便撲了過來。身後聚會的聲響越來越稀微，耳邊只剩下父親喘氣的聲音，以及遠處野狗的吠叫聲。我們走在深夜的稻田與工廠之間，從數間工廠中認出了我家的工廠，就在那間工廠的休息室裡把我爸從肩上卸了下來。

我怕他躺下來會吐，也容易噎到，就讓他坐在椅子上。我看著他癱坐在椅子上的樣子，以為他睡著了，正想離開，他卻又突然開口，用方言問我「你過年怎麼都不回來？」我正想說點甚麼，他便又闔上了眼。

我想先洗個澡，再打給堂妹。工廠的角落有一間簡陋的浴室，雖然簡陋，卻有一個不小的浴缸。我敲響了浴室的門，敲了無數次，只聽見裡面有一對男女嬉鬧的聲音，說著我不懂的語言。我靠在一旁的柱子上，看著工廠的龍眼樹。聽我爸說，那棵龍眼樹聽說比祖父還要老，如今祖父已經去逝了，這棵樹也應該一百多歲了。蓋工廠的時候特地繞過了這棵樹，使這裡多了一塊放不下機具的小角落，便拿來蓋浴室了。我從樹枝之間看出去，恰好看見月亮的一

角，又聽見像是竹葉摩娑的聲音，我正疑惑附近哪裡有竹林，才發現是雨水打在龍眼的葉子上。雨勢一點點的變大，我閉上眼睛休息了一下，分不清雨聲是從哪個方向過來的，好像整座工廠都浸潤在雨中。

我聽見浴室的門被打開，這才睜開眼。裡面一對膚色稍深的男女才嘻笑著走了出來，像是看路邊的可疑人物似的打量我。他們是工廠裡的南洋工人，浴室裡殘留著香精的氣味，混著溫熱的水氣撲向我，讓我的頭更緊繃了。

我將身體浸入浴缸，熱水便從邊緣溢了出來，撲騰著水氣。我放鬆了下來，就在這睡著了。我夢見自己走在一片大霧之中，霧裡的小水花不斷的撲打在我的臉上，我想弄清楚自己身在何處，看見大霧中出現幾棵松樹，我心想自己一定在學校，轉眼便看見學校的鵝塘就在眼前，湖的中央有一座亭子，我想走過去，卻被冰冷的霧所困住。我在這團霧中醒來，才發現自己仍躺在浴缸裡，浴缸裡的水已經冷了。

我走出工廠，正看到父親穿著汗衫和短褲，拿著水管將門口的落葉沖走，口中斷斷續續的哼著雨夜花的旋律。早晨的太陽有點刺眼，昨晚的濕冷像是不曾存在過一樣，陽光照在還沒乾透的柏油路上，走在上面，只覺得腳下隱約冒著一股濕熱的水氣。

我回家時，正好看見二伯母，我問她堂妹醒了沒，她說她的女兒要中午才會醒。堂妹是二伯的女兒，父親和二伯都是二房生的，在祖父死後分到了偏僻而相鄰的兩塊地，後來因為旁邊開了一條公路而稍稍變得繁榮一點，又被徵了一半的地去蓋國小。雖然這麼說，但這都是我父輩的事情了，總之我和堂妹既是親戚，也是鄰居。我回家後又睡了一會，中午才去按響她家的門鈴。應門的是伯母，她一看見是我，沒等我說話就對著樓梯大喊「阿芳！阿芳唉！」直到堂妹一臉羞愧的跑下來，讓伯母不要再叫了。她手裡拿著皮夾和手機，又空出一隻手來把我推出門口，伯母問她要去哪，她回頭說了聲「他約我吃飯啦。」就關上了門。

她帶著我往國小走去，跟我說現在國小的牆都很好翻。雖然國小就在旁邊，但被一道矮牆隔開了，出了家們之後，還要繞一段路才能到國小的正門。小時候我上課要遲到時，也是翻牆進去的。

她帶著我到矮牆一側的角落，像是要說什麼秘密似的，告訴我要踩哪一塊磚頭、抓哪一個地方，這些我早就知道了，但看她說得這麼有興致，我就靜靜的聽著。她看我在笑，似乎是以為我不相信她能翻牆，就說「我示範給你看，你等一下也學我翻過來看看。」說著便把手中的錢包和手機交給我，踩著磚頭蹬上去，結果連續試了幾次，都上不去。我仰頭看她卡在牆上，才注意到她有著白淨的雙腿，膝蓋、腳跟和腳趾的邊緣都泛著淺淺的紅色。我一邊笑她，一邊爬到牆上，再伸手將她拉上去。

她問我怎麼這麼會翻牆，我正想解釋，她就自顧自的提起了其他的話題。她說著肚子餓，卻走到了鞦韆那裏，在我面前盪了起來。鞦韆就在學校附設的幼稚園對面，她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起了以前的事。在她上幼稚園之前，媽

媽都會帶她來盪鞦韆，有天盪完鞦韆，媽媽就把她帶到幼稚園去，那裏有一排鞋櫃，媽媽指著其中一個空的櫃子，對她說「你去看那個櫃子，上面有沒有寫你的名字。」那時候她剛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去看了一眼，回來說有，媽媽就讓她把鞋子脫下來，放進去，然後去找裡面的老師，她就這樣被騙進了幼稚園裡。

她跟我說了很多小時後的事，我到這時才重新認識她。可能因為我們的歲數差太多，所以在我小時候都不曾把她當玩伴過，如今我們都成年了，反而沒什麼隔閡。她似乎在醞釀著要說她爸外遇的事，卻不自覺的說了太多話，而漸漸停頓了下來。在她的描述裡，她爸總是花更多時間陪伴她，也更理解她，而她的媽媽卻總是會哄騙她，就像把她騙進幼稚園一樣。我覺得單就哄騙人這點來說，她跟伯母還滿像的，甚至連這樣飄忽的說話方式都很像伯母。

她說著說著，又猛的站起身來，逕自往正門走去。正門的警衛狐疑的多看了我們幾眼，我說「到我這個年紀還翻牆進國小，只會被當成變態抓起來。」「那你怎麼沒被抓起來？還是我回去叫警衛把你抓起來。」我倒是很感謝她與我同行，讓我不至於被當成奇怪的單身男性。

校門口有不少小吃攤，在這樣的鄉下地方應該算是熱鬧的了。祖父把這裡的土地分給父親和二伯時，可能沒有想到這裡有天會變熱鬧吧。我們找了一間比較乾淨的麵店，坐下後又聊起了二伯的事。

現在回想起來，二伯確實是很細緻的人，總是能把身邊的人都照顧得很好。我想起小的時候，我們兩家人會一起去東勢的山上採竹筍，在剛下過雨的早晨，我們會用長柄的柴刀去挖冒出來的筍子的根，遇到大支的筍子，就從根部劈斷。採下的筍子，就向著斜坡丟下去，最後再到斜坡底下去撿，雖然知道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三餐都要吃筍子了，但看著一籃一籃的黑色塑膠籃被裝滿，還是會覺得很滿足。我第一次摘蘑菇也是在那片山地上，伯父耐心的教我哪些可以採、哪些不能採，年幼的堂妹在我面前摘蘑菇的樣子，就像今天她教我翻牆時一樣自豪。那時她還會對我說「你還要學，我早就會了。」我想到這裡，又看見對面堂妹的臉，忍不住笑了出來，她不斷的追問我「你在笑甚麼？」我看著她疑惑的臉，又更覺得好笑。

如果外遇的人不是二伯，而是家族裡的其他人，我可能就不會這麼關心了，畢竟我是連過年都不會回來的人。但子女有沒有立場過問父母的私生活，其實我也不太懂。堂妹對許多事情的立場都很飄忽，卻又會毫不猶豫的說外遇就是錯誤的。

她吃麵的樣子很有趣，她會整個人伏在盤子上面，一邊咀嚼，一邊回應我說的話。吃完之後再隨意抽幾張衛生紙，成團的抹過嘴角。我看她這樣子，覺得這些話在她口中是如此的黑白分明。我想知道她是怎麼確定二伯外遇的，但我只是靜靜的等她主動提起，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什麼，卻又離我的疑問越來越遠。

我們走出店門時，正好看見父親。父親一面走，一面跟經過的鄰里打招呼。他似乎花了一點時間才意識到我在看他。他穿著有一堆口袋的工作褲，從其中一個口袋中翻出了一個塑膠袋，叫我去學校撿柴樁仔，便又往巷子深處走去了。父親一走，堂妹就笑著問我「你家又要煮什麼好東西了？」

柴樁就是松果。大概在我國小的時候，父親就在後院用油桶作了一個燻肉的小爐子，我們家常常一起到學校去撿些松果來來燻肉。除了松果以外，工廠的龍眼枝、龍眼的果皮，乃至橘子的皮也都很常被我們丟進爐子裡燒。

我們又走回學校去，穿過老校舍的穿堂，到學校一隅的松林去。那裏有幾株三四層樓高的老松樹，在我年幼的時候，那個種著松樹與杜鵑的角落就是一座迷你的森林，我還會時不時的跑到三樓去，遠遠的看著底下的同學們，比較他們與松樹的高度。如今再次回到這裡，竟有點認不出來，這不過是坪庭一般的小地方而已，但仔細想想，小時候的我會覺得很大的印象其實也是理所當然的。

對堂妹而言，撿松果就像是一個遊戲，不是比誰撿得多，而是扮家家酒似的遊戲。她專挑完整、飽滿的撿，有時看到五十元硬幣大小的，也會撿起來跟我炫耀。我盡可能的撿太陽下的松果，但大多都還沒乾透。一旁的杜鵑看上去也有點癱軟，大概也是因為昨晚的雨。

回去後，看見爐子上已經鋪了一些龍眼枝，正用炭火烘乾。我們將松果小心的堆了上去，龍眼的氣味便順著水氣與煙氣灌進我的鼻腔，堂妹也被嗆得退後了幾步。我看見後院的緣廊上有兩隻雞，似乎是剛剛被燙去雞毛，正靜靜的躺在鐵盆裡。父親叫堂妹晚點再來提一隻雞回去，堂妹臨走前跟我閒聊了幾句，說到她家還有些吃不完的法國麵包，我就想作點雞肝醬給她配著吃。我走去廚房，看見我媽正打算要用剩下的內臟煮下水湯，我趕緊把雞肝挑出來。但這點雞肝還不夠，於是我又去買了一些，順帶買了馬鈴薯、洋蔥、奶油一類的東西。馬鈴薯比較好處理，切塊後與雞肉一起烤熟，再用雞油和香料煎到上色就好。雞肝醬要先將洋蔥切碎，炒成焦黃色，再用奶油煎雞肝，最後再一邊混合，一邊加入酒和香料提味，搗成泥。做完時已經黃昏了。

我提著還有點餘溫的全雞，以及馬鈴薯、雞肝醬，走去二伯家。那時伯母不在，二伯應門時先是愣愣的看了我一眼，才驚訝的說「喔！都這麼大囉。」說著便拉我進屋，聊些近況。我對他沒什麼芥蒂，隨口聊了幾句，但總覺得他對我的印象還停留在高中時期，讀大學、當兵等等四五年前的事，在他口中都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而我對他的印象更是停留在國中以前。我突然發現他其實就跟這個小地方的其他中年男人一樣，並非生來就為人長輩的，雖然這麼說好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試圖撇開視線，看向剛剛提過來的雞肉，雞的油脂仍在慢慢的滑落，順著貫穿腹部的鋼管留下來，在鐵盤上凝固。二伯似乎已為我餓了，就留我下來吃飯，又託我上樓去叫阿芳下來。我想到她或許會覺得跟父親獨處很不自在吧，便上去了。

那時堂妹正在頂樓的雜物間裡。一側是放置水塔的鐵皮加蓋，另一側是堆滿雜誌、舊家具以及種種雜物的角落，連吸塵器都有一層灰塵。中央放著撞球檯，勉強算是乾淨的區域。我看見她正一手拿著球杆，一手拿著手機，癱在椅子上靜靜的看著我。球檯上零星的放著幾顆被沖散的球，我拿起球杆，尋索著其中的白球，才發現白球早就被她打進了洞裡。我接連打了幾球，她也接著打了起來。我們都不怎麼投入，只是一來一往的接續著，沒有邊際的閒聊幾句。

她說她餓了，我便下樓去找二伯，拿了些食物。而她則偷偷摸摸的跑到冰箱去拿了兩瓶啤酒，並把鐵鍋上烤過的法國麵包帶上來。

我們用白瓷盤裝著麵包，在上面抹些雞肝醬，一連吃了好幾個，直到吃馬鈴薯和雞肉時竟有些飽脹。她說這次特別甜，但不夠綿密，我才想到我忘了過篩。我的父母都不喜歡雞肝醬，大概老一輩的都不會喜歡。畢竟奶油、雞肝、洋蔥都是甜的，對他們而言這太像甜點，卻有著鹹食的外表。

我這幾天要幫我媽收租，問她要不要一起去，她則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自己要去找男人聊天。我分不清楚她是不是認真的，便不再說了。收租的那幾棟房子是我媽的嫁妝，父親似乎覺得收嫁妝的租很沒面子，所以不怎麼幫忙，而我媽是女人，女人的身分在鄉下地方並不好用。直到我開始有點成年人的面孔後，她便讓我幫著她收租，竟莫名的有用。於是我每年都會藉著這段時間來收上半年的租金。堂兄的訂婚宴有兩次，昨天的是給本家人辦的，下周還有一場辦給親家的，本家叔姪一輩也要到場。我打算趁著這幾天催租，下場訂婚宴一結束就離開。

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回家睡了一覺，世界就突然慢了下來。我每天早上就在家裡泡咖啡、看書、聽音樂，順便打聽一下午餐的菜色，午後再打電話聯絡房客，時間到了就騎著腳踏車去收租。偶爾去市區看個電影、買幾本書。只有在遇到親戚或父親的朋友時才會感到不自在，其餘的時間我都不是誰的兒子、誰的朋友，以一個路人的身分到處走走看看。我常常一個人看著家鄉的街道，回想它在我小時候是什麼樣子，即便是這樣的鄉下，也總是有些東西在默默的變化著。時間像是不會流動一樣，使我感到平靜。但這段時間裡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自己也記不太清楚。

在訂婚宴的前一天，我到國中母校附近收租，遠遠的就看見一個穿短裙的女人，向著學校的方向走去。在這裡年輕人很少見，不是國中以下的小孩，就是中老年人，即便是附近國小生的年輕父母，也是比我還要大一輩的人。那個女人的背影放在街道之中顯得有點不協調，我便好奇的看了幾眼，才發現那是我堂妹。我騎車經過時，向她打了聲招呼，但她似乎沒看見我。

聽房客話家常是收租附帶的工作。我花了不少時間才讓獨自在家的老奶奶明白我是來收租的，接著就是長時間的等待，等待她拿錢出來，等待她回廚房拿蘿蔔糕給我，等待她明白我是真的不想吃。我點收好租金後，幾度想要中斷她的話題，告訴她我急著離開，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只能丟下收據，強硬的離開。

這幾天我都還沒回國中看看，經過時發現校門並沒怎麼變，倒是銅字上的「縣」換成了「市」。似乎快下雨了，那時的天色有點灰暗，一切都像是蒙上了一層灰，只有光潔的市字還能折射出一點金屬的光澤，顯得過分突出了，我甚至能看到它底下縣字的痕跡。我想排遣剛剛的不愉快，便走了進去。我想沿著矮牆走，去看看學校一側的牡丹還在不在，走到半路卻下起了雨。我很想故作輕鬆的在雨中漫步，但雨來得又快又猛，我只能狼狽的跑回校門口，心想就算牡丹還在，也大概要被雨水打下來了。正在那時，我看見那個女人，或者說是我的堂妹，她正在警衛室裡坐著。但我的眼鏡上都是水珠，看不清她在那做什麼，我跑了過去，發現她正和一個年輕的男人玩紙牌。我朝他端詳了一下，才發現他也在端詳我，而我的堂妹卻顯得比我們尷尬。他穿著替代役的制服，大概是駐校的役男。堂妹突然說要離開了，到這時那個役男才意識到我和她認識，像是要打破沉默般的問她怎麼不等雨停再走。她似乎也想留下來，但沒等她回應，他又拿出自己的雨傘，給了我們。我覺得自己似乎打擾到了他們，卻又找不到機會解釋，只能一邊道謝一邊逃走。

我和她勉強的擠在雨傘底下，我總覺得那個役男還在張望著我們。一路上我們都沒怎麼說話，只是默默的走著，她身上的乳液混雜著雨水的氣味，讓我有點不舒服。以往我都會送她回家，但這次一到我家門口，她便從我手中接過雨傘，她的動作有點不自然，我想她大概是打算自己拿傘去還給對方。我隨口問了句「你覺得他怎麼樣？」她便激動的反問我「你為甚麼這樣問？」

我莫名的無力。我想著是該來收拾行李了，但除了新買的幾本書，似乎也沒什麼東西好收拾，這讓我更加覺得自己什麼事都沒有完成。

我到深夜才睡著，醒來時不知道幾點了，一睜開眼就聽見父親在叩門，把我叫醒後便匆匆的離開。我還想慢慢的洗漱，就聽見他發動汽車的聲音，最後只能一邊穿襯衫、一邊跑下樓，連皮鞋都沒打亮就穿上了。結果我到了門口，才發現時間還早。我的父親常常在預定時間以前就露出一副要遲到的樣子。我走回房中，把自己打理乾淨，過了很久，我才看見伯母和堂妹正慢悠悠的走出來，站在台階上等二伯開車。

那時她穿著深色的洋裝，稚拙的踏著不到兩吋的鞋來找我搭話。我不想談論昨天的事情，但最後還是談到了。她說起那個役男，比說父親的事還清楚。我又問了一次「你覺得他怎麼樣？」她說那個男生只是她最近認識的朋友，畢竟這裡沒什麼同齡人可以聊天，等她開學就不會再見面了。「而且他也有女朋友了」，她在最後這麼補充道。

宴客的地方離車站很近，似乎是為了方便親家赴宴，我便帶上了行李，宴會一結束我就能步行就能到車站。訂婚宴很冗長，許多長輩都會站起來說幾句話，一桌一桌的敬酒。我有點疲倦，就躲去了趟廁所，回來後找了角落的一個空位坐下，才發現同桌的都是親家。親家的長輩細細的問我是誰的孩子，還沒弄明白我是誰，就一臉接納我成為她們家人的樣子。

我暗自端詳親家的相貌，發現他們都有著某種相似之處，老人、小孩、女人、男人，都像是從同一個基底長出不同的面孔一樣。我偶然聽見鄰座在互相梳理新娘與自己的關係，才發現他們跟新娘的血緣也不近，卻仍有著跟堂嫂相似的地方。

我略坐一下，便又逃到廁所去了，恰好在路上遇見父親。我想到自己馬上就要走了，便問起二伯的事。我們簡單的應答了幾句後，父親才意識到我想問外遇的事。他似乎不怎麼在意，只是不輕不重的說了句「困仔人莫問」就走了。我也無意逗留，抱著自己的書向車站走去。

評語

張亦綸：我讀這一篇除了詩意的成分非常高以外，他利用自己的文字風格帶出來的，不強求刻板上的感情表現，那些層次其實做的非常漂亮。

郝譽翔：我覺得最驚喜的地方是翻轉了我們對於台灣鄉下的刻板印象。因為我們覺得鄉下就應該寫甚麼還有他寫了很多鄉下生活的細節，都讓我覺得好像栩栩如生。對那個就是真的是台灣的鄉土，沒有刻板的印象在裡面。

得獎感言

我對自己的童年沒甚麼印象，只記得一些零碎的片段。我的父母曾對我說，有一次家族聚會，我突然竄到庭院的花叢裡，抓了一條蛇出來，又甩著蛇頭，敲打牆壁，將牠擊殺。那時候我大概五六歲，父親覺得我將來如果不是殺人犯，就是屠夫，但算命先生說我以後會成為了不起的人。

個人簡介

而今我二十四歲了，讀了兩年資管系，又讀了四年中文系，大學混了六年，畢業前連校內的文學獎都可以拿第三名。如果算命先生的預言只是為了安慰我的父親，如果我的父親在那時偶然的窺見了未來的我，那我真的應該要想想自己應該殺人還是殺豬。

我的父親應該慶幸我對殺人沒什麼興趣，幾年以後，劉山人就成劉屠戶了。寫小說是門秤斤論兩的生意，賣豬肉也要秤斤論兩，將來若蒙中大師生光顧，我會多少給各位打個折。

框

葉儀萱

陳曉芳最近的新興趣是透過司機座位右手邊的凸面鏡觀察車上的年輕學子。傍晚五點時間，她搭的公車恰好繞過幾個高中的交會點，學生下課，散花似地在大街上遊蕩。那時車內早已滿載，學生像沙丁魚一樣擠進來，一併把躁動和汗臭帶入，陳曉芳這時會偷偷拉開車窗，讓貼著黑色隔熱紙的玻璃透出一條縫隙，讓一點點風灌進來，讓真實世界的顏色在細長方的框裡陳列。她從裡面看各式各樣的人物嗶卡上下車，走向各自的目的地與平凡。

框。天知道陳曉芳有多依賴這個儀式。

車窗的框跟螢幕的框有異曲同工之妙，彷彿只要把日常場景擱上一個四方形，裡面的人事物就能同時充滿深遠的寓意與娛樂性。陳曉芳對框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念五專時家裡才買電視，在那個小盒子開始表演以前，她阿媽就告訴她，裡面的東西擺是假的，毋莫戇戇見真。陳曉芳問：戲裡的小姐遐爾仔水，那甘嘛是假的？她阿媽一邊挑四季豆一邊笑，眼睛的魚尾紋擠出好幾條線，沒有講話。那時候瓊瑤的電視劇好紅，紅透了，驚天動魄的男女情愛就這樣浩浩蕩蕩闖入大街小巷的民宅，哭得家家戶戶少女婆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陳曉芳也跟著哭，雖然知道那是假的，但她還是忍不住。可是當電視劇一部一部完結，新類型的劇集推出、電視台反覆宣傳推銷，形式上的流程一再重複，她看出了那些戲碼的同質性，看出那些風流的男演員分別飾演不同人的夢中情人，看出那些年輕貌美的女星在現實生活中也同她一起衰老。陳曉芳越來越感到空虛，想起她阿媽的魚尾紋、自己的魚尾紋，從此她認為框裡的東西總是缺少了某種程度的真實性，略帶諷刺。被框起來的東西：獎狀、全家幅、畢業證書、包著卡套的員工識別證、婚紗照，看起來都好像只是某部片裡面匆匆閃過的鏡頭，花了好多時間經營，可是一下就要換掉。

長大以後，她對人生有了進一步的體悟，瓊瑤劇雖然狗血，但現實更加蜇人，與前夫離婚以後，陳曉芳便不再期待完美愛情降臨在自己身上。她已經轟轟烈烈過，知道平淡的生活更是磨練，所以她找各式各樣的框，往裏邊看，當作消遣。某天她意識到坐在車窗旁的自己也是框內人，也許正在被誰收看，所以她轉而偷聽學生講話。看著凸面鏡裡面變形的臉孔，兜上不同的台詞。他們總是喜歡用自己以為很小的音量講話，嘻嘻笑笑，什麼都談，談明天英文句型考哪些、談 New Balance 最近出了哪雙新款、談化學課的老師有多雞掰、談哪個人正哪個人帥，除了自己的父母親，他們什麼都談，最喜歡談戀愛。

於是陳曉芳恍然大悟，發現自己到最後還是喜歡看別人談戀愛。真的戀愛或假的戀愛，甜的戀愛或酸的戀愛，小心翼翼或明目張膽。陳曉芳上車的站點早，又少人，當她感應完儲值卡片，踩上兩格台階，就能看見排排藍皮椅任她挑選。公車的配置是這樣：前三排都是單張座椅，靠司機那一側的單人椅是紅皮博愛座，第三排後就全是雙人位，最後一排稱搖滾區，六張椅。陳曉芳也從不往後走，不與其他人共坐，她喜歡第二排那張破了小洞的藍皮座椅，那洞破得有點像米老鼠的頭，兩個小圈一個大圓，怪可愛的。她把那個小小的米老鼠放在心底，感覺像是她自己獨有的標記。女兒剛升國中的時候，陳曉芳買了全新的文具用品送她：書包、書套、墊板、橡皮擦、自動筆、鉛筆盒……，上面印滿了米老鼠的圖案，那鉛筆盒還是託人從國外帶回來的限量款。她女兒看了兩眼，搖搖頭，說：「現在哪有人喜歡米奇，媽，妳不知道角落生物嗎？」

陳曉芳搖搖頭，把文具收著自己用，拿一千塊給女兒自己去買新的什麼生物。限量版的米奇鉛筆盒躺在她的辦公桌，裡面只有藍筆黑筆各一支，還有一個立可帶，原子筆是一支十元的那種。

坐在米奇的位置那裡，陳曉芳便能擁有兩個框：窗戶、還有司機右手邊的方形凸面鏡。她早上車也晚下車，傍晚獨自享受著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與車子行駛時助眠的晃動頻率。其實陳曉芳有一輛二手車，自從不用接送女兒上下學以後就很少開過。她覺得自己開車太累，沒辦法在歇息的同時窺視他人的生活，她需要那段黃昏的神聖時間去療養她自己。人們那樣年輕、那樣真實，通勤的回程是她一日當中最富有的時刻，她無形卻龐大的財富，隨三角形拉環搖搖晃晃，隨站牌來來去去。

照理來說，陳曉芳與框中的角色不會有交集，再怎麼好奇，生活也是各演各的劇。可她兩個禮拜前認識了一個女學生。公立高中的制服，身高不高，領口的扣子扣到最底，學校附的綠絲帶也好好綁著。皮膚黑、可是五官乾淨，單眼皮，嘴唇薄，微笑時抿成一條彎彎的線，是車上的固定班底。那天星期五，陳曉芳看那小女生臉色蒼白，嘴唇發抖，車上的沙丁魚各個健碩，只有女孩感覺像是發育不良，矮小的身子被空間的壓迫縮得更迷你，公車煞停的時候，馬尾和她踉蹌的身子一起擺盪，就這樣被擠到陳曉芳旁邊。墨綠色的斜背書包不小心撞到她的額頭，叩，陳曉芳聽見她小聲地說了抱歉。

「妹妹，妳身體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我的位置給妳坐？」

女學生搖搖頭，但陳曉芳還是起身，硬是在擁擠的車上換了位，女學生抬頭說了謝謝。站起來以後陳曉芳拉緊拉環，把手提包包抱在胸前，於是她看見女學生白襯衫上的寶藍色繡線，張芷婷，學號開頭 109，109 學年度入學。

那個女孩小她的女兒一歲，陳曉芳想。

女兒現在應該被前夫載回家了，陳曉芳想。

陳曉芳想，她前夫開著白色 Toyota，後照鏡底下掛著竹林觀音寺的平安符，女兒坐在副駕背明天要考的單字。途中，經過熟客才知的魷魚羹店、屈臣氏、十字路口全家超商旁邊的那家古早味蛋糕，最後拐彎右轉，看見拉下的黃色鐵門，回家。整個過程中，他們應該是不會有很多話。

陳曉芳想，也許她女兒今天也買了一塊古早味蛋糕。以前星期五的時候，陳曉芳都會買，因為只有週五有起司口味。鬆軟的雞蛋糕裡面夾一層薄薄的起司片，鹹甜鹹甜，她前夫和女兒都喜歡。

轉念，陳曉芳想，好險她女兒不必如她一樣，變成沙丁魚罐頭的一部分，人潮中被你推我擠。

離婚以後，陳曉芳沒有回娘家，搬到了比較郊區的公寓自己一個人住，離前婆家大概四十分鐘車程。她阿媽為了幫她付頭期款賣了幾塊地，現在陳曉芳每個月拿三分之一的薪水繳房貸，搭公車通勤。她原本想說租屋就好，陳曉芳沒賺多少，行政職而已，可她阿媽反問：「妳若老，是誰欲給你飼？」陳曉芳把氣哽回去，立刻就閉嘴，嫁人以後她就沒有給過阿媽生活費，到現在也沒有。

「阿一……姐姐，要不要幫妳拿包包？」突然，她聽到張芷婷問。阿姨的姨都還沒發出來。陳曉芳覺得很好笑，在心裡為張芷婷的貼心鼓掌，笑著說沒關係。從此以後，只要張芷婷上車，她都會對陳曉芳點頭。張芷婷有時扎馬尾，有時把一頭自然捲髮披散胸口，言行舉止像隻聽話的貴賓狗。

有天，張芷婷突然喜孜孜地對陳曉芳喊了一聲嗨，蹦蹦跳跳地上車，咧啦一笑，露出凸凸的門牙。陳曉芳眼睛一亮，回以最誠懇的微笑。她見過這種表情，見過人的眼睛裡面裝滿全世界的星星，那是青春的行為藝術，年過二五便很少再有，當你喜歡上一個人，看眼睛就知道。

幾個月前陳曉芳去找女兒吃飯，女兒說她談了一個男朋友，陳曉芳問女兒喜歡那男孩什麼？女兒眼睛咕嚕咕嚕轉，回說：「都喜歡。」止不住上揚的嘴角，更止不住眼神裡發散的愛意，陳曉芳於是發現了那道光的存在。當你第一次真心喜歡一個人，你的雙目會不自制盈滿最澄澈的光亮，乾淨得彷彿能夠洗盡一切世俗庸劣。興許十幾年前，剛墜入愛河的陳曉芳也長得與那些情竇初開的女孩一個

樣。陳曉芳與她前夫新婚那時，她從對方的眼睛裡搜刮出好多星子，也從愛人眼睛裡看見自己發光的倒影，相互輝映。只有透過眼睛，你才能看見那人的靈魂是否悲喜、是否真實、是否翩然起舞或濃霧籠罩。

不一會兒，陳曉芳看見張芷婷又被擠來她面前，墨綠色斜背包沉沉甸甸。陳曉芳抬頭，問需不需要幫忙張芷婷拿包包。

「不用啦！沒關係，這樣好怪喔哈哈！」

「有什麼關係，要是我女兒背這麼重，我也會希望有人幫她。」

張芷婷偏頭，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把包包遞給陳曉芳，陳曉芳接過，實在很重。她蹙眉感嘆現在的小孩讀書怎麼這麼辛苦？陳曉芳原本想把書包放在自己的膝蓋上，沒想到張芷婷放手的一瞬間，所有重量壓上來，重心分配不均，書包差點跟著滑下，還好張芷婷立刻扶住。最後張芷婷告訴陳曉芳：「對不起，我的太重了，姐姐不用拿著也沒有關係，把書包放地板就好。」於是陳曉芳把斜背包放在自己腳邊，張芷婷甜甜地說了聲謝謝，拿出手機滑開，浮出一片笑意。

「談戀愛齁。」陳曉芳調侃道，同時意識到自己成為了以前她最討厭的那種三八阿姨。好在張芷婷沒有跟她計較，反而笑得更加燦爛，乾脆地回了聲對呀。陳曉芳說恭喜，張芷婷不再抿嘴淡笑，開心地笑出兩顆凸凸的門牙。

陳曉芳與前夫分道揚鑣後就再也沒交男朋友。一來是她上班的場合沒什麼機會認識異性，二來是她懶，要再重新建立一段關係實在是件耗神工程。離婚時女兒小五，小小的臉哭得一塌糊塗。走的那天陳曉芳站在搬家公司的卡車旁邊，讓女兒出來跟她抱一個，女兒不肯，還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陳曉芳氣得掉頭就走。她記得女兒當時的埋怨，恨陳曉芳沒帶她一起離開。那之後，她們一年半都沒講話，陳曉芳只是定期把零用錢匯入女兒戶頭，說服自己依舊盡到母親的責任。直到女兒國中畢業典禮，陳曉芳帶了一束花過去，上面有一盒金莎巧克力。女兒看見她來笑得很開心，跟陳曉芳道歉，說：「我現在很好，不生氣了，可是妳當時連爸爸的枕頭套都帶走真的有點過分。」

陳曉芳看著女兒手上捧著的議長獎，頓時熱淚盈眶。她問自己到底都錯過了些什麼？沒人回答。她猜想女兒的原諒其實是另一種疏離，不是因為長大。那天晚上，陳曉芳帶女兒去吃拉麵，終於把在前夫員工宿舍發現的陌生女性用品說給女兒聽，女兒沈默了一下，問：「那為什麼奶奶說妳都沒跟法院要我？」

陳曉芳啞口，把碗裡面的叉燒夾給女兒，要她吃掉。

前夫把女兒接回家以後，陳曉芳大哭了一場，她也想好好過生活，想要再找一個人依靠。是，她是沒什麼骨氣，是覺得把女兒帶在身邊會損了身價，但她已經結過一次婚，離婚那時已是快要四十的老女人，想要活得輕鬆點有什麼錯？前夫自知有愧於她，說孩子的生活所需由他扛下是對她的補償，可他離婚兩年後就再婚，說要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沒想到現在前夫反成了英雄，陳曉芳變成拋家棄子的壞媽媽。完整的家裡面沒有陳曉芳，以前沒有，現在沒有，從今以後也不可能有。

到站鈴聲響起，張芷婷把手機塞進襯衫胸口的小袋，抓起地上彷彿裝滿磚頭的書包，跟陳曉芳迅速說了掰掰。陳曉芳透過車窗看見張芷婷，就算背著一身行囊也腳步輕快，黑裙隨步伐飄動，走得神彩奕奕。陳曉芳輕輕地笑了，像是看著自己的女兒，像是看著玻璃窗映出的自己。那麼多年了，也許陳曉芳不再找另一半既不是因為機會少也不是因為懶，只是害怕再次受傷。陳曉芳沒想過人生的後半輩子要再談什麼戀愛、跟誰談，但還是喜歡看別人幸福的表情，把自己投射進去。

後來，陳曉芳與張芷婷便維持著點頭致意的禮貌，偶爾張芷婷又把千斤重的課本背回家，陳曉芳就把自己的腳往內挪，讓張芷婷把書包擱在地板上。有次陳曉芳透過車窗看見張芷婷和一個男孩子牽著手等車，男生寵溺地輕拍張芷婷的頭，依依不捨。陳曉芳看得好欣慰，感覺自己被治癒，也為那對小情侶獻上深深的祝福。那天張芷婷最後一個上車，在最前面司機旁邊的位置站著。陳曉芳發現那個男生直到車子開走都還杵在那裡，目送張芷婷離開。公車起步前，陳曉芳仔細端詳那個男生的樣子，高瘦，有點駝背，戴著大大的黑框眼鏡，眼袋深，看起來斯文斯文。陳曉芳開心張芷婷應該也是找到了一個乖巧的好孩子作伴。

那天晚上，陳曉芳忽然想到女兒，想知道她的書包重不重？希望女兒別把自己給壓矮了。也想問她零用錢夠不夠用？不夠就跟媽媽講。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好好地、快樂地談戀愛？於是陳曉芳撥 line 過去，馬上就被掛斷了，對方正在通話中。年輕真好嘍，陳曉芳嘆氣，大概懂了，也就不再打電話打擾，轉而撥給阿媽，現在只剩阿媽會陪陳曉芳講話。

隔天，那個男生陪張芷婷上車了，手拉手擠進後面的走道站著，那個位置剛好在凸面鏡的反射範圍，於是陳曉芳就這樣靜靜地看。張芷婷矮，拉拉環要把手臂舉得老高，所以她最後索性靠在男孩身上，那個男孩護張芷婷護得很，還幫張芷婷背書包。陳曉芳看見這一幕，心裡的癢處好像被挑起，複雜的情緒湧上來，她已經沒有那個本錢再擁有這麼單純的愛情。再仔細看，那個男孩子在凸面鏡裡面微微拉長的側臉長得有點像某個藝人，不過陳曉芳一時半刻想不起來。

五站以後，那個男生下車，走道上的人群也少了大半，卻仍沒多出半個空位。陳曉芳從凸面鏡看見張芷婷吃力地調整書包背帶，便轉過身對她招手，要張芷婷把包包放在自己腳邊。

「謝謝姐姐。」張芷婷把書包丟在地上，發出沈悶的一聲「咚」。

「不客氣，剛剛是男朋友嗎？」

「對呀，他今天陪我搭幾站。」

「年輕真好。」陳曉芳笑。

「妹妹，我覺得妳男朋友長得好像某個藝人欸，嘖，我突然忘記他的名字，那時候好有名，這首歌是他唱的，妳有沒有聽過？」陳曉芳哼了幾個調子，張芷婷露出困惑的表情，尷尬地說沒有聽過。

「哎呀，算了，我們這個年代的。」

等陳曉芳回到家，她才想起張芷婷的男朋友長得像張雨生。陳曉芳打開手機，裡面有女兒傳來的訊息和一通未接來電，她點開聊天室，內容大概是前夫出差，讓陳曉芳這週六幫忙送女兒去補習班。陳曉芳傳了一個OK貼圖，女兒已讀。

陳曉芳和女兒之間的關係永遠那樣不冷不熱。從前陳曉芳會有點執著，後來發現自己也沒有多餘的力氣做些什麼，每個月兩千塊零用錢大概也是陳曉芳能給的極限。雖然住得不遠，不過半年大概才見三次面，這樣的關係稱不上親密也算不上不適。她習慣了當女兒的備用監護人，當備品總是輕鬆得多。自從與女兒的冷戰和解，她們倆之間就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既不是朋友也不太像是母女。她們相約出來吃飯的餐廳都是女兒挑的，兩個人都有空的時候，陳曉芳和女兒一邊吃網美咖啡館裡貴而普通的美式炒蛋，一邊交換彼此的近況。女兒到後期常常叫陳曉芳去找男朋友，順便減個肥，還硬是幫她下載交友軟體。陳曉芳問：「幹嘛要我找男朋友？妳以前不是不讓我交嗎？」

她女兒回：「媽，妳這樣自己一個人當單身狗也太可憐了吧？」

陳曉芳說：「我還有妳啊，是不是？」

女兒像是沒聽到，把盤子裡的黑胡椒粒撥到旁邊去。

後來陳曉芳試過那些交友軟體，把對象設定的理想年齡設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歲，裡面的中年人意外地多。相片框裡的自拍照浮現出歲月的憂喜參半。有些人慎重地寫上了自己的交友條件，連著自我介紹也鉅細靡遺，譬如家裡有幾個人（老父老母，與前妻育有一子）；最喜歡的菜色（麻婆豆腐）；喜歡的偶像（李嘉欣跟朱茵）；喜歡的女性類型（勤儉持家、最好能燒得一手好菜）。

而陳曉芳越看就越是覺得，那些男人像是在招聘一個傭人而不是老婆，設來的條件都像是為將來的工作內容背書。反觀陳曉芳的自我介紹，簡簡單單，女兒只幫她寫了：「44歲，天秤座，希望能找個聊得來的伴！」

陳曉芳沒抱多大希望，不過最後還是與一個在聊天室相談甚歡的男子相約出門。其實陳曉芳從沒看過對方的樣子，對方的頭貼一直是隻灰色的虎斑貓。見面當天，陳曉芳嚇了一跳，是一個看起來只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對方承認了自己對年長女性的癖好。陳曉芳從沒遇過這種局面，他們在日式料理店尷尬地對望，最後，她替他付了飯錢，回家就把程式刪掉。就在此時陳曉芳發現，交友軟體的自介頁面也像是框，富有深遠的寓意與娛樂性。陳曉芳把這件荒唐事跟女兒講，女兒笑說：「吃嫩草是妳賺到。」

「吃不下去啦！」陳曉芳回。

「那媽，妳在看到 he 本人以前有覺得他可以嗎？」

「什麼意思？」

「就妳有沒有覺得自己喜歡他啊！」

「什麼東西啦。」陳曉芳苦笑。

她女兒若有所思，安靜很久才回：「你們大人談戀愛好複雜。」

星期六轉眼就到，陳曉芳久違地坐上那台中古 MINI 的駕駛座，開過那條曾經熟悉的街道：熟客才知的魷魚羹店、屈臣氏、十字路口全家超商旁邊的那家古早味蛋糕，最後拐彎右轉，看見黃色鐵門，女兒已經在門口等她。

「等很久嗎？」陳曉芳問。

「不會，謝謝媽媽。」

「怎麼會找我載妳，妳爸的老婆不在家嗎？」

「阿姨跟爸爸一起去上班。」

「喔。」

「而且妳才是我媽耶。」

「嗯。」

開車的時候，陳曉芳沒辦法再把心思放在觀察框外的路人身上，她專注地數著紅綠燈的秒數，數剛剛開過的是第幾個街口。她已經很久沒送女兒去補習班，腦子裡的地圖有點生疏，後照鏡底下竹林寺觀音符的流蘇搖搖晃晃，那是與前夫一起去求的。陳曉芳和女兒就這樣在一片淡然的沈默裡尋找英文補習班白綠相間的招牌，偶爾彈出幾句例行性的關心。

「怎麼今天假日也要補習？」

「要考學測了啊。」

「妳今年不是高二嗎？」

「媽，我高三。」

「喔，記錯了，抱歉。」

她女兒大張芷婷兩歲，陳曉芳想。

補習班到了，在大街左側。陳曉芳想要把車子迴轉到對向車道放女兒下車，女兒連忙擺手，焦急地說不用不用沒關係，陳曉芳疑惑地問為什麼，她女兒露出羞赧的笑容，眼睛裡掉出好幾顆燦爛小星星。

「我男朋友會在門口等我一起進去啦，媽妳不要來，等等迴轉的時候直接開走就好，這樣好尷尬。」

陳曉芳點頭示意，打開門鎖讓女兒下車，她這時才想到自己從來沒見過女兒的男朋友，連他長得是圓是扁都不知道。於是陳曉芳故意停在補習班的正對面，

想瞧瞧女兒到底喜歡上怎樣的男孩子。從車窗往外看，陳曉芳看見自己的女兒匆匆地小跑步過馬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孩子已經站在那裡，一看見她，便寵溺地揉了揉她的頭髮，兩人在補習班門口嘻笑打鬧。陳曉芳再眯起眼睛看，感覺男孩子有些駝背。他戴大大的黑框眼鏡，背張芷婷那所學校的墨綠色斜背包，在那個男生轉身的某個瞬間，陳曉芳看見那個男孩子的側臉，長得有點像是張雨生。

陳曉芳慌了，她笨手笨腳地把身子挺直，想要看得更清楚那男孩的樣子，可是他們就要推開補習班的玻璃大門。陳曉芳只好焦急地把車子熄火，開門就要往對面衝。

「欸！等一下！」她想到女兒雙眸裡對未來的想像與渴望，想到女兒笑著要去談戀愛，想到女兒和張芷婷眼裡的星火如她自己一樣熄滅黯淡。

「你們先等一下！不要進去！」陳曉芳幾乎是放聲尖叫。

碰！

一股力量把陳曉芳往旁邊撞，恍惚之中，陳曉芳感覺到一群人把她團團圍起。她聽見女兒的哭喊，陳曉芳努力地想張開眼睛，試圖從一片混亂的縫隙中找到那個男生，直到失去意識之前，陳曉芳只記得那副大大的黑框眼鏡，裡面的黑色眼珠看向她，一切都像是假的。

評語

黃秋芳：我覺得這一篇的文字非常純熟，從青澀到純熟的那種各種各樣的心理捕捉，他很平淡、很細膩，卻表現得真的很深刻，無論是親情或愛情，我們會覺得處理感情最後是無解的這個最符合感情的樣貌，所以覺得他在那樣的難題的困窘裡面處理出淡淡的寂寞的憂傷

郝譽翔：很難想像一個二十幾位的大學生能夠把一個中年婦女的心境揣摩得如此真實，而且如此貼切，那種從婚姻中逃脫，可是到最後，到中年卻又面對一種情感的空虛危機，然後面對自己女兒那種不知所措的心情，我覺得都寫得相當的到位也處理得很細膩，人物也很立體。

得獎感言

很感謝在截稿前一天凌晨送消夜給我的吳ber eat，還有他 301 寢陪我聊天的快樂夥伴，最後是隔天早八讓我請假的 Grace。第二次嘗試寫小說，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希望大家會喜歡。然後如果中央大學有賣雞蛋糕就好了。

個人簡介

筆名葉儀，因為唸十次會變耶啾。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與桃園市高中生文學獎。IG 有兩個公開帳號：攝影 yeaaahyii；雜記 yeahyii_。如果在方格子 vocus 上搜尋「葉儀」的話會看到我的其他長篇人物專訪。

草莓

周欣儒

男孩坐在掃具櫃子裡面。

四壁傳來陰溼的灰塵味道，積累陳年的蜘蛛絲在頭頂上飄蕩，一隻爛豬肝紅的掃把橫在他的肩膀。

門縫有一小條橘子色的光芒溜進來，黏在他的瞳孔上，教室裡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

他實在等得有點餓，乾瘦的手指搭在膝蓋上，他把這種肚子空蕩蕩的知覺也捲在最暗的地方。

恍惚想起，星期六早上的時候，他是在奶油的黏香裡醒來的。

那股綿甜把他從床上吸了起來，急慌慌拉開鏽得快崩落的把手，就看見女人正站在灶台前面。

及腰的栗子棕長髮被縮成一顆球，她的雙手帶著過大的隔熱手套，鍋鏟被舉得老高，護目鏡下面的圓眼珠專注的盯著鍋子裡面。

「煎餅！」

男孩三兩下蹦到女人身邊。

「呦，我們小機靈鬼起床啦。」

女人的笑意有麵粉的穀子香氣，她像捧著新生兒一樣，用剷尖端起煎餅，唰地翻了個面，一片焦黑色華麗的登場。

「啊。」

「啊。」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低聲嘆道。

「這塊給他吃。」

女人毫無愧疚地把黑餅皮拎到盤子裡。

「f u c k，這個爛食譜，叫你哥把這本垃圾食譜扔了。」

她拿起麵糊盆子，一邊打攪一邊嚷嚷。

「這鍋可不能甩我頭上。」

身後男人忽然出聲，嚇了兩人一大跳。

「妳技術爛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男人坐在廚房中央，凌亂的馬尾毛像是倒插了一棵聖誕樹，正翹著小指悠哉地啜飲著缺角杯裡的咖啡。

「是是是，你技術最好，那怎麼沒人要吃你做的煎餅。」

女人把麵粉糊甩進鍋子，轉過身來，彎著眼睛笑看男人。

「這你就知道了，就是技術太好所以大家受不了。」

男人挑著眉毛，嘴角歪掛著幾十斤的得意。

「得了得了，你弟還在這裡，來，把這盤端過去。」

男孩蹦蹦跳跳地把一盤子災難放到餐桌，男人看了一眼，嚇得咖啡全吐出來。

「哥，這盤都給你！」

男孩笑出兩個小小的門牙缺口，手腳並用攀上高腳椅。

「不不不，你還在發育期，哥已經太老了，不用這麼有營養，而且，」

「你如果吃完這盤，哥有禮物給你。」

男人彎下腰，笑出一種深沉。

「真的嗎！」

男孩的雙頰因為興奮而番紅。

「什麼事情那麼高興？」

她端著另一盤堆得高高的黑色煎餅坐到桌沿，指尖微微繃緊，小心翼翼將手套跟護目鏡都脫下來。

「等等你就知道了。」

男人疊起報紙，正襟危坐。

「好，要準備開動啦！」

三個人終於坐定，酸梅皺褶的桌巾巴在鏽鐵桌子，十幾坪的窄廚房裡，頭頂的小燈泡反射著窗外斜進來的晨光，金光曬乾了屋子裡的溼氣，煎餅唯一的佐料是小小一盆切薄的草莓。

橘粉的淡影在女人的左臉畫出她的年輕，瞳孔裡的溫柔與堅定都圓潤飽滿。男人的肩廓撐開了矮房的頹委，眉間的頑傲依舊稚氣。

「吃之前，姊姊要先跟你們道歉。」

女人收攏了嘴角。

「實習就快結束了，排班一忙起來就抽不了身，住在宿舍又不方便回家，好幾天都讓哥哥臨時去接你。」

「這次姊姊答應你，這段時間過去，一切都會更好的。下次姊姊一定準時去接你！」

她輕拍男孩的手，手心的溫度跟著朝陽融化到他的手背。

「好啦，所以——今天的草莓通通都是你的！」

大手一推，滿盆的果芳飄到男孩鼻尖。

他笑得很開心，很開心。

「喔——難得那麼有誠意，那我也得拿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男人將手伸到桌子下，眼珠子左右左右地轉啊轉。

「嗚呼——看看這是什麼？一台全新的手機在這裡耶！」

「哇！」

男孩伸手捧起手機，光滑的鏡面反射他粲然的笑容。

「有了這個，想我的時候隨時可以打給我！」

「不要。我幹嘛打給哥。」

「喂，你小子。第一通電話要留給我啊。」

「誰要打給你啊，說不定人家已經有小女朋友要聯絡了。」

「不是吧？真的嗎？我們小屁孩這麼有出息嗎？」

「有也不讓哥知道。」

「切。小混蛋。」

桌面上，三個人開始分食黑色的煎餅，男孩默默將草莓都分到了兩人的盤子底。

女人摸了摸他的頭，男孩從低處偷偷上眺，脫色的襯衫領黏在她發白的頸子，男人的領帶還是那條綠底紅線的款。

「實習結束之後，我打算到市中心的醫院去工作。幸運的話分到穩定的宿舍，能攢點錢，第一件事情，就是給你換了那個破門。」

女人邊嚼邊說。

「哼，沒志氣，以後哥有錢，給你們換房子住。」

「叻——不錯嘛，聽到沒，以後就靠他罩了。」

貼在瞳孔上的夕陽尾韻虛弱，男孩在這四四方方的黑暗裡停止了回想，意識從橙黃的餅甜裡飛了回來。

此時此刻，他想暫停這場躲貓貓。

這場躲的人想被找到，卻沒有鬼在場的躲貓貓。

所以他終於推開櫃子門，在天空已染上一層深紫的時分。

他緩步走出廊下，天棚邊連綿的雨珠一點一點的落下。

四面奏雨，孩子們都已經走光了。

他轉身從後背包拿出了手機，細短的手指在螢幕上生疏的戳了幾下，撥通了一串號碼。

待機的音樂被雨水的擊打截斷，空洞的哼著：

「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齊快樂無比。」

廊下就只有他一個人，他不懂已經出社會好幾年的哥哥，為什麼還用這種齊整得可怕的兒童合唱。

他靜靜走到中庭魚池，這路上積水濕透了鞋襪，他伸手把手機扣在耳朵旁邊，像是有人在耳畔煲著某段重要的話，實際卻只是那首兒歌越發低迴的在重唱。

天邊開始打雷了。

雷聲震醒他的思緒，像是想到什麼，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根粉橙色的棒棒糖。

是草莓的味道。

第一次嘗到草莓的味道，因為沒有確切的時間概念，男孩只是模模糊糊覺得不久之前。

那天哥哥開了很久的車，男孩還依稀記得這條路，路的盡頭有一棟深紅色的獨棟房子，剛瞧了一眼，便覺得像是久別重逢，也像沒離開過。

難得有好多大人聚在屋裡，姊姊把他抱在懷裡，哥哥就在不遠處，跟一群人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昏黃的殘陽從窗框釋放，她把他抱到小院子裡面，院落的地板整齊的新栽了三排藤蔓叢，她把他輕輕放到地面，大手一撥，一團鮮紅色飽滿的果實，沁著水霧裸露出來。

她伸手在男孩面前擰下一顆，用白底紅花的手帕攏起來。

「這個是草莓，」

她的眼瞼低垂，看著手中沉睡的香甜。

「很甜很好吃的，姊姊等一下要去跟叔叔阿姨談事情，你在這裡，記得摘很多很多給姊姊吃喔！」

男孩用力的點頭，專注的在院落裡蹲下。

草莓都藏在交纏錯落的藤蔓裡，他嘗試扯下一顆，果實砸到地板，碎了。
男孩很緊張，下意識把碎掉的草莓塞進嘴巴裡。

好酸，好酸。

姊姊明明說這個東西很甜的。

姊姊騙我。大騙子。

他攏著手裡那一小小顆草莓，回頭跑進屋子。

推開新漆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哥哥姊姊身邊圍著一群大人，神色昏暗的在談論什麼，說話的聲音淺淺的穿出窗戶。

「想著當年你倆剛出生，還是我跟你嬸嬸先來看望的，時間過得也著實快。」一個禿了頂的中年男子，摩娑著手裡的咖啡杯，嘴角灣溜溜的說道。

「是啊，自從妳爸媽走了之後，嬸嬸就想著，以後這園子裡的草莓，全囤起來釀酒，到時給妳當嫁妝，等你找個好人家嫁了，我們也可以放心了。」一個身材臃腫的老女人，矯揉造作的抹著眼角開口。

「謝謝嬸嬸這樣掛念我們，還把我們的房子照顧得這麼好，現在不是草莓味道好的季節，不如再等等吧，我帶弟弟搬回來，會親自釀酒請您們喝的。」姊姊垂著頭，聲音細膩卻渾低。

「這…」老女人面色忽地沉凝，眼珠子扭向身後一干胖壯的男人們。

「咳咳，難得今天你們都在場，叔叔也不想為難你們，只是你們也就三口人，你和你兩個弟弟，哪裡需要用上一整棟房子呢？叔叔嬸嬸在這兒住的慣了，年歲也這麼長，這事兒不必急，等妳以後成家立業了，再尋一處更舒心的地方不也很好嗎？」一個臂膀舒闊的男人開口。

「這房子是我爸媽的，留著給你們住不合適吧？」

哥哥交叉著手，靠在沙發椅邊，眼底像銳利的鷹，神色如到達燃點的烙鐵。

姊姊伸出一隻手擋在哥哥胸前，搖著頭想阻止他再說什麼。

「不合適？你們也不看看自己什麼臉面，敢這樣跟我講話？敬酒不吃吃罰酒是吧，」老男人的眉頭戲劇性的扭曲，嘴角的輕蔑肆無忌憚的爬嗦，身後一千男丁緩緩站了起來。

「當初你爸媽也沒什麼本事，不知道跟什麼下流胚子學著偷配方，在製藥公司搞這種骯髒勾當，你還敢腆著臉來這裡瞎嚷嚷，家族的臉全給他們丟光了，拿一棟房子來折抵我還嫌少呢。」

男孩在門口怔愣，那老男人的臉孔混濁成一團不能嚥下的泥漿，卡在男孩的喉頭，努力想吞下這逐漸汗濁的瞬間，卻只能乾乾的噎著，動彈不得。

「什麼偷配方？公司做的東西早有問題，爸媽只不過是想辦法要處理而已，連法院都沒判下來的東西，你一個死要錢的老禿子，有什麼資格在這裡講狗話？」

哥哥眼底的鷹張開了手爪，眼見就要隨著他的腳尖向前撕咬，他伸出拳掌，推了眼前人一把。

「不要再說了，大家有話都好好說··你··你退後，你，不要，放手、放手啊啊——」

伴隨著姊姊悲傷而震驚的喊叫，一個不認識的叔叔單手掐起了哥哥，將他整個身子全舉在半空中。

哥哥的臉先是脹紅，接著又逐漸發青，姐姐的眼淚奪眶而出。

「那是我們的房子！你放開他，就算媽真的做錯了什麼，那是他們辛辛苦苦攢下來的房子，你有什麼立場全都拿走？」

「死不要臉，就是有你爸媽才會教出你們這樣不三不四的東西，當初就活該被燒死，省得還要在這裡看到你們這種嘴臉。」

哥哥被重重摔到地上，姐姐眼眶凝聚的悲傷靜靜的渲染，暈開了震驚、悲痛，最後凝煉成沉重的憤怒，重重的垂在那一群蛇鬼的身上。

她不要命的用纖弱的手臂，拼命的推開所有人，像是隻身無畏在颶風前的螻蛄，匱乏得只剩下勇氣。

男孩眼眶裡的世界在晃動，忽左忽右，房裡的身影橘得熟透，開始滲出血來。

等他回過神來，他已經回到院子裡面。

天空已經熟成到腐爛掉，他不知道自己怎麼回來的，只感覺手心一陣濕潤，那顆唯一的草莓被捏得粉碎，汁水已經爆裂開來。

他抬頭看向屋裡，此時大人們都不見了，不知道是走了許久還是剛剛離開，房裡暈開了燭黃，男人跟女人變成小小一方剪影，想看卻看不到底。

男孩想起了他的任務，他急急忙忙的在漆黑的院子裡擰下幾顆碩大的果實，衝回屋子，左顧右盼，直到確定視線裡只有兩個人，才推門進去。

他們倆都低著頭沒有說話，那群人早已散去不知蹤影。

他快步跑到姊姊面前，把手帕打開來。

脆弱爆裂的第一顆果實染糊了整片帕子，五六顆肥碩的草莓汁水淋漓的睡在中央，燈的迷茫讓這一手的豐盛看來淒淒慘慘。

這時候他才抬頭看到他們的臉，哥哥的嘴邊有一小塊青黑色，綠底紅線的領帶橫在他的肩頭，那雙棕瞳楞楞看著遠方，他的肩線彷彿掉進了太平洋，傾斜成一種失重的形狀。

姐姐看著他手中的草莓，用失去血色的手指捻起了一小顆，放進嘴裡。

她一邊咀嚼著，想笑，卻只成功勾起一邊的嘴角，想哭，卻撐著眼瞼，含水的眸子浮腫成倔強。

「哥哥也吃。」

男孩把草莓也兜進男人的粗厚的手心。

男人像是從萬年的蟄伏清醒，快速的大手一張全放進嘴巴裡。

「你都沒有吃東西吧，來，你也吃一顆。」

姊姊接著把一顆草莓塞進男孩的嘴裡。

男孩嘴裡方感受到汁水的流淌，像是清醒一般，他終於抬眼環視這間房子。

黃色的漆皮沙發、地中海藍櫥櫃、柚木矮桌、蠟淚的輕煙。

有那麼一毫秒，他感覺某種熟悉的溫度，包裹著自己的後背。

像是這裡從前不是只有他們三個一樣。

「好酸，真的太酸了。」

哥哥看向窗外，整張臉擰到左邊，稍紅的耳根隨著肩膀微微的發抖。

姊姊抬頭，用一種看著夏樹黃花的眼光，看向天花板忽明忽滅的吊燈。

「現在多吃一些，」

她抬起袖口，貼在眼角。

「以後就不是這個味道了。」

男孩在那一刻懊惱的低語。

我是大笨蛋。如果自己採的草莓再甜一些就好了。

從此以後，男孩發誓要把全世界最甜的草莓都讓給他們。

那日的慌亂告終，回到小公寓已經夜深。

男孩躺在木床一方，睡意全無，白天的一切近在眼前，讓時針的輕走聽來都是一種殘忍。

「嘎——」

他感覺到門縫被推開了那麼一點點。

「你還沒有睡啊？」

澄黃色的燈光從姐姐身後溜進來，她反身輕輕將門關上，垂墜的螺縲睡裙輕撫她纖細的鎖骨，柔順髮絲貼在她略顯疲態的眼角。

她靜靜走來，坐在男孩床邊，眼白裡浮出淡淡血絲。

「姐姐，為什麼那些叔叔要欺負哥哥？」

女人閃現了一絲詫異，於是她撇過頭去，沉默了半晌才開口。

「沒事的，那些壞人都被姐姐趕走了。」

「真的嗎？」

「嗯。真的。」

「姐姐，爸爸媽媽是壞人嗎？」

男孩囁嚅的開口問，他很想知道叔叔們在說什麼，可是他卻又不太想要問，小腦袋想不明白，嘴巴卻先開口了。

姐姐聞言，眼底的柔軟漾起一波光采，她無聲一笑，在男孩身邊躺下。

「爸媽走的時候你還小，你對爸爸媽媽有印象嗎？」

男孩想了想，並沒有，只有一種軟爛的影子在腦海裡轉動。

「哥哥的肩膀寬，那是因為像爸爸，你們兩個的眉毛像媽媽，我的眼睛也生得像媽媽，你們的自然捲比她要嚴重得多，小時候給你理頭髮，她都笑說像是在給貴賓狗裡毛一樣。」

「爸爸還曾經跟媽媽開玩笑說，我們全家都是陰毛捲。」

「什麼是陰毛？」

「啊…不…你還小不用知道這個。」

姊姊頓了頓，一時竟忘了這個孩子也才剛滿六歲。

「他們在製藥公司裡做了好多年，連生你的時候都還是工作到很晚，你出身之後有點貧血，媽媽很自責，覺得是她懷你的時候沒有好好保養，後來爸爸靠關係帶你看了好多有名的醫生，也不知道怎麼治好的，後來你就沒事了。」

「所以那個時候，爸爸媽媽在做不好的事嗎。」月光捻起男孩眼底蕩漾的不安。

「不是，」姐姐以堅定的眼神回應。

「爸爸媽媽只是不願意跟別人一起做壞事，可是身處在一群壞人之間，即使想要做正確的事情，也很難保護自己。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太善良了。」

「可是爸爸媽媽丟下我們，害你們被欺負，他們是壞人。」

女人伸手，擁抱住男孩燃起的小小怒火。

「爸爸媽媽會過世，也不是他們願意的，火災發生得很突然。你還小，你不知道好人有時候也會做錯事情，壞人在愛他的人眼底，也會是好人。今天在大房子欺負哥哥姐姐的人，也不是什麼壞人，只是他們也有想要的東西，太想要某個東西，就很容易傷害到別人的。」

男孩在漸漸降落的夜色裡張大著眼睛，在他黑白分明的世界裡，無法接受那中間叢生的灰階，他不能明白，卻又很想明白，說不定他聽懂了，就代表他已經長大，長大了就可以保護哥哥姐姐，姊姊不用再辛苦的去好遠的醫院上班，哥哥不用大清早就出門工作，他可以一個人建好一棟大房子。

那樣的話，在陽光剛剛釀成幸福的時候，某天下午，哥哥姐姐就能悠悠哉哉的來到學校接他，陪他回家，每天都能跟他一起吃煎餅，黑得跟昆布一樣也沒有關係。

「等我長大之後，我要打跑所有傷害你們的壞人，我會變得很高很強壯，我已經六歲了，很快我就可以變成大人了。」

這是一句用缺牙的嘴立下的誓言，開口很輕，每個字卻都如鉛凝重。

「不用急著長大也沒有關係的啊。姊姊說的話，你聽不懂也沒有關係。只要你平平安安、開開心心，我們都會越來越好的。」

女人溫柔撫摸男孩亂翹的頭髮。

「姐姐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讀書讀得很好，媽媽很高興，才剛上小學就給我辦了跳級，可是跳級考試那天，爸爸偷偷從學校後門把我接走了，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們一路踩水漥，蹦蹦跳跳的跑去吃麥當勞。」

「爸爸說，現在就是該好好玩的時候，吃吃好吃的東西、跟同學玩遊戲、走廊奔跑被訓導主任罵，開心的、不開心的都要放開來玩玩。你哥就很聽爸爸的話，玩到第一次考試考了二十分回來，媽媽氣得把他的小汽車都收起來，讓他罰跪，可是你哥很倔，怎麼樣都不肯道歉，後來媽媽覺得不忍心，放學後也帶他去吃麥當勞，結果那天晚上我跟你哥都想要炫耀，神秘兮兮地把兒童餐的玩具拿出來，結果兩個人的玩具竟然長得一模一樣。」

「你出生的時候，我跟你哥都已經十二歲了，你一出生，你哥便搶著要抱，你一沾到他的手就開始哭，媽媽手一接回去，你又不哭了。」姐姐眉眼含笑，看著聽得入神，不自覺跟著笑出來的男孩。

「姐姐唱首歌給你聽，以前媽媽總唱這首哄你，說不定你聽了，就想起來了。」

男孩輕輕的點點頭，華月登空，清澈的光彩照在他們的身上，像是一襲溫柔的棉被，初春正是入骨的寒，可屋裡能保暖的東西，卻不在身上。

女人啟唇，清朗的歌聲靜靜流淌：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
Who told you a calf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

男孩在姐姐的懷裡像個嬰兒，睡意在對體溫的眷戀裡飄起，那團不知形影的記憶，在他失去意識前，悄悄凝聚成了一幅圖畫。

陽光初曬的清晨，草莓田裡每顆果實，都飽含了整個春季的香甜，田裡有一家人，那一家人的左胸口，都裝著一顆，還沒破碎的心。

「您撥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嘟聲後開始計費——」

回到此時此刻，遙遠的來電應答，在一望無際的沉靜裡迴盪。

¹ 這段歌詞節錄自《Donna Donna》，中譯《多娜多娜》，是亞倫·蔡特林創作的舞臺作品 Esterke (1940 - 41) 的主題曲，由沙隆·塞康達所創作。現在流傳的英語版本，是 50 年代重譯版本，60 年代被瓊拜亞演唱後在美國成為暢銷歌曲。

男孩其實並沒有那麼需要這隻手機。

想見的人在另一端，卻總是無法回應，要手機何用呢？

他將手裡的糖放回口袋裡面。

雨還在淅瀝瀝的下著。

男孩扳著手指，靜靜地數著，這是姐姐遲到的第幾天了呢？

今天，他會把這顆糖果帶回去，放在姊姊的枕邊，凌晨時分，她就能在草莓的甜香裡入睡。

然後，等月亮快睡著，哥哥也會揣著夜色向他走來。

今天是禮拜五，明天，能不能一起吃煎餅呢？

評語

張亦綸：他處理家族的東西讓我覺得蠻有趣的。其實家庭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最早感覺到甚麼樣的東西是真的，什麼樣的是假的，什麼樣是利益，什麼是愛。

郝譽翔：從開頭、分段到情節的鋪陳等等，你會覺得草莓這一篇是這一次作品當中最像小說的一篇。就最有小說味道的一篇。但因為這樣感覺就像是一個設計出來的，他太精巧了。以致於裡面很多情緒的張力，也是比較就是用說出來的。

得獎感言

感覺這次得獎的心情跟以前特別不一樣，大概是因為隨著時間過去，看到自己的不足就越多吧？焦慮得想不停巴著別人問說：「我該怎麼寫得更好？」謝謝這次創作中所有幫助我的人，希望自己能一直記得寫作的快樂，希望可以能有更多人看見我的文字，喜歡我的文字，也希望我自己一直看得見自己。

個人簡介

一個焦慮的女人。

締約

張元耘

∞ Jafar 星 ∞

他撫上它的骨骼時近乎驚嘆。

那曾經是一隻非常漂亮的鳥。類似老鷹卻又不完全是，它大得多……他的手沿著鎖骨下滑至喙狀骨，又從肩胛骨撫至尺骨，再至指骨。

不再是凌厲矜持的白色頭頸。飽滿豐碩的紅色羽毛覆在緊實的肌肉上，從頭頂，到最末端的細緻尾羽都被淋上了楓糖。它扭頭看向他。眼睛裡的日斑好奇的活動。他的手緩緩貼上它的背脊，相觸的那塊底下溫熱血液奔騰。

他不打算觸碰它的顱骨或是頸椎。那象徵著某種馴服，而控靈師一向臣屬於強大又美麗的生物。他吻了下眼前這副骨骼的腕骨，虔誠地結束了這次連接。

「Alton？」不遠處的同伴發出疑惑的催促聲。

「馬上就到。」他把過於茂盛的枝蔓收回身體，接近透明的尖端傳來一陣麻癢。

「Hulda」像有什麼人刻意地把音量從最小轉到最大。

「什麼？」

「名字。『她』的名字。」

∞ Astrid 星 ∞

他看著 Percival 替金合歡木製作的弓箭刷上山泉。

這是防止弓箭朽壞的好方法，前提是你必須擁有一個能為山泉施加祝福的朋友。否則你所做的只是「把木頭放進水裡」——這類愚蠢的事情。

Percival 把弓箭遞給他。淺褐色的木質表面流動著蔚鬱的光。

「成年的控靈師們下月開始會到鄰近星系。他們需要戰士協助他們的行動。同樣的，戰士當然也需要控靈師。」

Alton 會到附近的 Aditi 星系。Drew 想。Percival 終於給了他一個方向。

「你知道的，Drew。控靈師需要實力相匹敵的戰士。」

回聲穿過山谷，把魔法師的話送進他的耳朵。

「而你是最出色的那個。」

Drew 接過弓箭。不算短的沉默過後，他抬起頭，朝 Percival 看了一眼。Percival 接近透明的藍色眼睛裡只有他的倒影。

「我不確定。老師……」

Percival 用魔法畫了一個星星。閃著微弱的光，就像他小時候看見的那顆。

「星星會指引你方向。」

＊ *Aditi* 星系第三旋臂——*Edith* 星 ＊

「嘿……呃，我的意思是，我沒有想到你會來。」Alton 侷促的將上下交疊的雙手又換了個方向，像要緩和什麼似地搓了搓。

周遭的器械轟鳴。盤據 *Aditi* 星系的幾大勢力，寄生不同顏色的旗幟在開採礦石的機器手臂上，一勺一勺挖取這個星球的地基。

Alton 的視線順著擺盪的旗幟飄移。旁邊的土堆高高隆起，偶爾閃過金屬的光澤，像在 *Edith* 星蟄伏的巨獸。相比之下，機械手臂顯得又小又脆弱。就像操縱魁儡的纖細手指，詭異、纖細、又完美的平衡。Alton 想。

Alton 和 Drew 上方是被紅土鋪滿的大氣層，砂礫摩擦和滑落的窸窣聲響把呼吸的間隙全都填滿。

「老師說你是最出色的控靈師，Alton。」

Drew 離他很近，說話聲像鑽入耳骨。

「控靈師需要優秀的戰士。」

「你需要我。」

∞ *Astrid* 星 ∞

「為什麼那個星星，」

Alton 一邊用雙手比劃，一邊試圖傳達自己的疑惑給身邊坐著的朋友。

「只有自己一個人？」

廣漠的群青夜幕上，帶狀銀河恆星遍布。其中有一顆特別明亮的星星。

四歲的 Alton 說話還是偶爾糊在一塊。不過他已經能初步感知，所有已知和未知之間的某種聯繫。

「我也不知道。可是老師說那個是北極星，是用來找路的。」

五歲的 Drew 在空中畫了一個地圖。

「就是……像如果 Alton 你迷路的話，跟著那個星星就可以找到我，之後我們再一起去找老師。」

「那什麼是北極星啊？」

Alton 又拋出一個問題。他總是有好多問題可以問。

「這個問題太難了。我不會。」

Drew 嚴肅地把頭左右晃了晃。他常常答不上來他的問題。

「噢。那北極星迷路的話要怎麼辦？」

在使褲子被露水浸濕的草地上，小小的 Alton 和 Drew 同時陷入沉思。

＊ *Aditi* 星系第三旋臂——*Edith* 星 ＊

「我記得我並沒有告訴過你，我要來 Edith。」

Alton 不自覺地雙手抱胸，Edith 的空氣品質讓他有些喘不過氣。

「基於你的弓箭是『被我』用壞的情況下。」

「這個地方需要控靈師太久了。我想，以你的個性，你會來的。」

Drew 伸出手，稍微整理對方的衣領。他看著 Alton 的喉結輕微地動了動。

「但你要來的消息是老師告訴我的。」

「老師也幫我把弓箭修好了，Alton。不需要擔心。」

在 Alton 反應過來之前，Drew 往後退了一大步。跟小時候每次惹對方生氣的時候一模一樣。

Alton 沒說什麼，只是緩慢從體內喚出翡翠色澤的枝蔓。

然後朝 Drew 的頭狠狠地甩下去。

「你找好和你締結契約的夥伴了嗎？」

前往臨時免戰區域 Noah 的路上，Drew 轉頭問。

在他身後約兩步的距離，是將走路速度逐步減緩，最後停滯的 Alton。

「事實上，還沒有。」

稀稀落落的有幾批人馬陸續經過兩人身邊。絕大多數是控靈師和戰士的組合，靈魂氣息伴隨著相異的香氣屢次掠過 Alton 的鼻尖。

他們的身旁都跟著一個動物。無一例外。有灰狼、雪豹等攻擊性較強的大型動物，也有待在控靈師肩頭的鸚鵡、或窩在戰士懷裡的黑貓。

Alton 就那麼看著，有些出神。Drew 站在他身後，目光落在比他更近更遠的地方。Alton 的肩上落著一些灰塵，折射著 Edith 永不下落的夕陽光，像是星屑久違降落在地表。

Edith 的黃昏總是充盈紫色三色堇的香氣。很久很久以前便是如此，比童話的起源還要更早。

這股香氣混著 Alton 身上極淡的氣息飄進 Drew 的鼻腔，他在清醒的間隙聞到了森林。

明天就是締約日了。

當一個人的靈魂過於敏銳又充沛，往往需要相同赫茲的同伴才能妥善地分享與釋出蘊積的能量，控靈師也是如此。

所以那些無法找到靈魂契合的動物進行締約儀式的控靈師，常會因為過於勃發的靈魂能量而太早的使生命邁入衰微。

❧

戰士們在 15 歲時得到弓箭。Drew 也是。這些『武器』（或說是戰士的夥伴）通常先由負責教導戰士們的魔法師決定材質，再委託矮人製造。矮人的工藝在所有星系都獲得認可，只要給予他們足夠多的報酬和信任。

弓箭的材質根據戰士的個性而有眾多的選擇。在 Percival 知曉的歷史中，金合歡木敏銳而忠誠，正好與 Drew 的氣質契合。他們沒有過多的猶豫就選定了金合歡木。

控靈師覺醒的時間則不一定。有的早一些，和戰士同時；晚的則能到七八十歲。不過在控靈師們長達 4、500 年的生命當中，頂多也只佔了四分之一。

Alton 是在 16 歲時覺醒的。

每個控靈師覺醒的經驗都難以複製，Alton 也是。

他只是夢見那些、他見過的和他沒見過的河流，匯聚成一個點，然後從他的身上迸發出來，蔓延向所有星系。

❧

『荒漠對於控靈師的枝蔓影響最小。若是控靈師要讓部分枝蔓「完全」離開身體，則他們必須選擇荒漠作為首次進行脫離的場所。

當枝蔓能夠從控靈師身上離開（但仍受控靈師所控）時，它們與戰士的弓箭相互作用而產生更大的攻擊威力和範圍就有了可能。』

書的邊緣略為焦黑破損，似乎曾經受過燒灼。泛黃的書頁上依稀可見用魔法書寫過後留下的銀色痕跡。

『真實』『自由』『愛』『靈魂』

Alton 眯起眼，試圖辨認小到幾乎不存在，被遺落在該頁邊角的幾個詞彙。

確認眼前的兩個人都閱讀完這段文字後，Percival 將手裡的書闔上。他笑著擺了擺手，示意他們可以離開。

Alton 和 Drew——在他逐漸因為過於漫長而感到乏味的生命裡，最有趣（也最聰明）的兩個學生。他從不干涉他們的決定，只是提供一些小小的——小小的建議或指引。

Alton 十八歲生日當天，Alton 和 Drew 決定試一試。

在豐饒的 Astrid，他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找到一處人煙罕至的荒漠。但是後續的步驟對 Alton 來說並不難。

很快地，有著清透翡翠色澤的枝蔓就從 Alton 的指尖掉落，漂浮在稀薄的空氣中。

Drew 把弓箭放在手上，朝 Alton 的方向遞了遞。他的掌心微微溼濕，手臂的肌肉因為緊張而不恰當地繃起。

Alton 深吸了一口氣，操縱枝蔓纏上 Drew 的弓箭。

在枝蔓接觸到弓箭的瞬間，Alton 感受到某種陌生的東西從枝蔓上倒流，隔著空氣刺激著他的神經。

在他混亂且難以釐清的空白裡，突兀地出現許多破碎的、難以準確銜接的過去：北極星、城堡、護城河……Percival。

∞

Alton 蹲在地上。從遠方看只是小小的隆起，像是無人問津的土堆。

「你在做什麼？」五歲的 Drew 不是很明白。

Alton 沒有回答。他正在專心地把眼前看得到的磚頭疊起來。磚頭與磚頭之間用濕潤的泥土鋪上厚厚一層。暗褐色帶有鐵鏽味的土壤遍布在 Alton 的周遭，他隨手一抓就能抓起一大把。黏糊糊的。

Alton 用磚頭蓋了一座小小的城堡。Drew 看了一眼城堡，又看了看 Alton，然後用手指在城堡外圍劃出一圈淺淺的溝。

「Alton，看。護城河。」Drew 把手指上沾到的泥土甩掉，再幫 Alton 清理身上的泥土。

Alton 全身都是泥土。他依舊蹲著，只是抬頭看向 Drew。他髒兮兮的。幾乎看不見本來面貌的臉上，祖母綠的眼睛閃著光。

「護城河可以保護城堡嗎？」

Drew 點點頭。

「可以保護到爸爸跟媽媽回來的那一天嗎？」

Alton 歪著頭想了想，又繼續說。

「他們還沒有回來。老師說我們要走了，我怕他們回來的時候找不到我，所以蓋了城堡。」

Percival 站在遠處的矮丘上看著小小的 Alton。隔著遙遠的土壤看見他眼中的光。

他想起 Aaron。想起總是假裝嚴肅地盯著自己的手被旁邊的魔法師勾著，之後大聲嘆氣的 Aaron。魔法師的瞳孔像是反射盛夏陽光的清澈海面。

也想起自己。想起第一次對於觸碰感到畏縮的自己。想起耗盡力氣抱著冰冷的 Aaron 的自己。想起深海總是難免發生海嘯，海面永遠不缺風暴。

想起魔法也會失效。

想起高山只能待在原地，山谷永遠無法通過。

他又想起有個星球的人會過一個節日。戴著紅色帽子的老爺爺會為所有的孩子帶來禮物，然後老爺爺就可以得到孩子眼中的光。

Percival 想。他至少能夠保留 Alton 眼中的光。

讓魔法失效地晚一些。再晚一些。

烏黑的雲層壓在 Percival 和 Alton 的頭頂上。

16 歲的 Alton 剛和 Drew 打了一架。因為激烈運動而呼吸急促的他臉上帶著笑，稍稍驅散了周遭異樣的漆黑。

或許有些人本身就是光。Percival 想。

他拿出了一塊翡翠，那塊翡翠有著和 Alton 的眼睛一樣鮮活的綠色。

「Percival 你得答應我們……如果……把這個拿給 Alton 聽。已經開始了嗎？」

Alton 聽見翡翠裡傳來母親的聲音。他猛地抬頭看向拿著翡翠的 Percival。後者以眼神示意他繼續聽下去。

溫度突然下降了些，他用雙手搓了搓手臂。

「咳咳，」

他還記得，當母親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時候，都會清一清喉嚨再開始說話。

「Alton，你過的怎麼樣啊？有沒有聽 Percival 的話？媽媽和爸爸都很好喔。」

不可以挑食、乖乖睡覺、和 Drew 好好相處……

在聽見母親的聲音說出這些話之前，Alton 就一一說了出來。

他笑了起來，眼睛閃著光。

「媽媽和爸爸跟你說過，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我們完成……」

接著便是沉默。很長很長的沉默。
直到這沉默使他開始慌張。
翡翠裡頭傳來一些聲響，Alton 再度聽見母親的聲音。

「我們沒跟你說的是，我們可能會失敗。」
「Alton。還記得我們討論過『死亡』嗎？你愛的人會去另一個世界，但你要記得，你愛的人依然愛你。」
「當你聽到這個留言的時候，很可能我們已經在另一個世界了。」

Percival 逼迫自己看著 Alton。看著他眼裡的光，毫無方向的逐漸散開。並不是像蠟燭吹熄那樣的完全熄滅，更像失去陽光映照的白砂、第一縷陽光照射下的小美人魚的雙腿——在 Percival 的眼中快速又緩慢的消散開。

「親愛的 Alton。我們愛你。永遠愛你。」

如果扣掉那一大段沉默，翡翠保留的聲音其實並不是很長。
Alton 泛白的手指緊緊抓著那塊翡翠，四周天空漆黑。僅存的透綠光芒刻進他的手上。Drew 坐在他身旁。
他們一起聽了 117 次「永遠愛你」。

下雨了。Alton 慢慢地張開手，讓手裡的翡翠被雨打濕。
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雨。儘管從未在書以外的地方、以視覺之外的方式感知，但 Alton 知道那就是雨。

Drew 看向 Alton 的眼睛。祖母綠的湖泊乾涸，裸露出乾裂的大片土地。
然後下起了雨。大滴大滴的雨落進粗糙的裂縫，又因為過於乾燥無法吸收而盡數溢出，毫無方向的漫延開來。
他試著去接。寒冷的水珠在他手上匯聚成一汪水塘，他後知後覺地感到灼傷。

混濁的墨綠枝蔓從 Alton 身上瘋狂的瀰漫開來，像無法消散的濃霧把兩人包裹。枝蔓的邊緣上流動著暗紅色的光澤，Drew 似乎能夠聽見被荊棘束縛的困獸發出低沉沙啞的嘶鳴。

Alton 終於開口。砂礫咕嚕滾過他的喉嚨，喀拉喀拉作響。
「他們還能找到城堡嗎？」
Drew 把 Alton 的手握緊，直到感受對方的骨骼不安穩地震動。
「永遠都能。」

Alton 的身體無法自主地開始震顫，剎那失去了對枝蔓的控制。

枝蔓近乎貪婪地纏繞上 Drew 的弓箭。Alton 就那樣看著枝蔓發出的光芒幾乎將弓箭吞噬。

Drew 第一次無法從任何管道探知到 Alton 的想法。他握緊手中的弓箭，屬於金合歡木的特殊紋理從握把上刻進掌心，和某種情緒一同噬咬著他的心臟。

下一秒，Alton 奪回了對枝蔓的控制權。慌亂和焦急之下的錯誤施力，硬生生讓 Drew 手中的弓箭斷成兩截。

「我……」Alton 張了張嘴，又閉起來。

沒有人知道經過了多久。可能是幾秒、幾分鐘或幾個小時。

或許是沒有人在意經過了多久。

時間黏稠地停止流動。

「我很抱歉。」Alton 把話說完。

∞ Astrid 星 ∞

Drew 好一陣子沒有見到星星。具體時間是九十一天。從 Alton 離開的那天開始。

Astrid 上的人們很少利用地圖來辨明方位，他們仰賴星星指引方向。當烏雲遮蔽夜空的時候，他們便把自己變成星星。

Drew 又一次無法準時抵達戰士們聚會的場所。他無奈地搖了搖頭，把隨身攜帶的小袋子裡，自己斷裂的弓箭拿了出來。

金合歡木上隱約閃動著微弱的光，勉強為他指出了方向。接著便很快地熄滅。

他記住了大致的方向，轉頭卻看見了湖泊。

∞

Drew 嚇了一跳，瞳孔受激而稍微擴張。Alton 的臉貼得太近，近的他能夠看見對方眼中波光粼粼。

森林剪裁過後篩落的陽光全數傾倒在湖面上，再毫無保留地落到 Drew 的眼睛裡。

「Drew？你是走神到其他星球了嗎哈哈哈哈哈」

看見 Drew 的反應，Alton 笑得眼睛都泛出淚水。

Drew 看見陽光落進對方眼裡，反覆折射出糖果紙的光澤。

「這裡要往右邊走不是左邊。為什麼都已經拿到弓箭，即將要成為 Astrid 最厲害的戰士了，你還可以迷路成這樣？」

Alton 拉著對方的手往右邊的那條路走，一路上說著數不清的事。包括昨天的星星或是前天的月亮，或是又一個星球面臨消亡。

Alton 說的所有句子，日常或反常的碎片，Drew 都記不清。

但是從那之後，Drew 沒有再仰賴過星星。

Alton 永遠是所有目的地的嚮導。

∞

湖泊讓 Drew 想起 Alton。

他又站在原地想了一段時間，之後帶著自己斷裂的弓箭到了 Percival 的住所。Percival 好像已經等了他很久，又好像只是無意間從窗戶瞥見了他走過來，所以開門迎接。

「Drew。」

Percival 藍色的眼睛帶著點灰色。像即將下雨的天空。

他抱歉地對正站在門外的學生搖了搖頭。

「我想你還沒準備好。」

Drew 眼前的門『砰』地關上。他看著手裡的弓箭發楞，無法理解老師口中的「準備好」是什麼意思。

持續迷路半年後的某天，Drew 做了一個夢。

∞

黢黑的天空讓他想起兩年前，那個下著大雨的晚上。

周遭沒有一絲光線，Drew 感覺自己的身體都快要被黑暗吞沒。

但是他必須向前走。即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往前走、或哪裡是未知路途的終點。

逐漸滋長的恐懼與困惑攔住了他的雙腿，向下踏的步伐鑿出的痕跡越來越深。

『 星星會指引你方向。

睡吧，親愛的河流、草原、森林和月亮。

星星會指引你方向。 』

是 Alton 在唱歌。Drew 聽見輕柔的河流淌過月光。

身處一片黑暗當中，Drew 並沒有看見對方，但卻下意識地朝著歌聲的源頭走去。

好像得知了目的地般準確的充滿信心，他邁開腳步，步距越來越大。

然後他開始奔跑。像黝黑的天空裡只下墜一次的流星那樣奔跑。

漆黑的盡頭一定有光。

Alton 就在那裡。

∞

Drew 睜開了眼睛。在溫熱的水滴映射下，他身旁的弓箭發出微弱的透綠光芒。

他又一次敲響 Percival 住所的大門。

「Drew。好久不見。」

Percival 笑盈盈地看著眼前的學生。清澈的藍色眼睛像風平浪靜的海面。

「我想你已經準備好了。不是嗎？」

Drew 看著 Percival 的手放上自己斷裂的弓箭。金合歡木的紋理在藍色的光芒閃動過後，又變回了它原本完好無缺的樣子。

* Aditi 星系第三旋臂——Edith 星 *

或許是憂慮締約日的緣故，Alton 洗澡所花的時間比以往都長了許多。

也有可能是在這空白的兩年之內改變的習慣之一。

Drew 疲倦地嘆了口氣。

時間接近午夜，幾隻貓頭鷹和刺蝟路過 Drew 面前空曠的土地。他幾乎要陷入睡眠。

Alton 邊擦著濕漉漉的頭髮邊朝 Drew 走去。

水氣模糊了 Alton 的視線，他眨了下眼睛，想要看清不遠處坐著的 Drew。

一些沒來得及用毛巾接住的水滴沿著他的髮梢掉落。

Drew 也借著月光看向 Alton。

他甚至來不及思考，或者思考不能帶來他需要的任何意義。

Drew 只是踉蹌地向前邁了幾大步，把 Alton 拉到自己的懷裡。

之後把雙唇覆了上去。

他從未想過自己能夠那麼渴求一個人。像一滴水落進滾燙的熱油，像閃電偏是選中了他的手指，像四面八方的城牆在河流的撞擊下頃刻崩解——而他是那樣熱烈地湧上礁岩。

Alton 一瞬間睜大祖母綠的眼睛。然後又緩慢地闔上雙眼。睫毛上的水珠被熱氣蒸騰，臉上的肌膚傳來熟悉的麻癢。這是他第一次清楚感知到意識逐步碎裂，成為歡愉的湖泊，或是海洋。靈魂深處強烈的共鳴大聲鼓譟——只存在於傳說中、控靈師最驕傲的能力——與伴侶共享意識領域。

但現在的他無暇歡慶。

所剩無幾的理智消失之前，Alton 在 Drew 茶棕色的瞳孔裡看到自己。和夜幕上唯一存在的星星。**北極星**。

他們閉上了眼睛，放任自己下墜。

∞ *Jafar 星* ∞

巨大的鳥骨骼上落滿了月光，森冷的銀白色骨骼上緩慢生出皮肉。先是末端的指骨，至尺骨、肩胛骨，又向上至喙狀骨，再至鎖骨……最後是頭骨。

骨骼上每一處都覆蓋上皮肉之後，Hulda 張開了褐色的眼睛。她的瞳孔順著視線移動，直到裡頭的日斑撞上月亮。

她想起那個年輕的控靈師。又想起翡翠枝蔓的另一端傳來的震動和相近的波長，想起自己初次與契合的控靈師締約時的歡欣。

而這個年輕的控靈師甚至與她更加相契。像水滴最終回歸河流……

她朝著月亮發出了清越聲響。楓紅的羽毛上流動著月光，代表締約儀式的終結。

* *Aditi 星系第三旋臂——Edith 星* *

Hulda 從遙遠的 Jafar 飛來，降落在沉睡的兩人身旁，在 Alton 溫暖的身體上蹭了蹭。

累壞了的她閉上眼睛。在她楓紅的羽翼上放著 Drew 金合歡木製的弓箭，上頭輕柔地纏繞著 Alton 的枝蔓。

Alton 奧爾頓 河流起始之城
Drew 杜魯 聰慧與誠實的人
Percival 珀西瓦爾 穿過山谷
Aaron 艾倫 巍然的高山；受神啟示的
Hulda 胡爾達 優雅，被大眾深深喜愛的

Jafar 水流

Astrid 神聖的力量；星星的
Aditi 宇宙的；無邊無際的
Edith 格鬥；戰爭
Noah 鎮靜的，靜止的，或平安的

評語

郝譽翔：他的想像力、大膽、創新勇氣都遠超過我們年輕的時候，很高興能夠讀到這樣的東西。

黃秋芳：我覺得他真的是有很多精巧的設計，這個龐大的異世界，跟我們很常看的奇幻小說比起來他真的有一些屬於他自己的想法，處於萌芽與鬆緊，封建跟沉悶，我覺得這裡面會喚起我們對中世紀那種復古的自然情調，有一點浪漫的共振。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之後會好好改善自己在創作時的缺點。

個人簡介

話很多的人。創作也是一種說話，細膩又熱烈的。

方法論

王怡棻

一個辯證時代關於愛的記事

1937年4月，法國巴黎

黑色的舊大衣掛在玄關的衣帽架上，還帶著一點外頭的風寒氣，窗戶捂得嚴實，算的上是空氣流動的，大概只有呼吸和走動。拉開的窗簾懶洋洋，光線從玻璃窗外透進玻璃窗內，無精打采地癱在書頁上，我無奈地轉過頭去，陽台種的綠植堆裡一朵小花都沒醒過來，好像這種溫度這個時間點就應該軟在被子裡，抱著個什麼暖和的，棉被或人，好好睡上一覺。

先生笑我春困不只春困，春困秋乏夏無力，下雪了興高采烈衝出去打雪仗堆雪人，玩夠了回家就喊著冬眠。我說他雖比我年長三五來歲，竟精力充沛地不像人，一年四季都是一個模樣，穿上西裝，人模狗樣。

說笑是這樣說笑，先生每日還是穿著熨好的西服去學校，四季不變。他說那是對職業和專業的尊重，在外頭是什麼身分，就應該像個什麼樣子。我想這是他的執著，也就沒怎麼去說。趟風冒雪的時候，他穿西裝，我就三件套加長風衣；艷陽高照的時候，他穿西裝，我就隨興套個薄襯衫出門。有時流了汗，濕了襯衣，先生就盯著我，我一扭頭，他又埋進法典裡，裝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樣子。

先生是來法的華人，我是法裔華僑；他學法，我學文。我說這世上的專業是不是都被分成文字類和數字類。他說，你這個問題十分奇特，明明心裡有個答案叫「否」，卻還是會問，你說這是為什麼？我也不惱，輕輕踹他一腳，順道端起他桌上的咖啡一飲而盡。

愛人之間總是喜歡聊些見頭不見尾的話題，比如一些哲學性的問題，「爐子上的熱水壺是否存在」或是「眼前的人是否存在」之類。先生笑得有些令我手足無措，他反問，那你覺得……我吻你的時候我存在嗎？他說完，看我哼了兩聲，忽然間好像不願意聽見我的答案，大概是查覺到我想捉弄他的心思，便又堵住我的嘴。

去逛商場，相中了一張床，床頭的木紋刻的細緻，不知為何就很想買下來。扯了扯先生的衣角，他卻說我是不是早晨間不想起，現在看見能躺的就躺下去。我瞋了他一眼。然後聽見他道，挺好看的，不騙你，但還不是時候。

怎麼不是時候？我笑道，逕直走過去坐在床沿。要是以後你結婚了，我買一張送你。說完忽然覺得自己不對，就皺起眉不再說話，看著他，雙唇微啟，滿臉歉意。

我以為先生會生氣，或是叨叨一頓，或是眼神冰冷。但他沒有。他說，這種話你說了也沒用，不會實現的。他蹲在床邊抬頭看我。我不會娶別人，你也不會娶別人，如果我們都不會和對方以外的人結婚，法律卻不允許我們結婚，那按照你的心思，這張床我永遠都不會用上。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娶別人呢？我問他。你說永遠，可是永遠是什麼？你要知道，永遠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定義，我和你之間，假設斗膽用愛來定義吧，這份愛本來就沒有永遠、天長地久、海枯石爛，以及其他荒謬不可預見的說法，那你怎麼知道呢？可能有一天愛就不見了，可能有一天你不愛我，或我不愛你，或是其他原因，你沒辦法控制的。

好有趣。先生回應。他輕敲我的頭，道，申請休庭。

假日的商場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說人多也不算多，說人少也不算少。走在街道上，雖不至於人潮擁擠，但也說不上是人頭零星。這個好處是，店鋪裡的店員不會總是有閒暇時間盯著你瞧，身邊的人卻能在足以阻擋你的一舉一動的前提下，不打擾逛街的興致。我們來的時間不算晚，還沒到飯點，店鋪也不是每家都開著，來來往往的人似乎都有目的性地行走，去工作、去約會、去赴一場盛大的相遇。我沒有。也算是有吧，我的目的就是跟著先生，他在哪家店門前停下來，我就停下來，然後選一個稱心的物件，看一看，摸一摸。

先生喜歡書，我們就在書店停了好一會兒。巴黎有不少那種路邊小書攤，幾只鐵架子、一張木桌子，再搬個小凳子就能開鋪營業，上頭多是報紙和薄本刊物，有些隨處可見的書，最不一樣的是，每個小書攤總有那麼幾樣挨著老闆興趣愛好而進的冊子，也有不少有能力卻沒名聲的業餘作家，平時寫了些自己覺得還行的作品就放在小書攤寄賣。我曾經在小書攤買過一本關於心理學的書，學了點皮毛就要去試探先生，被他以不務正業順走了書，還附加彈了額頭。不曾想從那次以後，先生竟喜歡上了這門他口中「不務正業」的學問，我說他笑百步，他說，法律心理學是有這門課的，難不成，你們還有文藝心理學？我沒作聲，暗裡笑話他。

書店不大。巴黎每樣東西都是精緻的。精緻、精巧，但不失典雅。先生說這裡好就好在什麼都很小，都能入得眼，但壞也壞在什麼都太小，失了那麼點大氣。我反駁道，那是因為你在用中華民族的眼光去看法蘭西民族，如果你像我一樣生於斯長於斯，哪怕血脈相同，恐怕都能看見不一樣的東西，就好像，假設今天兩種人站在你面前，逼你今天要結婚，若你是一個情竇初開的人，你涉世未深，你渴望情愛，祈求被需要，滿腔熱烈要找人承擔，你會選你愛的；可若是你被愛傷得多、傷得深、傷透了心，你渴望家庭，那你會找一個愛你的，只有他才會為你付出，而不是等待你付出。

但是愛本身和參與愛的對象並不是只有兩種。先生回應，畫一個圖表來說，這是排列而非組合，你本來就可以選擇和你愛的人或愛你的人結婚，但是，你們雙方也可能兩心同，也可能兩相厭，這並不能說明什麼。為什麼會有

人說，在天地面前立了誓之後反而一切都變了，因為真正為了愛而結婚的人太少，太多是假象，是組建家庭和傳宗接代的責任讓一切變質，愛並不是始作俑者，他們卻讓情人之愛成了家人之愛，這怎麼挽回？

我覺著他說得對，心底卻不由得無力應對。

出了商場，是商業街。四月的天空還不很晴朗，風吹來夾帶著冬末未能及時安睡的寒氣，花香在潮濕的空氣裡找暖陽，慵懶的路邊的貓眯縫眼兒逗弄花盆裡的春芽，我手腕上的錶和小廣場的鐘塔一起走著相似頻率的不可回逆運動，伴隨腦波的刺激與平靜，心臟的收縮與舒張，路上行人三三兩兩，我和先生一時無話。

忽然先生伸手輕捏我的腕，示意我隨他去，又旋即放開，我才抬頭仔細瞧那店鋪的裝潢，木門、木櫥櫃、木紋的櫥窗框被擦拭得一塵不染，唯獨一根金屬竿子上些微搖晃的木吊牌，燙著一行經歷過風雨的沉穩的字，說起來，杰賽尼並不是一個特別久的牌子，在一眾商業街櫥比鱗次的花樣裡，卻有著像兄長那樣具威嚴的面貌。我沒想通先生的用意，他似乎賭氣著，不說話，踩在黑白相間的磁磚地在店裡走一圈，我便站在那兒盯他繞一圈。裡頭有人出來招呼，一位蓄著鬍子的老先生，穿著紳士一般的馬甲搭著白襯衫，像是在凡爾賽宮那樣的地方才會出現的管家一般的人物，操著一口低沉而軟糯的法語，詢問來意。

一場並不盛大的、卻十分重要的家庭場合。先生道。正式，必然的。

我暗自疑惑，難不成他要回家鄉去嗎？他的家人都在上海，怎麼沒打算在亨生那樣的店去訂做一身，畢竟是較時髦的樣式，雖只聽說沒見過，但想必應該比本地的設計更加符合東方人的面孔。沒來得及多問一嘴，卻見老先生起初楞神，又身手翻過玻璃門上的營業牌子，我原想開口說不過是一套衣服不必麻煩多時，卻見他倆一個看著我瞧，一個看著兩人上下打量，沒反應這是葫蘆裡賣的什麼藥，老先生便走回內間拿了兩身，一黑，一白，單排扣，剪裁頗令人眼前一亮。

一套好的西服，同女人在晚宴穿的禮服是不可同日而語，本身，晚禮服講究合身和揚長避短，但是西服不只如此，揚長避短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外觀上平、直、熨、登、挺，內型上胖、窩、圓、服、順，操作上推、歸、拔、四功到家，這本是客人親自在店內試穿過了才肯買賣的，卻沒料想交到我手上的那身只需褲腿稍微收放，其餘堪稱完美。老先生又端出一只墊了絨布的托盤，上頭是一對一對的配件，我知道搭上這些才叫齊全，心底卻冒出一點不敢想的心思，那上頭是皮帶、領帶、領夾、領結、褲袋、袖扣、襟針、口袋巾，如此完整，所以如此盛大。

老先生走進內室去，縫紉機的聲音像穩妥的指針輕輕敲打，我扭頭用眼神詢問，先生竟也不閃躲。

十三號是你的生日，二十歲在中華民族稱做成年，我原先想給你一場盛大

的典禮，但人多和盛大似乎不屬於你我，你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多說，就像我想在你心裡有一種猜想不需要紙筆證明，應該可以直接導出解，並且證明我前面都在胡說。他堆砌了一堆語句，用他的言詞下不可說的赧然從旁佐證我的猜想。

所以，你在試圖走簡易程序？

不，這件事沒有簡易程序，因為事實不明、關係不清，以公論這種訴求頗有爭議，我現在是跟你協商，不過我並沒有做足你會接受協商的的心理準備。他說。

看來如你所料，是必須庭上見了，帶好你的證據，大律師。手指輕敲那只絨布托盤，我微微一笑，他難得語塞。

待會兒換上嗎？

我嗯了一聲。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至少我是會的，似乎能在某一個時刻拉遠了視角去看自己，再遠一些去看這座城市，更遠一些去看一個國家，很多的時候能遠到看見已知的宇宙，數顆臆想中的星球，或許還有漫天的星塵。學語言不免要有些用字遣詞的苛責，簡而言之就是任性地推翻定義再重新定義，比方去否決永恆或是真情或是命中注定，在時間的跨度裡找尋一個哪怕比塵埃還不如，卻至少不算白活一遭的位置，站穩了，再俯瞰，層層的天和層層的雲，去尋找自己來自何方，海洋或陸地，高山或平原，一個有暖陽春草的地方，某一個隱密的角落有一座巨大的冰冷抑或熾熱的城市，冷眼旁觀或興致盎然地看一齣又一齣沒有中場休息的劇目，無數個靈魂上演離別的人重逢，重逢的人道別，相愛的人相愛。

法律專業艱深無比，我閒暇無事整理家中書房的書架，那三四五排、二三十冊、千百餘件案子，細述或概括不過都是愛恨情仇；每一條法律，每一樁訴訟，說來都是基於對於某種中心信仰的執念和熱愛才會成立，世間事無一不是如此。

杰賽尼的老先生贈了一只簡易的皮箱盛裝無法同時戴諸多在身上的配件，另有無塵袋和換下的衣物之類，摺好放在紙袋中，先生和我各自穿著一身正裝、扮成紳士模樣，提著那幾樣走在路上彷彿是貴婦才會做的事，於我，這畫面想來頗為有趣。

於是用這少見的一瞬時間詢問先生關於 *toujours*，英文的 *forever*，中文的永恆，附帶提出我想在他的答辯裡聽見的關於愛的辯證。說為什麼兩個注定不能在一起的人，上天卻要安排他們相遇，是上輩子欠了太多，延續到這輩子來償還，還是純粹一個玩笑？他應當知道我並非在質疑，而是客觀提出一個這個時代無法仔細去說的疑問，中華歷史上下五千年，每個時代可能都有一些無法解釋的事，但相似的問題其實有相似的中軸，導出不一樣的解端看不一樣的人用不一樣的方法。就好比說，說上天，你要相信這個上天是神或命運或超出

科學所能解釋的、或者人類理性能夠認知的存在；說幾輩子的事，你要去找尋前世因、今生果，去推斷月老的紅線和邱比特的箭，所有血脈和不可解釋的緣；說注定，你要有本事把自己的每一次相遇和離別都歸功或歸咎於你看不見的未知，而不是自己的努力。

我們在方型廣場一側的長椅坐下，正對著廣場中央的噴泉，鴿群從一側起飛落在另一側，低頭啄食石板地上的麵包碎屑，噴泉的水柱遮掩了天主教堂的大門，幾位淑女穿著厚重的長裙踩著典雅的風情走過長廊，不一會兒隱身在水霧之後，消失在視線之中。我想起那句，每一場相遇都有可能是久別重逢，卻覺頗不踏實，書上的情愛、慾望、每一種關係之間的身分認同都不如現實平淡，活著，才感受到一種來自未知的可怕，比如許多的假設性問題，假如我的名字不是……假如不做這項選擇……假如沒有相遇。在這樣冰冷的假設裡，幸運的話，身邊往往有人拖拉著把沉浸在假設裡的人拽出，告訴他，沒有假設，不存在如果。

我是幸運的。

我們穿著一身正式的衣服，想像那幢莊嚴的建築裡有著什麼樣的人物油畫和金色浮雕，彩繪玻璃藉著光訴說誰的故事，五彩斑斕的穹頂之下，誰坐在古樸的長椅，誰走過靜謐的迴廊，誰低喃著祈禱，誰和誰真摯地宣示。未回暖的春風吹不進經年的沉澱，我和他並肩卻無法說出那段話，關於不論是好、是壞、是疾病、是健康，關於尊重、愛護、忠實、直到死亡，一段未經許可不許擅自的言語，一個用戒指套住往後餘生的諾言。

他伸手勾住我的指尖，輕撓在影子裡，問我申請答辯，是否開庭。

我微笑示意。

他慢悠悠地說，我並不認為永恆的愛是一道標準命題，或言，它本身是矛盾的，當你覺得世界上存在永恆的愛的時候，你不能保證直至一方死亡，這種愛也依然存在，換個角度，當你相信世界上不存在永恆的愛的時候，你從未活到永恆，又如何能證明它不存在？換言之，當我說永遠沒有永恆、說沒有人有資格說永遠的時候，是不是存在話中缺陷了，因為既然永遠不會有永恆，「不會有永恆」就成了永遠；當我沒資格面對萬生說永遠的時候，若是永遠沒資格，那這也成了永遠。所以，永恆應該是由一對愛人自己定義的，那麼，我和你之間的真愛與天長地久，不過就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或聽到的。

我願意對你說，我將永遠愛你，儘管這個承諾背離時代的枷鎖、愛情心理學、人類行為、所有世俗，我願意在星球轉動的定律下許諾你一個打破定律的愛情。因為我愛你。而這份愛，從來都是因為現在的我愛著現在的你，只要你看著我，親愛的，我們就已共同見證永恆。

我才沉浸，冷不防又聽他轉折了深情，道。說到底，這些話是一種期待值頗高、實現性不高的對話，你別生氣，但這確實是事實。因為你不能保證口頭上的應諾對方定能履行，也就是說，換回最原始的問題，你在一段感情中最想聽見對方說什麼情話？是我會永遠愛你？還是哪怕我知道再三百六十五天之後

我會離你而去，我依然願意在有限的時間裡無限地愛著你？如果這樣的情話能比永恆的愛吸引你，你就不會再去追求虛無飄渺的話語而讓自己心神不寧。

中央噴泉停下了湧動的喧嘩，幾隻鴿子撲棱著翅膀落在腳邊，像是庭上旁聽，太陽在此時經過我們頭頂，腳下的影子被壓得很短很短，不像個人形，我低頭沉吟了一會兒，知道他說的雖不是一場搬得上檯面的答辯，卻很真實。如果說相遇像一場童話，生活便不過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想給彼此的，從來不是萬千星辰，而是一早起來陽光正好，他看書，我看報，在各自的領域裡自由且獨立，然後頂峰相見，落日的時候落座一張桌的兩側，用一頓晚餐，睡前道聲晚安，閉上眼的前一刻是他，下一次睜眼第一個看見的也是他。小說裡驚羨的都比不過如此橋段，不過尋常。

我側過身，看他把一身簡雅的黑穿得深似水，濃如墨，動驚四方，靜容山河，然後我傾身向前，對上他的眼睛。

這是你的最後陳述嗎？我問。

這是我的最後陳述。他答。

西服終歸是被掛進了衣櫥，像先前先生擁有的那一櫃子正裝，無一相同，卻又無一不同，每一套都有屬於它的故事，參與這幾坪米房子的纏綿與滄桑，像是城市旁觀這紅塵滾滾的人間，總有它的辛酸與落寞，卻如生活依舊存有期待。我明白他心底想的，那種期待或許是許多世代以後人們如呼吸一般習慣的生活，如同現在的我們，總會為某些自由平等的呼籲、家國天下的信仰，去爭先恐後成就光榮。每一種時代的信念，在時間的奔流中演化，它改變它的面貌，卻從不改變它的本質，一種堅韌不拔根生於骨子裡的，如愛。

沒有最終判決。先生說除了我自己，沒人能給得了我判決，在正方與反方的交鋒中，信仰成了關鍵性證據。其實尋常人大多沒有那種信仰大於命之類的，還是活著比什麼都重要，但說到底，未來之事無人能算，從前根深蒂固的只求安穩度日，或許某一天，就成了願民族繁盛。所有的文學與戲劇都承載著某種執念，正如每一段歷史都上演過的許多執念，這些執念自洪荒而生，源亙古而來，共同描繪一個燦爛的世界、一個盛大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如塵微小卻如辰光明地，有一場辯證，參與人數兩人，在列祖列宗之前算是徹底沒了理智，又或是說，這才是他們最富理智、最為清醒，充斥著無數時間與無數宇宙中關於愛的一切邂逅與重逢，卻是千萬餘日子中，千萬餘平凡裡，某某平凡的一刻。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正大光明地穿上這件衣服。我說著，輕撫著那套衣服，上等的料子存在一種骨子裡的挺拔。然後，面對國，面對家，面對天地父母與律法，面對生活，面對你。

先生低喃了一句，窗外的空氣闖進屋內打散了話語，沒有聽清，但我知道，不必挽留，錯過亦不必尋回，像晝夜交替不必害怕長夜將至，因為黎明總會到來，每天，每天，晨光清冽，太陽自地平線下威嚴升起，追隨時光的腳

步。

然後惠風和暢，天光抱晴而來。

評語

黃秋芳：1935 年到 1939 年的巴黎，那時羅蘭巴特剛好在那裡。他好像重現了那個羅蘭巴特的時代的巴黎，的舊歲月的行走。但是這個行走速度拼貼的卻是正在中國時尚工業進展的一些變化。這可能是我覺得在這一次評的時候，蠻特別的。

郝譽翔：剛開始看真的會覺得很有意思，用法國，然後哲學、思辨、愛情。但是因為他是關於時代。就是他有一個時代的設定，就是 1937 年，但是後來他好像沒有寫出那個時代感出來。

得獎感言

親眼見證自己的作品被評審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依然感謝喜歡我的作品、不喜歡我的作品的人們，所有的話語都是激勵，也都是動力。

我想，大教授和他的小朋友也會很感動的。

個人簡介

中央大學中文系在讀。

不打草稿型自由派寫手，堅信自己是一顆看得見極光、擁有小狐狸和小浣熊、種著好吃百香果的美好小行星守護者。

就算看不見極光，也會憑自己慢慢走到有光的地方。

會努力再更好一點，蒙不嫌棄，請多指教。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